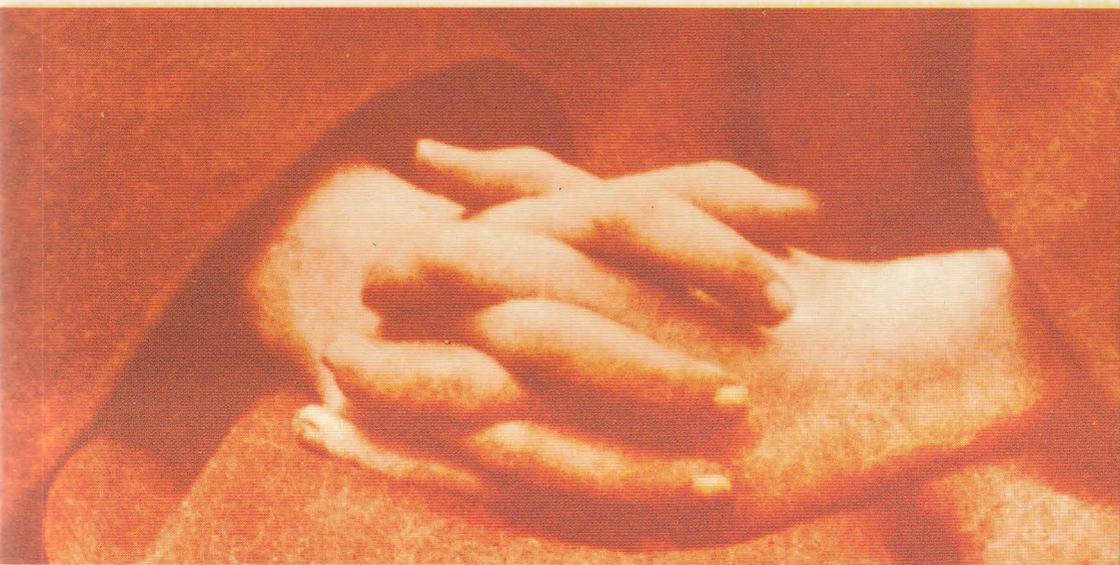


加爾默羅專輯

聖女小德蘭



最後言談錄（上）

荊嘉婉 譯

聖 女 小 德 蘭

最後言談錄 (上冊)

荊嘉婉 / 翻譯

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

ST. THÉRÈSE OF LISIEUX

Her Last Conversations

Translated by
Theresa Ching, OCDS

Copyright: © 1977 by Washington Province of Discalced Carmelites, Inc.
Published by ICS Publications, 2131 Lincoln Rd., N.E., Washington, D.C., U.S.A.
Photo copyright: © Office Central de Lisieux—51 rue du Carmel, France
Chinese copyright: © 2002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目 錄

上 冊

譯序 001

導論 005

依孛斯姆姆的《黃本子》

四 月 045

五 月 050

六 月 069

七 月 090

八 月 162

九 月 233

重要記事 273

人物誌 281

附錄 301

下 冊

譯序

導論

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

與瑪利姊姊的最後言談

與表姊瑪利·葛林的最後言談

其他的言談

耶穌依搦斯姆姆

珍妮微修女

耶穌聖心瑪利修女

聖體瑪利修女

聖三瑪利修女

聖奧斯定德蘭修女

天使瑪利修女

耶穌艾梅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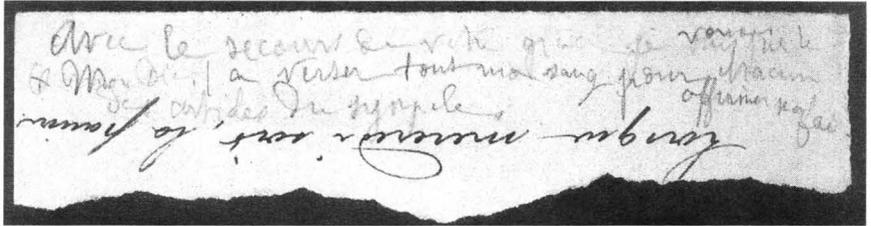
無名氏

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重要記事

人物誌

附錄



“ Mon Dieu, avec le secours de votre grâce je suis prête à verser
tout mon sang pour affirmer ma foi.”

德蘭在一張小紙片上，
草草寫下她的信仰呼聲：

「我的天主，
賴祢恩寵之祐，
我已準備好傾流我所有的血，
為明認我的信仰。」

*此語很可能寫於一八九七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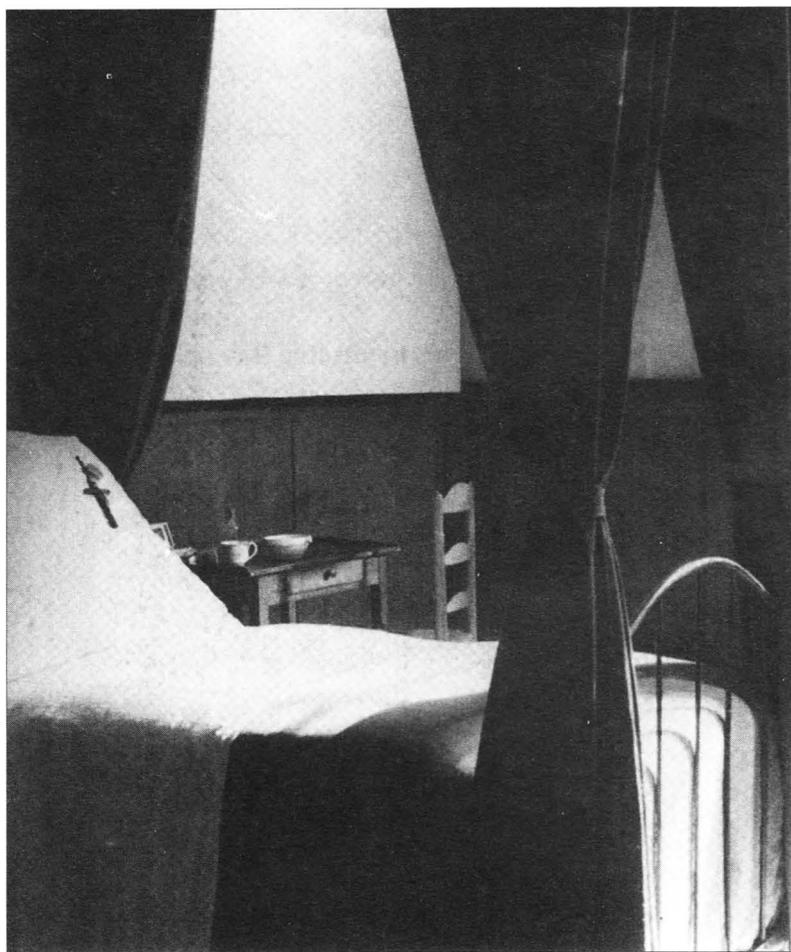
德蘭在散心時，
手持調色板，
修飾小耶穌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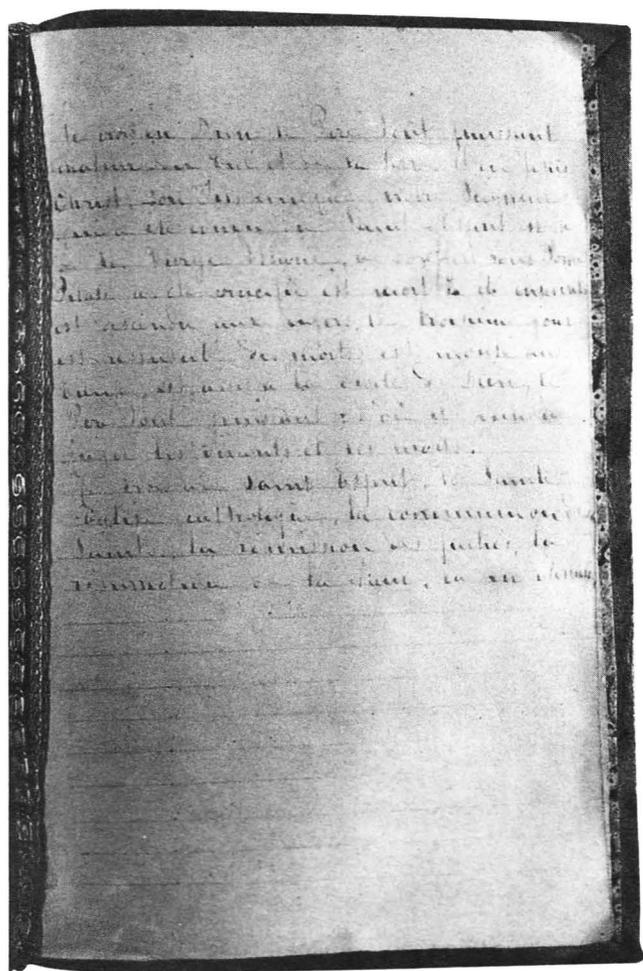
整理祭器。

右起：德蘭、表姊瑪利·葛林、四姊瑟琳、
二姊寶琳、大姊瑪利。



德蘭的病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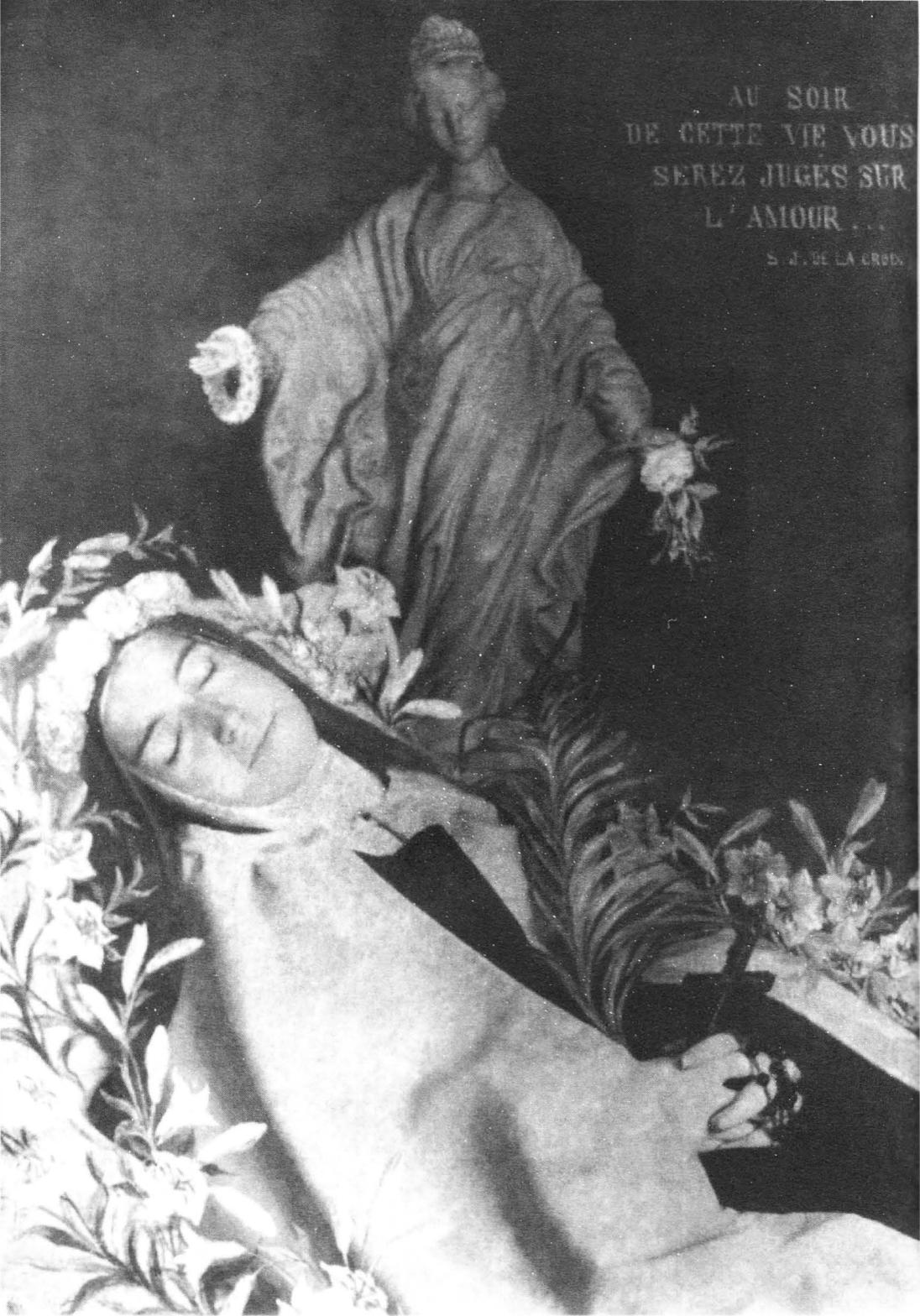




德蘭以自己的血，
書寫「信經」。

AU SOIR
DE CETTE VIE VOUS
SEREZ JUGES SUR
L'AMOUR ...

S. J. DE LA CROIX



「我不死，
我進入永生。」



德蘭手持耶穌聖容及孩童耶穌聖像，
攝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七日。

〈譯序〉

凡認識聖師小德蘭的國人都知道她的自傳，這本自傳譯成中文的有三種版本。最早的是馬相伯先生所譯文言文版本的《靈心小史》（台中：光啟，已絕版），其後有蘇雪林教授所譯的《一朵小白花》（台南：聞道，一九九六年），第三種則是隨著時代進步而完全去除保護色彩，完全還原為聖師手稿原貌的《回憶錄》（台北：光啟，一九六二年初版）；係由張秀亞教授所譯，這個版本流傳最廣，台灣光啟文化事業目前已發行到第十四版了。至於聖師的書信集，光啟文化事業出版了劉鴻蔭神父的譯本《聖女小德蘭書簡》（一九九一年初版）。她的詩先有方濟會出版的白話文譯本《小德蘭詩集》（一九九六年）；上智出版社發行的《靈心花絮》（一九九三年初版）中則收錄了文言文詩作。其他有關聖師的著作，見之於中文的林林總總也有十幾本之多。以小德蘭為主保的教堂，光是台灣地區從北到南都有，其中還包括了幾處朝聖地，由此可見國人對聖女的喜愛。

然而對那些渴望更深刻認識聖師的人而言，《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則是不可欠缺的資料。這本書可說是《回憶錄》的續篇，包括了她在世最後階段的言行記錄，尤其是已達聖德高峰及嚴酷心靈考驗的最後三個月的言行記錄，是由她三位在同一個修

院一起修道的親姊妹，以及由她指導的初學修女們的記錄所集成，這些資料在她列品時都是非常重要的證詞。

聖師的自傳是她奉命向熟知她的姊妹和院長自述的資料，其中對其童年背景雖有詳細的交代，然而在談到修院生活的部分，卻讓讀者有隔霧看花的感覺，再加上聖師是這麼謙遜，我們真的只能在受到限制的狀況下來體認她。至於其他人談論聖師的著作，與《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比起來，畢竟又隔了一層。

本書的主譯者，在聖師升天百週年的春季，因著一次避靜而和她結下不解之緣後，到處尋尋覓覓，希望能讀到與她有關的資料；從《我都選取》（台北：光啟，一九九七年初版）這本書的引句中才知道有本書的存在，令人遺憾的是這麼重要的一本書，竟然尚未有中文譯本。一九九八年有幸到里修朝聖，得以攜回此書的英譯本，喜不自勝之餘，不揣才疏學淺，懷著拋磚引玉的心情，在研讀的同時，將之試譯，以饗我中華同胞。

因主譯者不諳法文，且學識淺薄，難免對英文版的內容有未能完全領會之處。在翻譯過程中，最感謝的是「生命之母」的莊佩珍老師，不但隨時幫助譯者掌握英文版的語意，核對法文版為譯者釋疑，更在譯畢後，對照英、法文兩種版本，做整體的核檢，修正譯筆未能精確掌握之處。也要感謝譚壁輝老師，她在主譯者未認識莊老師之前，多次予以指導。此外，因著陳擎虹小姐的熱心，她的朋友陳昭芬女士及邱玉雲女士慷慨地和她一起加入，分擔了從〈與瑪利姊妹的最後言談〉到〈其他的言談〉（參閱下冊）部分的翻譯工作。

在工作進行到尾聲時，得知在大陸的已故耶穌會陳雲棠神父

已直接從法文版完成了依搦斯姆姆的《黃本子》部分的譯文，很可惜未能譯完全書。他的手稿輾轉成為譯者潤稿時的參考，其中有些更優雅的譯文對本書具有指導的作用。相信陳神父在天之靈也喜見他的遺作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雷煥章神父和馬天賜神父在法文名詞上的指導，也要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要感謝的是隱修會的修女，在修會專門用語與校稿方面的指正。總之，這是集多人心血才完成的譯本。

聖師小德蘭曾引用會母大德蘭所說的話：「去天堂絕不是單獨一個人去的，而是拖拽著一大羣。」一些原來互不相識的人，因著聖師而牽繫在一起，多麼奇妙呀！

英文版係由加爾默羅會若望·克拉克神父（Fr. John Clarke, O. C.D.）執筆，其精闢的〈導論〉以及在各位記錄者文集前的〈前言〉，對當時的背景以及聖師與各位記錄者之間的關係，做了很好的說明，是法文版所沒有的，在此一併譯出，與讀者分享。

〈導論〉

我非常喜愛閱讀聖人傳記；他們的英勇行為激發我的勇氣，並鼓舞我效法他們。但是，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會嫉妒他們的親人的福氣，這些親人有幸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聆聽他們神聖的談話。

這些話，是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日，聖德蘭寫給舅媽葛林夫人（參閱〈人物誌〉15）的信中所說的。凡「有幸」認識德蘭的人，完全能了解其中所流露的願望。這封信的內容主要是在表達德蘭對親人的祝賀之忱，這家人的女兒瑪利將於一個月後進入里修（Lisieux）的加爾默羅修會。德蘭寫了這些話後不久就去世了，而她聖德的名聲卻開始廣傳於世。她的親人，尤其是在她病危時照顧她的姊姊們，早已和這位為我們這個時代所預備的聖者生活在一起了。對我們有幸的是，他們不僅傾聽了「她的神聖談話」，而且在全然不知日後將有無數尚未出生的朋友渴望聖女言語的情況下，將之記錄下來。

德蘭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去世，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列聖，多年後，人們仍然對這位出身於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謙遜修女有著很大的興趣。教宗碧岳十一世的話，至今仍如他初次所

說時一般有力地迴響著。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在承認由於可敬的耶穌聖嬰德蘭代禱而發生奇蹟的場合上，他說：

天主和祂的子民一起發聲，讚頌可敬的耶穌聖嬰德蘭。首先聽到的是天主的聲音，而那些認得那神聖召喚的信眾，也加入了讚頌的行列。我們要強調的是，首先發出的是天主的聲音，因為無疑地，是祂的大能預備了這位今日光照我們的靈魂。當我們讚美祂親手所聖化的這英豪德行時，我們就舉揚了天主本身。神聖的聲音發出後，立刻升起天主子民熱切的聲音；許多朝聖者湧向德蘭修女的墳墓……天主以驚人的奇蹟，揭示了祂隱藏在德蘭心中一個何等的恩寵寶庫。

碧岳十一世繼續描述，天主的大能清晰地顯示在祂實質的受造物上，在偉大的事上，也在渺小的事上；聖手如此造了龐然巨物，也造了眼睛所看不到的微小生物。他繼續說：

在靈性世界也是如此，近幾百年來在教會的聖人中，我們可以找到天主所創造的神聖、熱心的偉大聖人，如聖依納爵和聖沙勿略。再往前看，遠處的地平線上，我們可瞥到保祿和伯鐸、亞大納削、金口若望和盎博羅削。但是，看呀！同一位神聖的藝術家，以近乎無限的愛秘密地塑造了一位謙遜的貞女——這個孩子。

這些話並不只是空洞的讚美，它們包含了那些認識聖德蘭的

人所相信的真理。對他們而言，她是「一個最精緻的成全靈修的縮影」，而她的心確實是「恩寵的寶庫」。近年來所發行的各種關於聖德蘭的出版品，只不過將這真理更深地銘刻在她的朋友們的心中罷了。一部新的譯作：《人們所知的里修聖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 by those who knew her*），描述她如何修習基督徒德行到達英豪的程度。閱讀時，我們一再會想到教宗碧岳十一世的話，他在同一篇訓諭中說，她是「德行的奇蹟和奇蹟的英才」。

本書*譯自一九七三年以法文出版的《我要進入永生，最後言談錄》（*J'entre dans la Vie, Derniers Entretiens*）。本書可以說是聖德蘭《回憶錄》的續篇。其中包括了她在世最後幾個月，特別是從一八九七年七月到九月，在加爾默羅修院病房中，和三位姊姊的全部談話內容。於是，我們才得以與她同在，並欣然聆聽她的「神聖言談」。當我們讀她的話語時，幾乎可以感覺到她就在我們身邊，直接對我們說話，和我們分享她的人性經驗、她的喜樂、她的痛苦、她在各種話題上的觀點、她對天主的愛，特別是她嚴厲考驗中對天主的忠信。

*譯者註：指英文版。

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法文版《我要進入永生，最後言談錄》，事實上是一九七一年以法文出版的《最後言談全集》（*Derniers Entretiens*）的普及本。《最後言談全集》包括二冊，是一套相當完整且具學術性的著作。第一冊（九百二十二頁）包括「最

後言談」，加上卓越的導論、許多插圖和附加的註腳；第二冊（五百零四頁）是補充資料，包括依搦斯姆姆（參閱〈人物誌〉2）的四個有關德蘭「言談」之對照（請參閱〈附錄〉，本書第三〇一頁）。

《最後言談全集》的寫成歷經八年，是縝密、辛勞地考證所有聖女言談原始文件的成果。本書是集體之作，工作成員包括里修加爾默羅會的修女們、加爾默羅會士伯納德·狄拉朗神父（Fr. Bernard Delalande, O.C.D.）、濟·高師神父（Fr. Guy Gaucher, O.C.D.）*、道明會士亞伯特·派特福特神父（Fr. Albert Patfoort, O.P.）、明泉修院的珍尼微修女（Sr. Geneviève, O.P., of Clairefontaine monastery），以及玻隆納蘇仙加爾默羅會院的安娜修女（Sr. Anne of the Carmel of Boulogne-sur-Seine）。我們也可以對普及本的專業編輯羣放心，他們的工作對任何想要深入研究聖女小德蘭的人都是非常寶貴的。換言之，我們保證可以在本書中讀到下列的資料：

- 依搦斯姆姆（寶琳）、珍尼微修女（瑟琳，參閱〈人物誌〉13）和聖心瑪利修女（瑪利，參閱〈人物誌〉29）三位主要見證人所蒐集的全部言詞的原文。
- 三位主要見證人以外的見證人之證詞。
- 在德蘭病危期間，與德蘭有關的人在書信中所引述的聖女話語。

*高師神父現為主教，著有《一個生命的小史》，李鴻臬神父譯，方濟出版社發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要注意的事實是，我們所讀的是三位主要見證人——德蘭的三個親姊妹——所蒐集的全部言詞原文，首次以目前的面貌付梓。當我們體會到依搦斯姆姆的個人感受時，就很容易理解這事了。畢竟，她是這文集主要部分的負責人；細讀她的《黃本子》（參閱〈附錄〉，本書第三〇三頁），就可以明顯看到這個事實。實際上，德蘭的許多陳述是針對寶琳——這位她從四歲半起就信賴的「好母親」——而說的。因為她們談話的性質，通常幾乎是非常私密的，依搦斯姆姆總覺得不應全予付梓。她一生堅持這樣的態度（她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而瑟琳和瑪利也都持同樣的態度。只有在德蘭的所有姊妹去世後，禁止全部的「言談」付梓的理由才消失。（瑟琳是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最後去世的）。

儘管她們的態度敏感，依搦斯姆姆和珍尼微修女還是提供了許多聖德蘭的「言談」給大眾閱讀；舉例來說，我們中有些人已非常熟知一個小本子，英譯本名為《最後的話》（*Novissima Verba**）。英譯本譯自法文本，法文本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付梓，全名為：《最後的話——耶穌聖嬰德蘭最後言談，一八九七年五月到九月》（*Novissima Verba—Derniers Entretiens de S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Mai-Septembre 1897*）。這本書是依搦斯姆姆回應新列聖的德蘭的眾多朋友的要求，於德蘭列聖（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之後不到兩年出版的。她基於前面提過的理由，勉為其難地做了這件事；《最後的話》是一本在內容上相當受限制的書，只包含依搦斯姆姆手中略過半數的資料。雖然如此，此書出版後立即廣受歡迎，並被譯成十一種語文。法文版已

於一九六〇年絕版。在第一版中可以讀到以下這則有趣的註腳：

這些屬於耶穌聖嬰德蘭的話語，是由可敬的依搦斯姆姆從聖女唇邊蒐集來的。它們日復一日地被記錄下來，在列真福品和列聖品案進行時呈送到教會法庭。聖女廣為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話語，耶穌依搦斯姆姆沒有聽到，以至於未出現在這本言談錄中。

*Novissima Verba 係拉丁文。

除了《最後的話》以外，還有聖德蘭「言談」的第二個來源可循。這和一八九八年第一次出版的聖女自傳同樣古老。我們常能在其英譯本中〈勸導與回憶〉（*Counsels and Reminiscences*）的那一部分，讀到她的話語。這部分相當長，將近四十頁，包括許多這位即將去世的修女的言詞，還有許多她勸導和鼓勵五位初學修女的親切談話。（她於一八九三年被任命管理初學修女，卻未被授與初學導師的頭銜）。這個來源的缺點很多，因為相當不完整，並且未揭露那些和德蘭對話的人的身分，使得言談有時缺乏趣味和意義。

至於她「言談」的第三個來源，這是一個特別豐富的來源，是德蘭的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所寫的一個小本子（英譯本有二百四十九頁）。我們知道，瑟琳是聖女的初學修女之一，在父親去世後，於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入加爾默羅會。比她早六年進修院的德蘭，此時已具備了許多修道知識、德行，並對一些聖

經章節有深入的領悟。雖然年長且較世故的瑟琳（她已二十五歲）要聽從妹妹必不容易，但她還是了解到妹妹對她的教導的價值，而寫下了許多德蘭在世時的言談。

儘管德蘭早逝，她的列品案在她死後僅二十八年就快速地完成。對珍尼微修女而言，從前初學導師的教導變成了無價的參考札記。她重複閱讀，甚至還抄寫一份，送給她在崗城往見會（Visitation Convent at Caen）的姊姊萊奧尼（參閱〈人物誌〉34）。最後她致力於蒐集所有的札記，並加上列品案進行時她的一些證言，於一九五二年出版，題名為：《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勸導與回憶》（*Sain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 Conseils et Souvenirs*）。它的英譯版書名是：《對吾妹聖德蘭的回憶》（*A Memoir of My Sister, St. Thérèse*）；最後一章完整地包括從一八九七年五月到九月三十日德蘭去世為止，姊妹倆之間的對話，前幾章則是對聖德蘭對初學修女靈修指導的卓越研究。

於是，我們才有目前這本《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當我們翻閱這本書時會驚訝竟然有這麼多聖德蘭的話語被小心翼翼地寫下來、保存著；而且還是遠在她被審定為「現代最偉大的聖者」之前進行的。當耶穌依擲斯姆姆不辭辛勞地在小紙片上寫下這些對話時，她怎樣也料想不到二十五年後，即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教宗本篤十五世會在他論及德蘭英豪地修習基督徒德行的訓諭中說：

我們特別希望她聖德的秘密，可以揭露給所有的孩子……對這位新科女英豪的認識越廣傳，就會有更多效法者經由修習

神嬰德行，而光榮天主。

這位教宗的話特別有意思的是，他希望對於德蘭的認識要廣傳普世。天主的方式確實是奇妙的，祂啟發德蘭·馬爾定，使她渴望「被隱藏」、「被遺忘」，甚至「不為人知」。這渴望不是來自她內在對面臨生命中的困難的任何不健康怕懼之情，而是來自一個堅定的信念：堅信天主召叫她以特別的「隱藏」方式，經由祈禱和奉獻，度完全犧牲的生活。她在自傳中對此解釋得很清楚。當德蘭還是個九歲的孩子時，意外得知她最愛的姊姊寶琳要入加爾默羅會（寶琳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日入會）；在多年後回憶這份傷痛，她寫道：

親愛的姆姆，我永遠不會忘記妳對我的百般勸慰。妳不斷向我描述加爾默羅會中的生活，使我覺得那生活的確美好。再三尋思，我得到一個結論，我想那一定也就是天主要我隱居其間的沙漠。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那不是一個敏感孩子的夢幻，而確實是一種聖召。我如果要入加爾默羅會，不是為了追隨寶琳，只是為了耶穌，更非其他。文字實在不能表達出我內心的感覺，但我在很深的平安中（參閱中文版《回憶錄》第六十五頁*）。

*譯者註：本書所引中文版《回憶錄》頁碼，乃光啓文化事業所發行的《回憶錄》第十四版之頁碼。

幾年後，仍是非常年幼的她讀了許多書籍，受到法國過去女英雄的影響，開始想像她的未來。關於這段時期，她寫道：

當我讀那些愛國心強烈的法國巾幗英雄傳記，特別是可敬的貞德（Joan of Arc）的行實時，我多麼熱望能和她們一樣，具有栩栩如生的雄心壯志與神聖的靈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接受到一個生命中很大的恩寵，因為在那個年齡，我一向在祈禱中很少得到如今所接受的光照。我深深感到我是為了偉大而生，但當我自問如何才能接近偉大時，天主使我萌生了適才想到的意念，我的光榮應不是顯示於眾人之前的，我要成為大聖人！妳也許會想，像我這樣一個能鮮德薄的人，於入會八年後，在修德方面仍是毫無寸進，竟然妄想成聖，未免幾近誇大。但實際上，我多少年來是有著成為大聖人的心志的。我並不仰賴自己的功勞，我原知自己在一切方面皆不足道；我只是依恃祂，祂本身就是德，也是聖。祂所希求於我的，就是我那微不足道的努力，祂會舉揚我到祂的身邊，給我穿上祂無限的功勞，使我成為聖人。我並不以為到達成聖之路要歷盡艱辛，受盡痛苦；但天主卻急於要矯正我這觀念，遂使我受到了上述一些苦難的考驗（《回憶錄》第七十九頁）。

通常我們童年的夢想很快就會流逝，因為它們只不過是夢想。但德蘭早年所受到的啟發，卻並未成為空想或無聊的妄想。這些「存留在隱藏」中、「被遺忘」的啟發，在她進入加爾默羅

會——這個她認為是天主召叫她進入其間的「沙漠」——之後，呈現出更大的深度。以下是她這段時期成長的記述：

這株被移植到加爾默羅山的小花在十字架的庇蔭下孳長。耶穌的淚和血是她的甘露，而那被淚水覆蓋的憂傷面容則是她的陽光。直到來到加爾默羅，我才曉得隱藏在聖容中的寶藏是多麼地深。那完全是經由妳，親愛的姆姆，我才曉得這寶藏。妳是我們姊妹中第一個來到加爾默羅的，妳也是第一個深入那隱藏於聖容中的愛的奧蹟的。妳召我來，我明白，我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光榮。祂的王國不在此世（若十八 36）顯示給我們，真智慧在於「巴望不為人知，並被看成無用之人」（《師主篇》，卷一，二章三節），在於「以自輕為樂」（同上書，卷三，四十九章七節）。啊！我渴望到達那境界，像耶穌聖容一樣，「我的面容被隱藏，在人間無人識我」（依五三 3）。我渴望受苦，並被遺忘（《回憶錄》第一九二頁）。

我們不確知依搦斯姆姆何時向她的妹妹德蘭介紹這個敬禮，但我們知道，早在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穿會衣時，德蘭就把聖容的稱號加在名字上了。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德蘭入會，幾個月後，她的父親病倒了。我們都曉得她是多麼愛他，在父親生病的這幾月中，以及往後幾年病況逐漸惡化期間，她無比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她把父親的情形和耶穌受難的屈辱相比擬。

而就在此時，一段令人玩味的發展開始了。在一八九〇年七

三十八日一封寄給姊姊瑟琳的信中，她附上聖經中基督受難的一些章節。這些章節錄自依撒意亞先知書第五十三章 1-5 節及第六十三章 1-5 節。這些經句使她更深入聖容的敬禮，並在父親的精神苦難中得到安慰。加爾默羅會士濟·高師神父對德蘭發現依撒意亞先知書章節的觀察如下：

去追蹤這個發現，就是自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七年之間的發展，是相當有意思的。讓我們指出，德蘭直覺的天份再度脫穎而出；她直覺地走向現代釋經專家所指出的重要舊約聖經章節。耶穌經常用來預言祂使命的「受苦僕人之歌」，這些詩歌曾有意或無意地被那些反對一位被其子民棄絕、甚至被釘死的「受迫害的默西亞」觀念的門徒所遺忘。然而，沒有學術背景，甚至連本聖經也沒有的德蘭，竟然宣稱：「依撒意亞先知書所說的：『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祂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已經形成了我對聖容敬禮的全部基礎，或者更好說是我全部虔敬的基礎。我也不要俊美，獨自一人踐踏酒醉，不為任何人所知」（參閱本書第一七五頁）。

一八九七年八月五日聖德蘭臥病在床時，對依搦斯姆姆做了這個意義深遠的陳述。高師神父在對德蘭這些話語的評論中，指出其重要性：

我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說這一天她是在交代遺囑。但有無窮

的研究資料顯示：被稱為耶穌聖嬰德蘭的她，在即將去世的時刻，能夠說她整個虔敬的基礎，是由依撒意亞先知書五十三章「受苦僕人」的章節所滋養。如果我們刪除她聖容之名，等於抹殺了她的生命所要傳達的訊息，無法完整地表達出她的生命全貌。如果按照依搦斯姆姆在列真福品程序中的證詞，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稱她為聖容德蘭修女。依搦斯姆姆說：「對聖容的敬禮特別吸引上主之僕*，這遠超過她對耶穌聖嬰愛的敬禮。」

*譯者註：「上主之僕」即聖德蘭。

刪除她聖容之名，就必然抹殺了她的生命所要傳達的訊息、她的生命全貌。為了避免犯這個錯誤，讓我們切記聖德蘭對耶穌聖容的敬禮可以回溯到前面所指出的她初進修院時。然而，她對耶穌苦難的敬禮，以及她渴望藉著耶穌的功勞把救恩帶給別人，則歸根於她在一八八七年七月進入修院之前所接受的恩寵。在《回憶錄》中，她描述道：

一個主日，我凝視著被釘的吾主耶穌的苦像，我為那從一隻聖手上所流出的鮮血所撼動。當我想到任由這寶血流到地上，而無人將之盛接起來時，感到無比心痛。我決定以心神守候在十字架旁，盛接神聖的甘露，然後將之傾注於人靈。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喚：「我渴！」（若十九 28）繼續在我心中迴盪。這話激發起我前所未有的熱情。我渴望為吾愛解渴，

並讓自己被對人靈的渴望所耗盡（《回憶錄》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我們都知道普藍濟尼（Henri Pranzini）的事，他是德蘭接受這恩寵時一個人人談論的罪犯。他犯了好幾件謀殺案，即將於一八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被處決，當時正在獄中等著行刑。根據報紙的報導，他拒絕悔改。於是德蘭開始為他的悔改而祈禱，並要求天主給她一個祈禱蒙俯聽的記號，以激勵她為其他人祈禱。她寫道：

我的祈禱字字句句都得到了回答。儘管爸爸不讓我們看報紙，但我想只看看有關普藍濟尼的消息諒也無妨。在他行刑的次日，我看到一份《十字架報》（La Croix），迅速地打開它，我看到了什麼？啊！報上的報導使我熱淚盈眶，不得不趕快走開。普藍濟尼並未去辯告解，他於受刑前一直向絞架走去，準備把頭伸進去時，忽然得到一個靈感，轉身抓著身旁神父舉向他的苦像親吻聖傷三次。而後他的靈魂前去接受天主仁慈的判決，天主曾說：「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十五 7）（《回憶錄》第一一八頁）。

一個真正為罪人悔改而祈禱、犧牲的使徒工作，於焉誕生。德蘭在她生命末期時常說到普藍濟尼，稱他是她的第一個孩子。一直到生命的結束，她仍繼續為別人祈禱、受苦。事實上，她為

此受了很大的苦，以至於最後呼喊說：

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除了我救靈的熱烈願望外，我無法解釋這事。

以上這些話，差不多是她最後的話，是在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晚間七點二十分斷氣前幾小時所說的。當珍妮微修女（瑟琳）註解這些話時，對其聖女妹妹整個一生的意義做了很好的摘要：

聖女甘願參與（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參與是按照吾主所願意的程度，藉著她的「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而作的）耶穌的苦難，是她受那麼大痛苦的原因，特別是她在世的最後幾年。德蘭聖召的兩個強烈的理想——二者並不相斥——處於兩個不同的層面，可以表達如下：

- 從一八八七年七月，德蘭十四歲時起，就表達了心聲，渴望受苦以及藉著十字架協助拯救人靈。
- 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聖三瞻禮，當她登上靈修的高峰時，她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委順於這全然被忽視的愛。

至此我們已到達思考聖德蘭「最後言談」產生的背景這一點上。雖然如此，我願先看看在一八九七年四月，其他人如何看待這位將要進入最後病程之年輕加爾默羅會修女——正確地說，應該是耶穌聖嬰及聖容德蘭修女。

她才二十四歲，雖然年輕，但自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進入里修加爾默羅修院以來，已按照非常嚴格的加爾默羅會規生活了九年。她已贏得大部分修女的喜愛與尊敬。德蘭修會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是由瑪利·龔撒格姆姆（參閱〈人物誌〉22）擔任院長，關於他人如何看待德蘭，她有兩段相當生動的敘述。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九日一封寄給圖爾（Tours）加爾默羅會院的信中，瑪利·龔撒格姆姆寫道：

這個像天使般的孩子才十七歲半，卻具有相當於三十歲婦女的見識、老練初學修女的成全德行，以及非常好的自我管理；她是個完美的修女。

三年後，德蘭二十歲，瑪利·龔撒格姆姆在一八九三年寫給曼城往見會修院（Visitation convent at Le Mans）的一封信中寫道：

她高挑、健壯，孩子氣的面孔、一副好嗓子，並且隱隱現出五十歲婦女的智慧、完美及洞察力……是個領聖體前也不須告解的純真無邪小東西，但是她的腦袋裡充滿了逗人快樂的把戲。是個神秘家、逗趣的諧星，樣樣都行。她的虔誠能讓人感動得流淚，而在散心時她又能輕易地逗人捧腹大笑。

兩段好評都描述了人們眼中成熟的德蘭。當她才十七歲時，已具有相當於三十歲婦女的見識；當她二十歲時，已具有相當於

五十歲婦女的智慧、成全、洞察力。接下來，令人驚奇的是，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日依搦斯姆姆當了院長，她要求她的小妹妹協助她教導初學修女。

瑪利·龔撒格姆姆還有一些有意思的觀察。真福品審查案進行時，一位聖女以前的初學修女聖三瑪利（參閱〈人物誌〉24），陳述瑪利·龔撒格姆姆告訴她好幾次的話：

如果要選一位院長，我會不管年齡，毫不猶豫地選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她各方面都好，唯一的錯處是三個姊姊都和她在這裡。

如果我們問一八九七年四月轉為重病時的德蘭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必須回答：她在會院中是個非常受尊敬的成員，很被信任，已經在管理初學修女，且是一個可能的院長候選人。她三個姊姊都和她在同一會院，實在不是個錯處。畢竟，這位瑪利·龔撒格姆姆要為准許這麼多位親姊妹在同一修院裡負責任的。

雖然如此，我們仍要說德蘭修女在修院裡真的是「不為人知」，甚至包括她的三個姊姊在內。我們在閱讀列真福品審查案的證詞時，可以得到證實。舉例來說，前面所提到的聖三瑪利修女，她深深景仰她這位年輕的初學導師，作證說：

在加爾默羅會院生活時，這位「上主之僕」悄然在修院中來往。只有四、五位修女，包括我自己以內，因有機會親近她，才得以了解那隱藏在她謙遜和單純外表之下的聖德。對大多

數的修女而言，她是個非常守規矩的修道人，總是無可訾議的。

另一位德蘭以前的初學修女也提出相似的證詞，聖體瑪麗德蓮修女（參閱〈人物誌〉31）說：

總之，「上主之僕」在修院中是不為人知的，甚至是被誤解的。除了幾個接近她的初學修女外，沒有人注意到她的英豪行徑。

她的親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在同一審查過程中作證說：

她在修院的最初六年，我必須留在世俗中守在父親身邊。我有理由相信，就我所知，在我進入修院後的這段期間，她的單純和謙遜使得她的境況沒有被人注意到，她們看她是個小心守會規的人。她生命最後的三年，我和她一起在修院中生活。我注意到一些較敏銳的修女，尊敬她特別的聖德。聖伯鐸修女，一個可憐的病人，要我們記得「上主之僕」對她的愛德；她甚至認為「耶穌聖嬰德蘭修女以後會被人提起」。另一個已故的老修女——瑪利厄瑪努爾，曾告訴我：「這個孩子是如此成熟且具有許多美德，如果她不是才二十二歲，我真希望她是院長。」最後，還有另兩位老修女常私下徵詢她的意見。但是，一般而言，甚至在她生命最後幾年，她仍然度著隱藏的生活。她的崇高為天主所知，遠甚於為周圍的修女們所知。

聖德蘭對聖伯鐸修女的仁愛，不自覺地被她自己描述在《回憶錄》中（參閱第三二二、三二三頁）。

耶穌依擻斯姆姆比別人（包括德蘭的另外兩位姊姊）更認識德蘭，但她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妹妹的特別。實際上，她相信德蘭是個優秀的模範修女，然而僅止於此。所以當她讀到德蘭的手稿時，是多麼驚訝！這手稿就是後來膾炙人口的《回憶錄》的主要部分。我們曉得此書在一八九八年對讀者所產生的影響。《回憶錄》前面大半部分寫給依擻斯姆姆的「童年回憶*」（childhood memories），自從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日交給依擻斯姆姆後，就被擱在一邊整整三個月之久；那時依擻斯姆姆把心思放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底舉行的院長選舉上。讓我們來看她的反應：

直到同一年春季的選舉結束後，我才有時間讀它。啊！我是多麼後悔沒有馬上謝謝她，因為她多麼配得到這番致謝啊！我的小德蘭啊！一旦她滿全了服從的行為，就再也不在意這事了。這神聖的不在意是如此觸動我，以至於在閱讀她的生命史時覺得更美。我對自己說：「這個有福的孩子，寫了這些天上的詩篇，而仍然在我們當中！我能夠和她說話，看到她，觸摸到她。啊！她在這裡是多麼不為人知！我現在越來越欣賞她了。」

*「童年回憶」即光啓中文版《回憶錄》第一至二十九章。

我們可以假定，依擻斯姆姆讀這「童年回憶」是在一八九六

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時候。當她在列品程序中作證時，重複當時所說的：「啊！她在這裡是多麼不為人知！」而她自己也包括在對德蘭——她即將迅速吸引普世的注意——無知的人們當中。她決定把握住妹妹還在的時光：「我現在越來越欣賞她了。」然而，她和修院團體並未享有德蘭多久。在依搦斯姆姆突然醒寤的同時，德蘭已自知在世不久，她已得到大限急速接近的警告了。

珍妮微修女（瑟琳）在真福品審查過程中作證說，有幾位修女了解德蘭修女靈修的深度，甚至她的聖德；珍妮微修女結論說：「一般而言，甚至在最後幾年，她仍然度著隱藏的生活。她的崇高為天主所知，遠甚於為周圍的修女們所知。」讓我們試著對這隱藏在加爾默羅會院中，只有天主知道的崇高光輝作一回顧。

·自從德蘭於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進入加爾默羅修院以來，就遭受痛苦。「痛苦對我張開手臂，我懷著愛投入」（《回憶錄》第一八八頁）。她父親的病幾乎馬上開始（《回憶錄》第一九五頁）；祈禱的乾枯，在早期歲月中，她只讀聖十字若望的作品（《回憶錄》第二二八頁）；於一八九〇年九月八日發願，全然決定要做個「大聖人」（《回憶錄》第二〇八至二〇九頁）。

·接下來的一年，在一八九一年十月的退省中，亞歷克斯神父（參閱〈人物誌〉39）「……促使我揚帆前進於強烈吸引我的信賴與愛情的波濤中，我不怕在波濤中冒險」（《回憶錄》第二二〇頁）。這是她活出她未來「神嬰小道」的開端，這小道的精神就是愛天主，並信賴祂的仁慈。

·依搦斯姆姆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日當選院長，任命她管

理初學修女；那時，德蘭只有二十歲。現在她把她的「小小學說」教給瑟琳姊姊，瑟琳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父親過世後，於同年九月十四日和她一起在修院。

·一八九五年對德蘭修女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她已經活出「神嬰小道」的學說，並從中得到許多經驗。由於姊姊瑪利的要求，依擗斯姆姆要她寫「童年回憶」；她第一篇手稿是這樣開始的：

妳要求我做這件事的那天，我有點惶悚，唯恐將心力完全縈迴於自己身上，但是後來吾主使我感到，只要聽命就能使祂喜歡；此外，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我將開始歌頌我必須永遠歌頌的——「主的仁慈」（《回憶錄》第七頁）。

小德蘭寓居在天主這些數不盡的仁慈之愛中，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得到了默感，「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她在得到依擗斯姆姆的准許後，於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做了這奉獻。她以下面這祈禱作為這自獻的總結：

為求生活在純愛中，我甘作全燔祭的犧牲，自獻於祢的仁慈之愛；求祢不斷地燃燒我，使祢無限慈愛的波濤充滿我的靈魂，使我成為祢愛情的致命者，噢！我的天主！

但願我這致命者，在做好到祢台前的準備之後，因愛情而死；並盼望我的靈魂飛奔到祢慈愛的永恆懷抱，毫不遲延。

親愛的主，我願以每一心跳，無數次地自獻於祢，直到陰影

全消，我能在永生中面對面地向祢訴說我的愛情！

在這之前的幾個月，即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德蘭寫了一首詩〈度愛的生活〉（Vivre d'Amour），其中有一節是這樣的：

死於愛情真是甜蜜的殉道，正是我所願經驗到的。

啊！普智天使請為我彈奏七弦琴，因為我的流放即將結束。

神聖的耶穌，請讓我的美夢實現：

死於愛情……這是我唯一的希求。

• 心靈的成熟與淨化使她歡欣地接受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的首次咯血（《回憶錄》第二六八頁）。幾天後，她進入信德考驗的「深沈黑夜」中，並開始「與罪人同席」（《回憶錄》第二六九到二七三頁）。

• 她的愛情迅速發展，這美妙地表白在她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寫給她姊姊聖心瑪利修女的書信中。德蘭終於了解她的真正聖召：

於是，在欣喜若狂中，我高呼：「耶穌，吾愛……我終於找到了……我的聖召就是愛！我已找到了我在教會的位置，這是祢，我的天主，所賜的位置；在慈母聖教會的心中，我將是愛。因此，我將是一切，而我的夢也將實現」（《回憶錄》第二四六頁）。

從那時起，德蘭似乎就活在期待中了。誰能料想得到愛情之火已漸將她耗盡？當她進行她的祈禱和每日工作時，沒有人會想到她將不久於她們中間。一直到一八九七年四月的第一週，她的病情突然惡化，修會團體才開始注意到她，並了解到團體將面臨的損失。

德蘭修女的健康，從入會到這時為止，一直不是很好。然而，修女們已逐漸習慣她斷斷續續的咳嗽、喉嚨痛、疲倦等等。除了她的親姊妹之外，修女們作夢也不會料到這麼年輕、外表這麼健壯的人會病得那麼重。或許合理的解釋是，由於德蘭無意間的確誤導了團體其他的姊妹們，以致其他修女們並未意識到她的健康已每下愈況。舉例來說，在修院裡她是最不會對生活條件提出任何抱怨的人，特別是對於飲食和寒冷這兩個影響她身體狀況的主要因素。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最後言談」中發現德蘭確實指出這兩件事，她甚至建議依搦斯姆姆，如果再當院長的話，要為修女們提供好的食物和冬季足以禦寒的毛毯。關於她的健康還有一件事要提，當德蘭於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第一次「咯血」後，她把這件事淡化，說她並不感到虛弱等等，瑪利·龔撒格姆姆任由她踐行加爾默羅會嚴格的日常生活和所指定的工作。院長甚至認為不須要告知她的姊妹們。最後，德蘭於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咯血的三個月後，在一封答覆舅媽葛林夫人詢問她健康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舅媽，妳要我如同對母親般向妳報告我的健康情形，我遵命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告訴妳我確實非常好，妳不會

相信。所以我引述著名的葛尼爾醫生（參閱〈人物誌〉7）的話，我特別有幸昨天在談話室和他見面。這位有名望的高貴人士，在為我診斷後，宣佈我非常地好。

持這樣態度的德蘭，無疑地並不知道自己的實際狀況。因此，我們就易於了解為什麼修女們，特別是依搦斯姆姆，會非常迷惑且驚訝德蘭的健康迅速走下坡。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她的姊姊瑟琳（珍尼微修女）寫信給一位羅馬的朋友西蒙修士（Brother Simeon），通知他德蘭將不久於人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依搦斯姆姆於四、五月間開始短暫地探視她生病的妹妹；而這探視很快地成為每天的事，從六月的第一週直到德蘭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去世為止。就是在這段探視期間，依搦斯姆姆記下德蘭的「最後言談」。

為什麼她記下這麼多和即將去世的妹妹——未來的里修聖德蘭——私下的對話呢？我們可以確定她並沒有看到未來，她完全不知道德蘭死後會很快受到普世的「注意」。這「注意」導因於兩件事：她的自傳於一八九八年發行，以及許多歸功於她代禱的奇蹟。依搦斯姆姆根本料想不到這些驚人的情況。可是，為什麼她認為德蘭的「言談」重要得值得記錄下來呢？

我認為答案是：讀了聖德蘭指明寫給她的「童年回憶」後，在她內引起很深的情感回應。我們可以想得到，先是，當院長的忙碌使她沒注意到手稿，後來，當她用心閱讀時，深為充滿靈性的內容所感動。她在真福品審查的過程中，坦率地解釋她的反應說：

……這個有福的孩子，寫了這些天上的詩篇，而仍然在我們當中！我能夠和她說話，看到她，觸摸到她。啊！她在這裡是多麼不為人知！我現在越來越欣賞她了。

依搦斯姆姆的這種看起來有些奇妙的反應，和許多讀了聖德蘭《回憶錄》中「童年回憶」的人一樣。她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深受天主賦予德蘭的豐富恩寵所感動；而她本身又在德蘭所接受的豐富恩寵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例如，當她讀到下面的這段記述：

親愛的姆姆，這是何等幸福啊！我將要和妳一起歌頌天主的仁慈。耶穌所擷下的這朵小花的故事是單單寫給妳的。我可以隨意說什麼而不必擔心離題。即使孩子口齒不清，母親的心仍了解孩子，我確信為妳所了解；是妳陶冶我的心，並將之呈獻給耶穌的（《回憶錄》第十頁）。

那時，依搦斯姆姆能夠回想起，她是怎樣教導德蘭在清晨起床時舉心向主；她也能回想起，她教她的許多其他事情，例如，如何欣賞和好聖事、聖體聖事等等。如今，成熟的德蘭回顧早年的生活，並且努力歌頌這些童年歲月中「天主仁慈」的賜予；依搦斯姆姆驚奇天主如何在這孩子的心中工作。

可以說，她了解到德蘭如今是這麼靠近天主，德蘭真的被祂所「佔有」，並受到珍視。這些篇章描述得很簡單，卻那麼清楚地道出天主「仁慈的愛」在這完全投向祂的孩子身上工作。當她

意識到她的小妹妹即將離去時，她是多麼後悔。這是我們很容易了解的，所以，她要利用剩下的幾個月，從這個那麼「靠近」天主的人兒那裡請益；她在德蘭的病床邊提出問題，傾聽德蘭對許多靈性事物的看法，詢問德蘭的宗教體驗，寫下德蘭向她說的許多事。依搦斯姆姆認真地做這件事，自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開始，她完全受命每天在妹妹的旁邊。當我們翻閱她的《黃本子》時會發現，四月份記載了八則對話，五月份則有許多。為什麼她開始得這麼早？《最後言談全集》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答覆：

有好幾個理由可提出來。一位加爾默羅會士記下和另一位會士的靈修談話，並不被認為是什麼特別的事。無疑地，早在六月三日前，依搦斯姆姆就想保存德蘭的一些教導，作為她個人的慰藉。珍尼微修女不也是在德蘭的同意下，結集她的「一個初學修女的回憶」嗎？但是從六月四日開始，依搦斯姆姆把這事列為正式的工作。在全然未預知「榮耀風暴」將臨於里修的情形下，她已經覺察到她妹妹特殊的成熟。

我們也必須提到幾個家庭因素。葛林家由於無法和德蘭直接接觸，因此盼望得知她全部的言談、行動以及更多的訊息。萊奧尼·馬爾定寫信給她的妹妹瑟琳說：「……她一定以她的美德教導妳！妳如果把她所說的每樣事情都寫下來，這為我是何等的安慰，因為我不能像妳一樣幸運地在親愛的小妹妹身邊……。」

在這之前兩天（請參閱下冊，〈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七月十六日），依搦斯姆姆已經寄給葛林家幾則德蘭在病房中的

言談。聖體瑪利修女（參閱〈人物誌〉25）也做了同樣的事。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覺，就是不願有任何遺漏。

德蘭在世的最後三個月，葛林家和萊奧尼一起去度假，因此葛林家的女兒瑪利，就是聖體瑪利修女，給他們寫了許多信。

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三十日的黃昏，德蘭謹慎地把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的「咯血」事件告訴依搦斯姆姆。不用說，她的姊姊對這件事非常難過，並表達了她的感受；她告訴德蘭說，她因未立即被告知而非常痛苦。德蘭試著安慰她，但在交換過幾次紙條後才達成彼此之間的了解。德蘭的第一張紙條寫著：

親愛的好母親，請不要因為妳的小女兒似乎隱瞞了一些事而憂心。妳曉得很清楚，即便她曾隱藏信封的一角，但她從來沒有對妳隱瞞信中的一行。試問誰比妳更曉得妳所鍾愛的這封「小信」呢？別人只能看信封，因為他們只能看這個，而妳卻不然！……喔！好母親，現在妳曉得了，是在聖週五，耶穌開始撕開一點妳的小信的信封。妳不高興祂準備閱讀這封妳花了二十四年的時間所寫的信嗎？小信將在永恆中述說妳的愛（參閱本書第六七頁）。

依搦斯姆姆終於相信她的妹妹將不久於人世了，她心中有個想法：德蘭還沒完成她的自傳，她幾乎沒寫到九年來在加爾默羅會的修女生活。依搦斯姆姆馬上想辦法補救這件事；她請求瑪利·龔撒格姆姆，讓德蘭完成她的「小史」。院長立即同意了，同

時許可依搦斯姆姆可以在那些照顧德蘭的看護修女們去參與黃昏大日課時和德蘭在一起。

德蘭從一八九七年六月四日起開始寫她最後的手稿，她繼續這份相當辛苦的工作，直到耗盡力氣，被送進病房為止。我們發現她在整個六月份中，每天都花一些時間，以娟秀的筆跡來充實小本子的篇章。她做這件事，不是在她的斗室，就是在栗樹下，坐在她父親生病時用過的輪椅上。她在這段期間所寫的，即《回憶錄》總結的數章*，題名獻給瑪利·龔撒格姆姆。我個人認為，未細讀德蘭《回憶錄》總結的這幾章，便不能對德蘭有真正的認識。實際上，讀者應對照著「最後言談」來讀這幾章，因為它們是同時寫成的。其中她提到一些有意思的主題：

- 她的「小道」；當她尋找成聖之路時，她在聖經章節中發現了她所謂的「小道」，就是以「耶穌的手臂」為「電梯」，把人舉向天主（《回憶錄》第二六三頁）。

- 她第一次「咯血」，是在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聖週五的最初幾小時；她稱之為「遠方傳來的微弱聲音」，宣告新郎已在途中（《回憶錄》第二六八頁）。

- 她的「信德考驗」；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難了解的一件事，因為她說得非常少，而這種考驗已持續了十八個月。它是在第一次死亡逼近的警訊之後馬上就開始的，是在復活主日或復活那一週內。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九日寫到這事時，她說：「這種考驗並非持續幾天或幾週而已；要等到天主定的時刻才會消逝，而這時刻尚未來到。」這種考驗一直到她去世之前片刻才結束（《回憶錄》第二六九至二七三；第三二六頁）。

*光啓中文版《回憶錄》最後十章。

依搦斯姆姆告訴我們，德蘭寫她《回憶錄》總結的這幾章，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對抗病苦外，還受到護士、初學修女以及那些看到她坐在栗樹下而過來和她聊幾句的修女的打擾。德蘭努力超越這些使她分心的事，她向依搦斯姆姆解釋說她的作品「雜亂」，必須修整。她說：

我正在寫愛德，但我不能做得如我所期望的好；事實上，我想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大概也只有這番成績了。不過，我已說出了我想說的。但妳必須整理它，我保證它像雜草一般。

雖然她不滿意，但是我們發現，談到修愛德的這幾頁是毫無瑕疵的，其中所涵蓋的愛德教導，不可能表達得更好了：

親愛的姆姆，今年天主給我恩寵，讓我了解什麼是愛德；我先前以不成全的方式了解它，我從未徹底深入耶穌所說的：「第二條和它相似：你應當愛人如己」（瑪廿二 39）的奧義。我特別致力於愛天主，愛天主不是只表現在言語上，因為：「不是那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遵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瑪七 21）。耶穌多次啓示這道理，我要說幾乎在祂福音的每一頁，都啓示這道理。而在最後晚餐時，祂曉得門徒們的心已被對祂更熱烈的愛所點燃時，祂就把自己在不可言傳的聖體奧蹟中給了他們，這位甜

蜜的救主要給他們一條新命令。祂無限親切地對他們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 34-35）（《回憶錄》第一八二頁）。

這幾頁論及「愛德」的文字，是這位即將去世的聖者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寫下的。她繼續解釋自己如何在修會團體中和修女們相處時引用這些教導。我們可以從這幾頁學到，即使是聖人也發現，要實踐這首要的友愛誡命是困難的。

聖德蘭在一八九七年六月初的兩個敘述，值得我們注意。這兩件事都顯示出她在生活中對天主仁慈之愛的深度感恩。第一件事是在六月七日口述的。當她和依搦斯姆姆在院子散步時，看到一隻白色的母雞蹲在樹下，以翅膀覆蓋著牠的小雞。德蘭看了感動得落淚，當依搦斯姆姆問她為什麼哭時，她無法言語，稍後解釋說：

當我想到天主如何用這個圖像，來教導我們祂對我們溫柔的愛情時，我就哭了。這就是祂在我一生中為我所做的。祂把我完全藏在祂的羽翼下！今天早上我離開妳時，我一面上樓一面哭；我不能控制自己，趕快跑進斗室。心中滿溢著知恩報愛之情（參閱本書第七十七頁）。

後來德蘭在黃昏時向依搦斯姆姆訴心，她謙遜地說：

如果妳沒有好好教養我，妳可能會看到悲慘的事。我看到小白母雞的時候，也不會哭了。

第二件事情是在六月九日寫的。在《回憶錄》中，當她向瑪利·龔撒格姆姆敘述她的「信德考驗」（這是她對「信德考驗」所作的最長解釋）時，寫道：

親愛的姆姆，我覺得以前我還未完全了解天主是多麼慈愛；祂在我有力量承擔時，才來考驗我。早些時候若我受如此考驗，定然會沮喪氣餒，而現在它只不過掏空了天國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滿足而已。親愛的姆姆，如今還有什麼能阻止我的靈魂振翼奮飛呢？我極欲做的，就是繼續愛下去，直到死於愛情。六月九日（《回憶錄》第二七三頁）。

在閱讀德蘭的書寫本子中的這段敘述時，我們可以看到她在頁底寫著「六月九日」，輕輕地寫在「……死於愛情」的旁邊。這讓我們想起就是在兩年前（一八九五年）的六月九日，德蘭「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當她寫這些文字時，正是她心中特別懷念的週年紀念日。無論如何，六月九日這個日子出現在她對「信德考驗」所作的解釋之後，因此我們可以結論說，她對「信德考驗」所作的解釋寫於六月九日。

這樣一來，我們會在依搦斯姆姆《黃本子》的六月九日，找到以下相當吸引人的記載：

「今天我好快樂啊！」

我問道：「妳的信德考驗已經過去了嗎？」

「沒有，但是似乎暫停了；邪惡的蛇不再在我耳邊發出嘶嘶聲了」（參閱本書第七十九頁）。

《最後言談全集》對這段對話有非常卓越的解釋。在解釋為什麼德蘭說：「今天我好快樂啊！」和「……邪惡的蛇不再在我耳邊發出嘶嘶聲了」時，《最後言談全集》認為，德蘭或許得到一短暫的喘息，為的是當她寫這事時，能把她內在的殉道經驗具體化；或者是她在對瑪利·龔撒格姆姆做了這麼長的表白後，經驗到些許安慰（參閱《回憶錄》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頁）。

要了解聖德蘭的「信德考驗」很不容易。當她寫說：「……而現在它（考驗）只不過掏空了天國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滿足而已」時，似乎讓我們稍微瞥到了一點什麼。也許我們還記得，她對未來天堂幸福的理想，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阿明仲神父（Fr. Arminjon）的講詞而形成的。我們也可以回顧她在解釋「信德考驗」開頭時所說的：

這次我的信心極其活潑而瑩澈，升入天堂的念頭，使我有無限幸福之感；我不相信真的會有一些對什麼也不相信的無神論者。那完全是人故意說一些違心之論，才會否認天堂的存在。他們不明白在美好的天堂中，天主自己要作他們永恆的賞報（《回憶錄》第二六九頁）！

德蘭繼續解釋，耶穌如何使她了解，那些沒有信德的人、那些誤用祂恩寵的人怎樣失去了他們的寶藏。她告訴我們，耶穌使她的心靈深入「最深沈的黑暗」中，以及天堂只不過是「造成掙扎與折磨的原因」的思想裡。她還說，當她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九日寫這一切時，這種考驗仍在。

我們繼續讀以下她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五日的陳述，依搦斯姆姆將這段陳述記載在《黃本子》中：

我已經對天堂形成這樣宏偉的理想，有時候，我會想，在我死時天主會給我怎樣的驚奇呢！我的希望非常大，它為我是如此喜樂的一件事，這不是出於感覺而是出於信德；我的希望是如此大，以至於那能完全滿足我的，必須超越人類所有的概念。與其失望，我寧可抱持著無窮的希望。

於是，我決定，如果我不夠驚奇，我也要假裝很驚奇，只為了使天主高興。我絕不會讓祂看到我的沮喪；我能面不改色地使祂注意不到我的失望。此外，我總會想出快樂的辦法。為達成它，我有妳所知悉的小小法寶，那是絕對管用的。於是，只要看到天主高興，我就非常滿足了（參閱本書第五十四頁）。

有些人會對這種以簡單語言表達的缺乏神學的方式起反感；然而，德蘭絕非是個拙劣的神學家。事實上，德蘭本可用更精確的語言來表達她的思想；然而，她卻偏愛以天主孩子的「智慧」之語來傳達訊息。我之所以引述以上這段話的理由是要指出，要

了解她的「信德考驗」有多麼困難。因為即便她的心神被「最深沈的黑暗」所淹沒而得不到任何安慰時，她仍能喜樂地說出這番話來。我們可以在她所有的「最後言談」中找到相似的陳述。

她所經歷的「考驗」是非常真實的。同樣在五月，她說：「如果我未曾經歷過這種無法理解的心靈考驗，一想到離開這世界，我真會樂不可支」（參閱本書第六十一頁）。七月時，依搦斯姆姆問她說：「妳怎能甘願帶著這永不停止的相反信德的考驗而死呢？」德蘭回答：「噢！我很相信這位賊（瑪廿四43）！然而我的困難是：我不相信有天堂。這是多麼奇怪、多麼矛盾啊！」

她已經說了兩次這「考驗」對她是多麼地不可理解，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以自己的力量試圖去了解。在離開這個論題之前，我要引述真福品審查程序中三位證人的證言。第一位是聖心瑪利修女（德蘭的大姊），她說：

在一次私下談話中（一八九七年復活節），德蘭問我是否有時會經驗到相反信德的誘惑。我對她的問話非常驚訝，因為我不知道她有相反信德的考驗。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尤其在讀了她的自傳之後。於是我問她是否有這樣的誘惑，她卻含糊地回答，改變了話題。

聖容珍妮微修女（她的姊姊瑟琳）也在同一程序中作證：

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擔心把這不可名狀的痛苦感染給別

人。她只稍微向依搦斯姆姆說了一點，僅僅用一些有所保留的言詞。

第三位是她以前的初學修女聖三瑪利，在審查程序中她這樣說：

有一天，當她對我說到她所遭遇到的誘惑時，我非常驚訝地對她說：「那麼妳所作的這些美好的詩，和妳所告訴我的一切，不是不符嗎？」她回答道：「我歌頌我所願意相信的，這與感覺無關。我不能告訴妳我靈魂黑暗的程度有多深，為的是怕妳也擔負了我的誘惑。」

德蘭在這種「考驗」中享有平安。在「最後言談」中，她在不同場合對依搦斯姆姆說話時，都承認了這點。舉例來說，在一八九七年九月八日發願七週年的那天，當她看到禮物時說：

這全是天主仁慈的對待，表面上，我滿載許多的恩寵；但在內心，我總是在（信德的）考驗中……不過也在平安中（參閱本書第二四二頁）。

她沒能從駐院司鐸尤夫神父（參閱〈人物誌〉48）那兒得到安慰。德蘭說：

尤夫神父在談到我相反信德的考驗時說：「不要停留在這些

思想上，這是很危險的。」這話聽起來根本不管用，幸而我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參閱本書第七十四頁）。

她所遭受的最大考驗之一，是在病中不能領聖體。然而在她還能領聖體時，她老是擔心因咯血、呼吸困難及身體極度衰弱，而會發生一些意外之事。八月十九日那天，她領了最後一次聖體。甚至在去世前，她也沒得到領聖體的安慰；這也許是她最大的考驗，因為她熱愛聖體。關於此，讀者可參閱依搦斯姆姆《黃本子》八月二十日當天的記載。

關於聖德蘭身體方面的痛苦，我想我們也不易體會到。八月時，聖德蘭曾向依搦斯姆姆提到：「……啊！如果有人能了解！」九月時聖德蘭又說：「母親啊！要寫痛苦的美很容易，但是，寫，算什麼？算什麼呢？一個人要了解痛苦必須去體驗！」（參閱本書第二六二頁）。當我們讀了《黃本子》中的記載，就容易了解德蘭吶喊的真實性：「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除了我救靈的熱烈願望外，我無法解釋這事。」這話是九月三十日她去世前僅僅幾小時說的。（我們必須謹記於心的是，在整個痛苦過程中，她沒有使用嗎啡。）

我不想長篇大論地詳述聖德蘭所經歷的痛苦。讀者可參閱本書描述聖德蘭病情的三大資料：《黃本子》每個月開頭的簡短介紹、〈重要記事〉和〈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我願以杜伯斯克主教（Monsignor Dubosq）的話作為這篇導論的結語。他是聖德蘭列聖品過程的忠實支持者。當依搦斯姆姆於一九二六年出版法文版《最後的話》時，杜伯斯克主教寫了以

下賀語給她：

當她最痛苦的最後幾個月，是妳守候在病床邊，以何等的愛來照顧她；一天又一天，一刻又一刻地，妳寫下她所說的一切的一切。妳沒有刪掉隻字片語，或漏掉任何足以顯示她內心意向的微小表示……或許在未作長遠思考的情況下，妳對於是否要將日記的內容洩露於世猶豫不決，因為妳本能地覺察到其中含藏著極私密的神聖信賴……然而現在妳了解，無數的人，即那些妳的幼妹要以「她的道路」來征服和引導的靈魂，饑渴地想更進一步地認識她……妳給我們的這個小本子是寶藏，是我們親愛的聖女的真正遺言。我們發現，比起其他任何記錄，在這本子裡，人們更能夠真實地了解她的特質。感謝妳！因為妳未將此寶藏據為己有。

對於這本完整地記載了聖德蘭「最後言談及行動」的書，我們還有許許多多的話可以說……。願它成為所有讀者真正安慰的來源，使他們在自身的痛苦和混亂的生活中，努力了解天主的旨意。

我要對以下這些以不同方式幫助我的人表達感激之忱。首先我非常感謝紐澤西州模里斯鎮（Morristown, New Jersey）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她們慷慨地允許我住在她們那裡好幾個月，為我提供這份工作所必備的和平與寧靜氛圍。我要向通曉法語並為我校稿的瑪利德蘭姆姆（Mother Marie-Thérèse）致謝，也要向技術熟練、幫我打字的依搦斯修女（Sr. Agnes）致謝。最後，我還要向紀南·柯文諾神父（Fr. Kieran Kavanaugh, O.C.D.）致謝，他為我

提供了精闢的建言，在多方面協助我。

加爾默羅會士 若望·克拉克

(John Clarke, O.C.D.)



依搦斯姆姆的《黃本子》

小德蘭

在最後幾個月

與我之間非常親密的對談

耶穌依搦斯修女

四 月

一八九七年四月的八則記載，僅為我們提供一些德蘭從培育初學修女們的工作中所獲得的經驗。這些敘述屬於德蘭自傳中的「勸導與回憶」部分。

在四月中，有幾封家書提到為德蘭所不斷進行的灼泡療法（一種令人非常痛苦的治療法，以熱膏藥敷在皮膚上使之起泡）；這種醫療方法，後來被證實對減輕她的咳嗽無效*。家書中也提到近月底時，常在早上發生的咯血。她整個的健康狀況非常不好。

*追溯到一八七六年十一月的事，相當有意思。德蘭三歲時，她的母親彩麗·馬爾定（Zélie Martin）在一封信中提到德蘭呼吸方面的問題。當她走得很快時，就會聽到她的胸腔裡有一種呼嚕聲。馬爾定太太提到醫生建議德蘭接受某種療法，但這療法卻是無效的；因此她很怕德蘭得接受灼泡療法，而她光想到這種治療法就會毛骨悚然。

一八九七年四月六日

一、「當我們被誤解或遭到不公正的評價時，為自己辯護或解釋又有什麼好處呢？讓它過去並保持靜默，不要說什麼，隨他人的高興去評價，也許更好！我們在福音中難道沒看到，當瑪利亞被姊姊責備只坐在耶穌的腳邊而不做事時，她並沒有為自己解釋什麼*！她沒有說：『噢！瑪爾大，如果妳曉得我所經驗到的喜樂，如果妳也聽到了我所聽到的話！況且，是耶穌要我留在這裡的呀！』不，她寧可保持靜默。啊！天主所祝福的靜默給予心靈何等的平安呀！」

*路十 39-40。



二、「『讓聖神的利劍，即天主的聖言，存留在我們的口中與心裡*。』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令人頭痛的人，千萬別氣餒或放棄她。讓我們常把『聖神的劍』置於口中去糾正她的錯誤。不要只是為了和諧而放過她的錯處，即使沒有獲勝的希望也要戰鬥。勝或敗有什麼關係呢？天主並沒有要我們因為疲倦而放棄努力，不要氣餒地說：『算了！她已無藥可救，隨她去吧！』哎！這只是怠惰；而我們必須負責到底。」

*弗六 17；被引用在加爾默羅會規中。

三、「啊！我們不要在此世隨便論斷。幾個月前的一次散心時間我遇到一件事。這是件小事，我卻學到了很多*。」

「門鈴響了兩次，總務修女**不在，聖奧斯定德蘭修女（參閱〈人物誌〉45）自然需要另一個人***作伴。這個人的工作通常是很無聊的，但是這次我卻躍躍欲試，因為要把大門打開搬一些樹進來佈置馬槽。」

「聖若瑟瑪利修女（參閱〈人物誌〉27）在我旁邊，我看出她也感染了我孩子氣的期待。聖奧斯定德蘭修女問：『誰來陪伴我？』我馬上開始解開圍裙，但是我故意動作慢吞吞地，好讓聖若瑟瑪利修女能得到這機會，果然事情如預期的發生了。聖奧斯定德蘭修女看著我微笑說：『好吧！聖若瑟瑪利修女將為她的冠冕得到一顆珍珠。妳的動作太慢了。』我只報以微笑，重新開始原來的工作；同時對自己說：『啊！我的天主，祢的論斷和人的是多麼不同啊！我們在今生常會誤判，我們認為是不成全的，在祢眼中卻是珍貴的。』」

*這件事發生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請參閱《回憶錄》第二八五頁。

**耶穌依搦斯姆姆當時是總務修女。

***通常當總務修女必須應門處理事務時，都由另一位修女陪伴在側。

→

四月七日

我讓她看到我的恐懼，並問她我將以何種方式去世。她帶著

非常溫柔的微笑回答：

「天主將會像吸一滴小露珠般，把妳吸走*。」

*依搦斯姆姆在昏迷了幾天後，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八日安逝。



四月十八日

一、她剛剛對我吐露某些修女加諸於她的痛苦羞辱：

「這就是天主讓我保持渺小的方法；然而，這確實是需要的。我經常是愉快的，因為我總是在風暴中設法保持內在的平安。如果有一個人告訴我她和別的修女發生爭執，我會小心地不偏向任何一邊。例如，當我傾聽她訴說時，我看著窗外，內心欣賞著天空、樹木等。妳知道嗎？剛才，當我和某位修女奮戰時，我喜樂地看著兩隻美麗的鵲鳥在院子裡遊戲，而我所擁有的平安就和祈禱時一樣多了。我真的和那位修女奮戰，我非常疲倦，但我不怕奮鬥。這是天主的意思，我要奮戰到死為止。喔！好母親，請為我祈禱！」



二、「當我為妳祈禱時，我不是為妳唸〈天主經〉或〈聖母經〉，我只是簡單地舉心向天主說：『我的天主啊！請賜給我的好母親各種有益的事情；如果妳願意，請更愛她。』」

三、「當我很小的時候，舅媽給我一本故事書看，那本書使我很驚奇。我看到書中稱讚一個寄宿學校的女老師，因為她能夠在各種狀況中全身而退，不得罪任何人。我特別注意到書中是這樣叙述她的：『她對這個人說：妳沒錯！又對那個人說：妳有理！』我就想：『這樣不對！這個老師應該不怕說出她的小女孩們的錯誤才對。』」

「即使到現在我都沒有改變我的想法。我承認，這為我增添了許多麻煩，因為歸咎於不在場的人比較容易，而且很快就能使那個抱怨的人平靜下來。但是……這違反我的原則。我若因此而不為人所愛，就讓它去吧！我說的全是真理，不願認識真理的人，就別來找我。」



四、「我們絕不應讓仁慈墮落到懦弱的地步。當我們以正當的理由責備一個人時，應堅持立場，不要因為會引起痛苦或因為看到人痛苦而苦惱不堪。在指責了一個人之後，又回頭來安慰她，反而對她更有害。離開她，迫使她去投奔天主，為的是讓她面對自己的過失，並且使她謙下。若一個人在被懲戒後，又習慣性地得到安慰，那麼她會重蹈覆轍，就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般蹣跚著腳哭泣，直到媽媽來為她擦拭眼淚為止。」

五 月

在五月的家書中，均未提及德蘭的健康狀況。倒是在《黃本子》中有一些細節顯示她的咳嗽仍然持續著，特別是在晚上，她咳得筋疲力竭。在痛苦的灼泡療法之外，又加上了針療法（以燒得紅熱的針不斷地戳刺皮膚，是一種治療肺結核的方法）。她的抵抗力非常弱，月中，不得不放棄團體活動的參與，例如，在經堂中唱日課、散心等。

然而，人們不放棄一切有希望的治療法。在這段不確定的時期中，聖女對天主旨意的委順達到了最高的程度。這是這個月主要的記載。

德蘭在這個月寫了八封信和四首詩，其中有一首是她對聖母的體認：〈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五月一日

一、「來找我的不是『死亡』，而是天主。死亡不是幽靈，並不像圖中所畫的那樣是個可怕的妖魔，而是如教理中所說的『死亡是靈魂和肉身的分離』，如此而已。」



二、「昨晚，想著美麗的聖母月就要開始了，我向童貞聖母祈禱了很久。今天我的心中滿盈著天堂的平安。」

「妳今天沒參加散心。院長告訴我們，有一位和陸朗神父*一起搭船的傳教士**，在抵達傳教區之前就去世了。這位年輕的傳教士去世前在船上領了聖體，成聖體的麵餅是我們修院給陸朗神父的……。他現在去世了！……既未做任何使徒工作，也未遭遇任何的麻煩，如：學習中文。天主給了他所願的棕櫚枝，妳看，天主是不需要任何人的。」

我當時不知道瑪利·龔撒格姆姆指定了陸朗神父為她的第二個神昆（Spiritual Brother）。以上的話，實際上是陸朗神父寫給她本人的，但因院長姆姆不准她對我透露關於陸朗神父的事，所以她只對我說她在散心時所聽到的一切。

她做了很大很大的刻苦，兩年之久，從未提到與這位傳教士的來往……。

院長姆姆曾要求她為陸朗神父在羊皮紙上畫一幅畫。因為我管理顏料，她本來可以就近向我請教，如此一來我就會知悉她的秘密了。相反地，她卻儘可能地躲著我，我後來才知道，她為了

研磨金粉，悄悄地借走我桌上的顏料研磨器，又趁我不在時歸還。

她去世前三個月，院長姆姆告訴她可以自由地把所有的事對我說時，我才知道真相。

*阿道爾夫·陸朗神父是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於一八九六年被瑪利·龔撒格姆指定為德蘭的神昆（參閱〈人物誌〉40）。

**佛瑞德律克·馬則神父是陸朗神父的同學，於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在中國被殺害（參閱〈人物誌〉36）。



五月七日

一、早上七點。

「今天是自由活動的日子*，穿衣時我唱〈我的喜樂〉**。」

*這天是「特別散心」的日子，修女們可以較自由地交談、唱歌等。

**這是德蘭於一八九七年一月廿一日為耶穌依搦斯姆姆所寫的詩。



二、「我們一家不會久留此世；當我在天堂時，我會很快地召喚妳們。喔！我們將多麼快樂啊！我們都是注定要受獎賞的。」

三、「我咳個不停，就像一個快要到站的火車頭在拉氣笛；我正在宣告：我快要抵達『天堂』站了。」

☞

五月九日

一、「我們可以一點都不自誇地說，我們已經接受了非常特殊的恩寵和光照；我們立足於真理中，在真正的光照中觀看事情。」

☞

二、有時我們會不能控制某些情緒，例如，幫了人家的忙卻未得到絲毫感謝。

「老實說，我也經歷過妳所說的這種感覺。然而，我不允許自己陷入其中，因為我不期待今世的賞報。我做每件事都是為天主，這樣我沒有任何損失；我不嫌麻煩為鄰人付出，天主也常賜我豐厚的賞報。」

☞

三、「我知道天主不會看不見我們的善功的；就算祂看不見，我也不會因此而煩惱。我是如此愛祂，只求在祂不知道的情況下使祂高興。若祂知道了或看到了，必定要回報我，我絕不要給祂添這些麻煩。」

五月十五日

一、「我很快樂，因為很快就可以去天堂了，但是當我想到天主所說的：『我隨身帶著報酬，要按照各人的工作予以賞報*』時，我告訴自己說，祂將因我而非常為難。我沒做什麼事！祂將不能夠『按照我的工作』來賞報我。好吧，那麼，祂就『按照祂自己的工作』來賞報我吧！」

*默廿二 12。

~>

二、「我已經對天堂形成非常宏偉的理想，有時候，我會想，在我死時天主會給我怎樣的驚奇呢！我的希望非常大，它為我是如此喜樂的一件事，這不是出於感覺而是出於信德；我的希望是如此大，以至於那能完全滿足我的，必須超越人類所有的概念。與其失望，我寧可抱持著無窮的希望。」

「於是，我決定，如果我不夠驚奇，我也要假裝很驚奇，只為了使天主高興。我絕不會讓祂看到我的沮喪；我能面不改色地使祂注意不到我的失望。此外，我總會想出快樂的辦法。為達成它，我有妳所知悉的小小法寶，那是絕對管用的。於是，只要看到天主高興，我就非常滿足了。」

~>

三、我對她說，要實踐某些熱心敬禮和聖人們有關成全的忠告，

對我是一種沮喪之源。而她說：

「對我而言，除了福音之外，我在其他的書中找不到什麼。福音就足夠了。我欣喜地聆聽耶穌的話，這話告訴我所必須要做的就是：『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於是，正如祂甜蜜的許諾：『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我存留在平安中。」

當她引用後面那句話時，她以一種嚮往天上的神情舉目向上；她在吾主的話中加了一個「小」字，使之更具韻味，她說：「你們必要找得你們『小』靈魂的安息。」

*瑪十一 29。



四、她得到一件新會衣（這件會衣如今還保存著），一八九六年聖誕節第一次穿。這是她的第二件會衣，非常地不合身。我問她，這是否使她煩惱。她說：

「一點也不會！就算這件會衣本是為離此兩千里*之遙的一個中國人量身訂做的，也不會使我煩惱。」

*此處的「里」，是法國古長度單位；一古里約合四公里。



五、「我把天主放在我手中的那些好穀粒拋擲給我的小鳥兒們*，因材施教地誘導她們。然後就讓一切順其自然，我就不再忙碌

了。有些時候，彷彿沒有一點成果；有些時候，還相當不錯。天主告訴我：『給予，只管給予，不要考慮成果。』』

*指她所照顧的初學修女。

✞

六、「我真的想去河內*，去為天主受很多苦。我喜歡去那裡，為的是完全在孤獨中，沒有任何今世的安慰。至於到了那兒，如何使自己有所建樹，這想法可從未進入過我的腦海；我很清楚我全然不能夠做什麼。」

*越南的河內加爾默羅會院，是西貢加爾默羅會院於一八九五年建立的，而西貢加爾默羅會院是由里修加爾默羅會院所建立的。

✞

七、「畢竟，對我而言，或生或死都是一樣的。我看不出我死後會得到什麼今生尚未得到的。我就要看見天主了，這是真的；然而祂的臨在，我在世上已充分體會到了。」

✞

五月十八日

一、「我所有的職責都已被撤消了；為此我認為我的去世將不會對團體有任何妨礙。」

我問她：「在修女們心中一如無用的成員般消失，妳不會感到痛苦嗎？」

「對這樣的事，我一點也不煩惱；我無所謂。」

✎

二、我看她病得這樣，曾盡量請求院長姆姆寬免她誦唸亡者日課*。

她對我說：

「我求妳，別阻止我唸這『小小的』亡者日課；這是我唯一能為煉獄中的姊妹所做的，而且一點也不會把我累垮。有時，在靜默**的最後，我有些時間；這對我反而是一種放鬆。」

*修會會憲所規定的日課經，為同會過世修女而唸。

**指夜禱與誦讀日課之間的自由時間，約為晚間八至九時之間。

✎

三、「我手邊總得有些工作做，如此，就不會胡思亂想並且不會浪費時間。」

✎

四、「我求天主准許我遵守團體的規定到死，但是祂不答應！我真的可以全部遵守，我還不會因此而較快死去。我很確定這點。有時候，如果我不說，沒有人會發現我是有病的。」

五月十九日

我問她：「妳今天為什麼那麼高興？」

「因為今天早上我有兩次『小痛苦』。喔！非常尖銳！……沒有事情能像『小痛苦』這般帶給我『小喜樂』。」

✿

五月二十日

一、「有人說我將會對死亡感到恐懼，這很可能是真的。在這裡，沒有人比我更不信任自己的感覺了。我絕不依靠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有多麼軟弱。但是，我要喜樂於天主此時此刻所賜給我的感覺。與此相反的痛苦，總會來臨的。」

✿

二、我拿一張她的照片給她看。她說：

「喔！……這是信封；我們什麼時候能看到裡面的信呢？啊！我多想看到信呀！……」

✿

五月廿一日至廿六日

一、「我喜歡戴奧法·偉納*甚於聖路易·龔撒格（即聖類思·龔撒格**），因為後者的生命是特殊的，而戴奧法的生命是平凡

的。此外，戴奧法是自己發言，而聖路易則是他人在所敘述的有關他的故事中，使他發言；所以我們對聖人的『小』靈魂沒什麼特別的認識。」

「戴奧法·偉納非常愛他的家庭，而我也是，我非常愛我『小小的』家庭。我不了解那些不愛自己家庭的聖人……我今日可愛的家庭，啊！我非常愛它！我愛我的好母親，非常，非常地愛！」

*真福戴奧法·偉納神父是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參閱〈人物誌〉47）。

**耶穌會著名的小聖人。



二、「我很快就要死了，但什麼時候呢？啊！幾時？……時間還沒到！我就像一個期待得到那許給他的蛋糕的小孩子般。他老遠就看到蛋糕了，但當他趨前要拿的時候，卻有一隻手把蛋糕拿走了……在我心底，或生、或死、或被治癒，甚至去交趾支那*，只要天主願意，我都聽從。」

*交趾支那（即越南）的西貢加爾默羅會院，是里修加爾默羅會院於一八六一年所建立的。



三、「我死後，不要像珍妮微姆姆（參閱〈人物誌〉14）那樣被

花環圍繞著。對那些想這樣做的人，妳要告訴她們，我寧可拿這些錢去贖小黑奴。這才會使我高興。」

❧

四、「有一段時間我難以接受那些昂貴的治療法，可是，現在正好相反，這已不再困擾我了。那是在我讀了聖女日多達（St. Gertrude）的傳記之後的事，她喜悅於人們為她所做的一切，並說這一切為那些對我們行善的人有益。她引用吾主的話：『你們對我最小弟兄所做的，就是對我所做的*。』」

*瑪廿五 40。

❧

五、「我相信對我所做的一切治療都沒有用；但是我已和好天主立了一個協定，求祂降福那些可憐的、生病的傳教士，他們沒有時間或沒辦法照顧自己。我求天主讓他們代替我，藉著那些人們迫使我接受的藥品和休息而被治癒。」

❧

六、「人們總是說我勇敢，這遠非事實；我對自己說：好吧！我不能使每個人都成為說謊者！所以我賴恩寵之佑使自己獲得勇氣。我像個戰士，他自知只是個膽小鬼，但是常聽到他人稱讚自己勇敢，結果因羞於被恭維而努力使自己值得被讚許。」

七、「當我到了天堂之後，我要為妳求許多恩典！如果天主一開始就拒絕我，我會一直纏著祂，強求祂賜給我所要求的。福音中就有這樣的故事*。」

*路十一 5-8。

✎

八、「如果聖人們對我的愛，不及我的姊妹對我的，這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我會一個小角落裡哭泣。」

✎

九、「諸聖嬰孩在天堂裡不會是小孩子；他們只是具有孩子般的無限魅力而已。他們被描述成『孩子』，是因為我們需要藉圖像了解靈性之事……啊！我希望和他們在一起！如果他們願意，我將尾隨他們，作一個小侍從。」

✎

十、「如果我未曾經歷過這種無法理解的心靈考驗*，一想到離開這世界，我真會樂不可支。」

*德蘭的「信德考驗」從一八九六年的復活期一直持續到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去世時為止。

五月廿一日至廿六日（不記得正確日子）

十一、「晚上，我有一點難過，不知天主是否真的對我滿意。我想到每位姊妹被問到對我的看法時，會說些什麼。一個人可能說：『她是個不錯的小靈魂，可以成聖。』另一個可能說：『她很溫和，很虔誠，但是……』，而其他人都會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會發現我很不成熟，這是真的……至於我的好母親，她太愛我了以至於盲目，所以我不能相信她。噢！天主到底怎麼想呢？誰能夠告訴我？當妳的紙條傳來時，我正在想這些。妳告訴我，我的一切都使妳高興，天主特別愛我，祂沒有像對待其他人一樣，讓我攀登艱難的成全階梯，而是把我放在電梯上，好能快速把我帶到祂那裡去。我大為這些話所感動，但是總有一個想法在我心，那就是，妳的愛使得妳看到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這想法使得我無法完全喜樂起來。於是我拿起我的福音書，祈求天主安慰我，求祂親自答覆我……我看到了從未注意到的一頁：『天主所派遣的，講論天主的話，因為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賞賜了他*。』啊！我流下了欣喜的眼淚，今天早上當我醒來時，我仍然充滿了喜樂。好母親，妳就是天主為我所派遣的，妳教養我，啓發我進加爾默羅會。我此生所有的大恩都是經由妳而領受的。妳和天主說同樣的話，現在我相信天主真的很滿意我，因為妳已這麼說了。」

*若三 34。

五月廿六日 耶穌升天節前夕

「今天上午在舉行遊行禮*時，我正由聖若瑟小室向外望著花園中的修女們。穿著白色斗蓬的修女隊伍好美；使我想到了天堂上的童貞女行列。當妳們走到栗樹步道的轉角處時，被高高的草和金鳳花叢半遮掩著，顯得更加可愛。繼而，在修女之中，我看到了最和善的一位，正朝著我的方向面帶微笑對我彎彎身。那正是我的好母親呀！我立刻想到一個夢：耶穌安妮姆姆**的微笑和擁抱，和睡夢中同樣的甜蜜感覺頓時湧現。我對自己說：聖人們以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了解我、愛護我，他們從天堂向我微笑，邀請我加入他們！」

「淚水泉湧而出，我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哭了。然而這是安慰之淚呀！」

*耶穌升天節前三天的遊行禮。

**參閱《回憶錄》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頁；關於耶穌安妮姆姆，請參閱

〈人物誌〉4。

~

五月廿七日 耶穌升天節

一、「我很想要一張『通功單*』，因為我總認為我必須償還每位加爾默羅會修女將為我唸的亡者日課。我不了解為什麼有些人不想要通功單；彼此認識，或稍微認識一下那些將永遠和我們生活

在一起的人，是多麼甜美的事啊！」

*為同會剛去世修女請求通功代禱的通知，上有該修女的生平事略。

☩

二、「無論這病最後會帶來如何大的掙扎或痛苦，我都毫不懼怕。天主一向助佑我；從我童年時起，祂就一直協助我，並親手領導我。我信賴祂。我確信祂將繼續助佑我，直到最後。我真的油盡燈枯了，但我的苦不會多到無法承受；我確信這一點。」

☩

三、「我不曉得自己何時會死，但我相信不久了；我有許多理由這樣期待著。」

☩

四、「如果我有所選擇的話，我願意選擇死亡。但，這並不表示我盼望死亡甚於存活，因為是天主為我做選擇，我喜歡承行祂的旨意。我喜愛祂所做的一切。」

☩

五、「不要認為若我被治癒的話，我會失去方向，而我的小計畫也會遭破壞。一點也不會！年齡在天主眼中沒有意義，即使我要活很久，我仍將設法保持小孩子的赤子之心。」

六、「我總是看事情好的一面。有些人喜歡杞人憂天，而我正好相反。如果我除了受苦之外什麼也沒有，如果天空是如此黑，以致我連一點藍天也看不到；好吧！我就以此為樂……以此為榮！當爸爸受考驗*時，我就是如此，這使得我比皇后還要榮耀。」

*指馬爾定先生的失智症。



七、「妳有沒有注意到在飯餐聆聽聖書時，在一封寫給聖路易·龔撒格的母親的信中提到，如果聖人活到諾厄的高壽，也不會更有學問，或變得更有聖德？」

她講這話，乃因一些人認為有在今世長期待奉天主的必要。



八、關於那日益接近的死亡，她說：

「我就像一個持有彩券的人一樣，比起那沒有彩券的人，我多了中獎的機會；但是這並不保證我就會中獎。我的這張彩券，就是我的病，我可以抱著希望！」



九、「記得在『小叢林』（Les Buissonnets）*時，有個小鄰居，她那時三歲，當她聽到其他孩子呼叫她時，就對媽媽說：『媽媽，他們需要我，讓我去，求求妳……他們需要我！』」

「如今小天使們似乎正在呼喚我，而我就像那個小女孩一

樣，對妳說：『讓我去吧！因為他們需要我！……』」

「我沒有聽到他們，但是我感覺到他們。」

*譯者註：母親過世後，德蘭全家由阿郎松（Alençon）遷移至里修。

瑪爾定家五位姊妹將她們里修的住家取名為「小叢林」。德蘭從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居住於此。



十、「妳還記得，快十一月時*，我被派往東京（Tonkin）**的計劃正在進行，那時為求天主給一個記號，我們開始向戴奧法·偉納做九日敬禮嗎？在這段期間，我恢復了團體的神業，甚至包括早禱。就在九日敬禮期間，我又開始咳嗽了，從那時起就健康日下。是他在召叫我。噢！我很想有他的照片，他是我所喜歡的靈魂。聖路易·龔撒格較嚴肅，即使在散心時也是，但戴奧法·偉納總是使人愉快的。」

這段時期，我們用餐時正在聆聽聖路易·龔撒格（即聖類思·龔撒格）的傳記。

*指一八九六年。

**越南北部一地區的舊稱。



五月廿九日

第二次使用痛苦的針療法。黃昏時，我很難過而想尋求一些安慰，就在她面前打開福音書。我的眼光落在這些話上，就唸給她聽：「祂已經復活，不在這裡了，請看安放過祂的地方*。」

「是的，真是那樣！我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我了，事實上，我童年時，很容易受到痛苦的入侵；如今的我已復活了；我不再處於人們所想的那種情況中了……啊！不要為我操心，我已到達不再受任何痛苦影響的地步了，因為所有的痛苦為我都是甜蜜的。」

*谷十六6。

✍

五月三十日

一、這天，她獲得許可告訴我她在一八九六年耶穌苦難日咯血的事。當我對她表示因為未被立即告知而很痛苦時，她竭盡所能地安慰我；黃昏時她給了我這張便條：

「親愛的好母親，請不要因為妳的小女兒似乎隱瞞了一些事而憂心。妳曉得很清楚，即便她曾隱藏信封的一角，但她從來沒有對妳隱瞞信中的一行。試問誰比妳更曉得妳鍾愛的這封「小信」呢？可以讓別人看信封，因為他們只能看這些，對妳卻不然！……喔！好母親，現在妳曉得了，是在聖週五，耶穌開始撕開一

點妳的小信的信封。妳不高興祂準備閱讀這封你花了二十四年的時間所寫的信嗎？小信將在永恆中述說妳的愛。」

☪

二、我說：「妳在死前可能會非常地痛苦！……」

「噢！不要為此擔心，我有強烈的意願要受苦。」

☪

三、「我不曉得在天國裡沒有了妳，我要怎麼辦！」

六 月

六月初最明顯的事情是病人的健康迅速惡化。六月五日令人非常擔心，這一天是聖神降臨瞻禮的前夕，院長率領驚慌、難過的修女們開始向勝利之母做九日敬禮。

醫生指示，以牛乳為德蘭主要的飲食，為補充她營養的不足。一直到六月十五日，德蘭經常提到那正迫近她的死亡，然而，她的情況卻在這時改善了。六月是個痛苦等待的月份。

耶穌依搦斯姆姆得到瑪利·龔撒格姆姆的允許，讓德蘭補充她的自傳；病人從六月四日起把剩餘的精力都奉獻在撰寫手稿的第三部分上。她周圍的人根本沒想到，她正在寫的靈修遺囑在一年後會擄獲那麼多人的心。

在聖神降臨瞻禮後的星期一，即六月七日，珍尼微修女（瑟琳）為她照了三張不同姿態的照片。珍尼微是為了預備瑪利·龔撒格姆姆的主保瞻禮而這樣做，也因為德蘭在一封信中寫道「死亡近在眼前」。這三張照片已經成為重要的歷史性資料。在這個月中聖女寫了十六封信。

六月四日

一、她要求在珍尼微修女的斗室中和我們話別，這個房間位於會議室那一邊的陽臺上。她躺在珍尼微修女的草墊上。在這特別的日子，她沒有痛苦，並且春風滿面。我們不停地注視著她，聆聽她甜美的話語。

「我已經請求聖母，不要讓我像這些天那樣，累得昏沈恍惚；我真的感到，我這種情形使得妳們痛苦。今天黃昏，她俯聽了我的祈求。」

「啊！心愛的姊姊們！我是多麼快樂啊！我知道我不久就要死了，我很確定這一點。」

「如果我死後沒有顯現給妳們，如果妳們沒有看到任何表示出我在幸福中的特別記號，不要驚訝。要記得，『我的小道』不要求看到什麼。妳們都很清楚，我常向天主、向天使、向聖人們說，我的願望不是在今世享見他們*。」

珍尼微修女說：「天使們會來迎接妳，噢！也許我們真的會看到他們。」

「我不相信妳們會看到他們。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來臨……。」

「不管怎樣，我要死得漂亮讓妳們高興。我向童貞聖母這樣要求過。我不向天主求這個，因為我願祂隨心所欲。向聖母祈求，和向天主祈求，是不一樣的。她真的知道怎樣對待我的小小心願，她知道該不該向天主說。所以，由她作主，不強求天主俯聽我，讓祂做祂所喜歡的事。」

「今天黃昏，我得到了恩寵，能給妳們一點安慰而我自己也很好。但是妳們不要期待我臨死的時刻也會像這樣……我不知道！聖母目前可以不必對天主說，而自己做這一切，但這不保證以後也會這樣！」

「我不曉得我是否會去煉獄，但是我一點也不為此煩惱；如果我要去那裡，我也不會後悔未做任何避免去那裡的努力。我不會懊悔只做救靈工作。我很高興我們的會母大德蘭的想法和我相同。」

「好母親，如果有一天妳再當院長**，不要煩惱；妳將不會再經歷妳曾遭過的考驗。妳可以把所有的事都管理得很好。妳會允許其他人思考並說出她們所希望的，妳將在平安中執行妳的職責……。」

「不要為了當院長而刻意做什麼，也不要為了不當院長而刻意做什麼。此外，我要向妳保證，如果對妳的靈魂有害處，我不會讓妳當上院長。」

當我親她時，她說：

「我已經說完了！尤其是對我的好母親的未來……」

「好姊妹們，如果妳們看到我臨終時很痛苦，沒有幸福的記號，請不要煩惱。我們的主就是為了愛而犧牲性命，而妳們看看祂臨終時是什麼景況！……這一切並不說明什麼！」

*語出德蘭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所寫的詩〈耶穌吾愛，請祢記憶！〉

**耶穌依擻斯姆姆於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六年第一次擔任院長，其

後，自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五一年去世的這些年當中，除了一九〇八年到一九〇九年的十八個月之外，一直擔任院長。

☩

二、稍後，當我單獨和她在一起時，看到她非常痛苦，我說：「妳看，妳渴望受苦，而天主也沒有忘記這件事。」

「我渴望受苦而天主俯聽了我的願望。這些天來，我已經受了很多的苦。一天早上，當我在謝聖體時，我感覺到臨終的痛苦……一點安慰也沒有！」

☩

三、「我因愛天主而承受一切，甚至承受各種來到心中的荒謬念頭。」

☩

六月五日

一、誦讀日課*時：

「好母親，我已經體會到妳以無私的愛來愛我。既然我體會到妳是我的好母親，那麼，有朝一日妳也會體會到我是妳心愛的女兒。啊！我是多麼地愛妳啊！」

*譯者註：誦讀日課（Matins）的時間，約在晚上九點。

二、「我重讀了自己所編寫的貞德劇本*，妳可以在其中看到我對死亡的感受；它們全都表達在其中了。這會使妳高興的。但是，別以為我會像貞德一樣，她曾恐懼了片刻……曾扯自己的頭髮……而我不會扯我那些『小小的』頭髮……。」

*德蘭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一日寫了〈貞德完成了使命〉劇本。



三、「心愛的母親，是妳為我準備初領聖體的；現在要為我準備死亡……」



四、「如果有一天早晨妳發現我死了，不要困擾；是天主這位好爸爸把我接走的。無疑地，能領受聖事是個大恩寵；但是，如果天主不允許，也同樣地好；一切都是恩寵。」



六月六日

一、「謝謝妳為我請求，使我能領到掰成小片的聖體；但我還是很難把它吞嚥下去。我因天主在我心中而喜樂！我哭得像我初領聖體那天一樣。」

二、「尤夫神父在談到我相反信德的考驗時說：『不要停留在這些思想上，這是很危險的。』這話聽起來根本不管用，幸而我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別擔心，我不會自尋煩惱的。」

「尤夫神父又說：『妳順命走向死亡嗎？』我回答：『啊！神父，我發現我需要順命活下去。對於死亡，我只感到喜樂。』」



三、「我不曉得我臨終時會怎樣。雖然我想『光彩地』離去，但我相信這由不得我自己。」

（她是為我們著想。）



四、「童年時，我生命中有些重大的事情猶如高不可攀的山嶽。我看到小女孩們初領聖體，我就自問：當我初領聖體時，我要怎樣做？……後來問的是：當我入加爾默羅會時，我要怎樣做？……接著是：領受會衣時，發願時，我要怎樣做？而現在則是：我死時，要怎樣做？」



五、我說：「我為妳照相，是要使院長瑪利·龔撒格姆姆高興。」她戲謔地說：

「更好說，是為了妳自己！……『好北風，停止吹吧！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我那沒有外套的同伴……』」

她重提爸爸常說的一則有關一個小奧弗涅人*的故事，她學得唯妙唯肖；這人表面上看似好心地为同伴著想，其實是為了他自己。

*譯者註：奧弗涅（Auvergne），法國中部舊省名。

☞

六、怕引起她噁心，我們沒告訴她，她所服用的糖漿裡有蝸牛的成份；但是她注意到了，並取笑我們的膽怯。

「喝蝸牛糖漿有什麼關係，只要我沒看到牠們的觸角就好了！現在我正像小鴨子般吃蝸牛！昨天，我還像駝鳥似地吃生雞蛋呢！」

☞

七、「我非常愛妳！非常愛！」

☞

八、我對她說：「天使們將會托住你，不讓你的腳撞上石頭*。」
她回答：

「哈！現在能這樣，很好；至於我死後，就不必操心了！」

*詠九十一 12。

九、葛尼爾醫生在探視她後，發現她好多了，我說：「妳難過嗎？」

「喔！不……我從福音中看到這句：『不久之後，你將看到人子坐在天堂上*。』我問：『主啊！什麼時候呢？』在翻過來的那一頁，我讀到：『就是今天**。』從這一切，我學習到不要煩惱，不要想生或死。」

過了一會兒，她說：

「雖然如此，我還是希望離去！我已經告訴聖母了，隨她的高興來處置我的小願望。」

*路廿二 69。

**路廿三 43。

→

六月七日

一、主日*。我們坐在墓園的長椅上休息。過了一會兒，她把頭輕柔地貼近我的胸口，慢慢地唱著：

「我會忘記妳嗎？好母親，不，不，永遠不會**！」

在下台階進入花園時，她看到一隻白色的小母雞蹲在樹下，以翅膀覆蓋著牠的小雞，有幾隻從下面露出頭來。德蘭停下來，若有所思地看著牠們。過了一會兒，我示意她說，我們得進去了，我發現她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就說：「妳哭啦！」她用手掩著眼睛哭得更厲害了：

「我現在不能解釋，我被觸動得太深了。」

傍晚，在她的斗室中，她臉上帶著天上的神情告訴我：

「當我想到天主如何用這個圖像，來教導我們祂對我們溫柔的愛情***時，我就哭了。這就是祂在我一生中為我所做的。祂把我完全藏在祂的羽翼下！今天早上我離開妳時，我一面上樓一面哭；我不能控制自己，趕快跑進斗室。心中滿溢著知恩報愛之情。」

*聖神降臨主日。

**語出當時的一首讚美詩：〈可敬的母親，我們怎能忘記妳？〉

***瑪廿三 37。



二、「那是十年前的今天*，當我首次向爸爸說到我的聖召時，他給了我這小白花。」

她向我展示那小白花。

*一八八七年五月廿七日，聖神降臨主日。請參閱《回憶錄》第一三四頁。



三、「如果妳沒有好好教養我，妳可能會看到悲慘的事。我看到小白母雞的時候，也不會哭了。」

六月八日

一、「妳們很快就會和我在一起了，不會太久的！」

一位初學修女，聖三瑪利，要求德蘭在天堂時要記得她，德蘭對這個要求回答說：

「現在妳們只看到蛋殼；不久妳們就會看到小雞了。」

☞

二、我告訴她我在世上無依無靠。她說：

「妳有的；妳有一個依靠，就是我！」

☞

三、我們和她談到長期的病苦往往會累壞看護人員，而對知情的病人也是一個很大的痛苦。她說：

「我願意像現在這樣，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我甚至願意承受疫病的折磨，假使這真能中悅天主的話。」

☞

六月九日

一、「福音說，天主將像竊賊般來臨*。祂會悄悄地把我偷走。啊！我多麼渴望能夠幫助這個賊呀！」

*瑪廿四 43-44。

二、「今天我好快樂啊！」

我問道：「妳的信德考驗已經過去了嗎？」

「沒有，但是似乎暫停了；邪惡的蛇不再在我耳邊發出嘶嘶聲了。」

☪

三、「我平靜地讓大家說我的病情正在好轉之中！上星期我可以起身，而大家認為我病得很重；這星期我起不來，我的精力正在流逝，而人們卻認為我的病好轉了！這代表什麼！」

我問道：「妳仍然希望很快去世？」

「是的，我希望快點離去；我絕對沒有好轉！我的肋旁痛得很厲害，但是我仍要說，如果天主治癒了我，我一點也不失望。」

聖心瑪利修女說：「當妳離開時，我們會很難過！」

「噢！不會的，妳們將看到有如下玫瑰花雨一般。」

☪

四、「我不怕賊，看到祂在遠處，我小心不發出『救命，有賊啊！』的叫聲；相反地，我招呼祂說：『到這裡來呀！』」

☪

五、「我像個在車站的小孩子，等待父母把他帶上車！唉呀！他們沒來，而火車開走了！沒關係還有別班車，我不會全都搭不上！」

六月十日

病情好轉了，她很驚訝；她勉強自己不要失望，說道：

「童貞聖母真的把我委託給她的事辦得很好；我下次還要託她！」

「我常告訴她：『請妳告訴祂，絕不要對我感到拘束*。』」

「祂已俯聽，而且也如此作了。我不了解我的病情，我竟然好轉了！無論如何，我棄絕自己，照樣快快樂樂地。如果我繼續希望趕快死亡，我會怎樣呢？我會很沮喪！但是我一點也不沮喪，因為我完全滿意於天主所做的；我所渴望的只是祂的旨意。」

*引自德蘭一八九七年五月所寫的詩：〈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六月十一日

一、她在花園中栗樹步道盡頭的聖若瑟態像前撒了許多花，以孩子般的聲調說：

「請悅納！」

我問她：「妳為什麼給聖若瑟撒花？想求一個特別的恩寵嗎？」

「不是！只是為讓他高興而已；我不是為了回報才給予。」

二、「我並未絞盡腦汁寫我的生命『小』史*；我好像釣魚一樣；只不過寫下那些來到我筆尖上的。」

*當時聖女正在寫《回憶錄》的第三部分。

→

六月十二日

一、「她們不相信我病得如此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領聖體、不能參與日課，為我更是痛苦。然而，這倒好，沒有人為我擔心。別人為我擔心，令我感到很痛苦，所以我求聖母好好安排，不要讓別人為我擔心。她應允了我的祈求。」

「為我而言，別人怎麼想或怎麼說又有什麼關係？我看不出我為什麼要為此而煩惱。」

*譯者註：德蘭病得如此重，甚至不能領聖體，也無法參與日課。

→

二、「明天我不能領聖體，但是有許多小女孩將領受好上主*！」
那天是里修聖雅各堂初領聖體的日子。

→

六月十三日

在花園裡。

「我好像一塊被繃在刺繡架上待繡的布；可是沒有人繡它！我等了又等！沒有用！……然而，這不足為奇，因為小孩子不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想到小耶穌；祂把我繃在痛苦的刺繡架上，為的是以繡我為喜樂；祂繡好之後，就會把我鬆下帶到天堂上，把祂美妙的手工展示給大家看。」

「當我講到竊賊時，想到的是『大』天主，而不是小耶穌。」

✞

六月十四日

今天是向勝利之母做九日敬禮的最後一天，她的健康有很大的改善，這令她相當失望。她微笑著說：

「我是個被治好的小女孩！」

我問她：「妳難過嗎？」

「喔！不，從這一刻到下一刻之間，我們可以承受很多！」

✞

六月十五日

一、「六月九日那天，我從遠處很清楚地看到導航燈塔，它對我宣告說天堂港已到了；可是現在我又看不到了。我的眼睛好像被矇住了。那天我看到了竊賊；如今我又什麼也看不到。人們對我所說的有關死亡的一切，不再穿透我；它與我擦身而過，像滑過光滑的玻璃般。結束了！我耗盡了我所有對死亡的期望。可能，天主的意願不是我生病之前所認為的那樣。那時，這樣的想法對我是必須而且有益的；我真的覺得如此。然而今日卻相反。天主要我棄絕自己，如同一個很小的孩子般任憑別人擺佈。」

✎

二、我對她說：「妳目前這樣的情況似乎還要繼續延長，妳累嗎？妳要受很多苦啊！」

「是的，但是這讓我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這能讓天主『高興』。」

她用了「高興」這個字，還用了幾個與她通常用來表達她自己的簡樸方式不太符合的字眼。顯然她要隱匿自己的想法，好讓我們寬心。她也常在我們面前用一些天真的語氣來表達；這些出自她口的表達方式帶著相當的魅力。

✎

三、「我不曉得什麼時候去世；我不再信賴我的病了。如果我領

受了終傳聖事，我相信自己仍然可能會痊癒。只有當我越過死亡的門檻，並且看到自己已在天主懷裡，我才能真正確定我成功了。」

✧

四、黃昏時。

「我多麼想對妳說一些好話！」

我說：「簡單地告訴我，當妳在天堂時，會不會忘了我？」

「喔！如果我忘了妳，恐怕所有的聖人都會把我當作一隻醜陋的貓頭鷹而逐出天堂。好母親，當我在那裡時，我會來接妳，那麼不論我在何處，妳也在那裡*。」

*若十四3。

✧

五、「我非常快樂；在整個生病期間，我沒有冒犯天主。最近，當我寫到愛德*時，常有修女來打擾我；我很小心地不使自己沒有耐性，以親證自己正在寫的內容。」

*參閱《回憶錄》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

六月十九日

我們的表姊瑪加利大姆姆（巴黎某一女修會的總會長），為慶賀瑪利·龔撒格姆姆的主保瞻禮，送我滿滿一籃美麗的人造百合花。我把這籃花拿給她看，很喜樂地說：「這是瑪加利大總會長送來的！」

她立即熱情有勁地回答說：

「呃，那麼，妳是我心中的總會長。」



六月二十日

我給她看我為院長主保瞻禮所畫的那些聖母和孩童耶穌的小畫像。她把手放在她面前的小畫像上，張開手指，觸摸每一位孩童耶穌的頭，說：

「他們都歸我管。」



六月廿二日

下午，當我去她那裡時，她正在花園裡坐在輪椅*上。她說：

「我真的體認到吾主對我們神聖的會母聖德蘭所說的話：『妳知道嗎？我的女兒，誰才是真正愛我的人呢？凡是明白一切不歸屬於我的皆是虛妄的人，才是真愛我的人。』」

「喔！好母親，我真的體會到這端真理！是的，除了天主以外，一切皆是虛空。」

*這輪椅是德蘭的父親生病時所使用的，後來贈送給加爾默羅會院。

→

六月廿三日

我告訴她：「唉！我死時，將沒有東西可以呈獻給天主；我的兩手是空空的，這使我很沮喪。」

「好吧！妳不像『寶寶』（她有時這樣自稱）這樣，雖然她也在相同的狀況中。即使我完成了聖保祿所做的全部的工作，我仍然相信自己是個『無用的僕人*』。我的快樂正在於此，因為我一無所有，我才能從天主那裡接受一切。」

*路十七 10。

→

六月廿五日

一、耶穌聖心瞻禮她被安置到圖書室，因為烈日曝曬她的房間。

講道時，她翻閱一本傳信會（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書。後來，她指給我看其中的一段，這段描寫的是一位穿白衣的美麗女子顯現給一位受過洗禮的孩子。她說：

「日後，我也要像這樣去到那些領過洗的孩子們身邊。」



二、「我在講道時溜掉了，因為我覺得今天是慶節。我不會准許自己每天都這樣做的。我把我的筆記本（指她的小史）當作『小』作業。」



六月廿六日

「昨天我的肋旁很痛！後來……今天早上就不痛了！啊！我什麼時候才能和天主在一起呀！我是多麼想去天堂啊！」



六月廿七日

「當我在天堂時，我會向所有聖人們訴說我好母親的許多美好的事，他們就會很想來帶她走。我會一直和我的好母親在一起；我會要求聖人們和我一起進入可怕的地窖去保護她，如果他們不願來，我會單獨來的。」

這是針對我那次在放聖器的地下室所發生的小意外而說的。

六月廿九日

一、「就是這麼回事：當我要離世時，小天使們做了各種美好的準備來迎接我；但是他們累了，便睡著了。哎呀！小孩子們睡了很久！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會醒來。」

她常為我們講一些這樣的小故事，好讓我們不為她在身心方面所受的痛苦而操心。



二、「如果我在世界上不能使那些我所愛的人稍感愉快，那麼我在天上將會很不快樂。」



三、在黃昏時，她感到自己心靈的考驗更重了些，而有些人對她的意見也讓她覺得很痛苦。她對我說：

「我的靈魂被放逐了，天堂對我關閉了，而世間也盡是考驗。」

「……我很清楚人們不相信我有病，然而這是天主所允許的。」



四、「如果妳為我寫些可愛的詩，我在天上將會很快樂；似乎聖人們也會很喜歡。」

六月三十日

一、我向她說到某些過不平凡生活的聖人，如聖西滿*（St. Simon Stylites），她說：

「我較喜歡那些無所懼怕的聖人，例如聖則濟利亞（St. Cecilia），她讓自己度婚姻生活，無所畏懼。」

*一位東方聖人，住在一根柱子頂上許多年。

~

二、舅舅（參閱〈人物誌〉16）要求她和我們一起去會客室和他會面，像往常一樣，她沒有特別說什麼話。

「當我和舅舅在會客室時，我是多麼害羞啊！可是當我出來後，卻嚴厲地責備一個初學修女，我真不認得我自己了。我的性格竟然這麼矛盾！我的羞怯是從當別人注意我時，我所感到的那種極端的侷促不安而來。」

七 月

七月份，有兩個來源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佔了《黃本子》三分之一的二百三十八則記載；還有三十四封論及德蘭的信件，這些信件大部分是寄給正在拉謬斯（La Musse）度假的葛林家的。藉著這些書信，我們得以一步一步地追溯德蘭肺結核病的惡化過程。

六月底，病情明顯地減輕；之後，從七月六、七日起又開始大量而持續的咯血。藉著完全靜止不動、冰敷和其他的治療法，暫時止住了病人的危險。七月八日的黃昏，病人被移往樓下病房。

接著又開始咯血。葛尼爾醫生不再懷有任何希望。七月二十九日，她的情形壞到了極點，所以在翌日接受傅油。人們認為她熬不過當夜。

本月初，德蘭不得不放棄自傳的撰寫。德蘭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但耶穌依搦斯姆姆的工作才要開始；在她小妹妹的床邊，這位未來的「歷史家」（參閱七月二十九日第七則）提出問題並接受教誨。透過被喚起的童年記憶、透過對自己宗教經驗的反省、也透過對自己身體和心靈的痛苦反應，真實的德蘭以高度的自發性表白了她自己。她的「小道」必須盡可能地傳給許許多多的人。七月是她先知性地覺察自己未來使命的一個月份。

這個月中，德蘭（用鉛筆）寫了十三封信。

七月二日

今天下午她最後一次去祈禱室朝拜聖體；她已是強弩之末了。看到她注視聖體很久，我猜想她沒得到任何安慰，但她心中充滿平安。

我回想起早上彌撒後，當團體進入祈禱室謝聖體時，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扶她一把。她悄悄地靠牆走，我不敢伸手幫她。



七月三日

一、我們有一個朋友去世了*，葛尼爾醫生在德蘭面前談到亡者的病況；亡者有一個他無法精確界定的腫瘤。從醫學的觀點葛尼爾醫生對這個案十分感興趣，他說：「真可惜我不能解剖屍體。」

稍後她說：

「唉！從這方面來講，我們在今世對待別人是多麼冷漠啊！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他的母親或姊妹身上，他還會這樣說嗎？我多想離開這可悲的世界啊！」

*珍妮·瑪利·蕭律莫（Jeanne-Marie Primois）。



二、我在犯了一個錯誤後，向她吐露我的難過和沮喪。她說：

「妳不像我那樣，當我犯錯難過時，我很清楚地知道這難過

是我不忠實的後果；但是妳相信我還會停留在那種情況中嗎？噢！不，我才不這麼傻呢！我會趕緊向天主說：『我的天主，這種難過的感覺已經懲罰了我；但是我要把它呈獻給妳，就像呈獻給妳一項妳出於愛而送給我的考驗一般。我為我的罪而難過，但我很高興把這痛苦呈獻給妳。』」



三、我問她說：「妳怎能甘願帶著這永不停止的相反信德的考驗而死呢？」

「噢！我很相信這位賊！然而我的困難是：我不相信有天堂。這是多麼奇怪、多麼矛盾啊！」



四、牛奶使她不舒服，而此時除了牛奶外，她無法進其他食物。葛尼爾醫生指定一種只有在藥房才能找得到的濃縮牛奶，叫做「母乳化牛奶」。因各種不同的理由，這種處方引起她許多痛苦；當她看到牛奶送來時，就流出熱淚。

下午，她覺得必須有所突破，於是以一種難過但溫柔的神情對我們說：

「我需要一些靈魂上的食糧，讀一位聖人的傳記給我聽吧！」

「妳要聽聖方濟的傳記嗎？當他談到小鳥時，可以分散妳的注意力。」

「不，不是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而是為看一些謙遜的榜

樣。」



五、我說：「當妳死時，人們將把一枝棕櫚放在妳的手中。」

「好的，但是當我願意時，我要放掉手中的棕櫚枝，而把滿手的恩寵慷慨地送給我的好母親。我應該做每一件使自己喜悅的事。」



六、傍晚時分。

「甚至連聖人們也離棄我了！誦讀日課時，我求聖安東尼讓我找回我所遺失的手帕。妳想他回應我了嗎？他沒理會這件事！不過，沒有關係；我告訴他我仍然一樣愛他。」



七、「誦讀日課時，我看到星星閃爍，然後就聽到了誦唸的聲音，這使我很快樂。」

她斗室的窗子開著。



七月四日

一、「天主幫助了我，在牛奶這件事上，我已克服了我的痛苦。」

二、傍晚時分。

「吾主在極大的痛苦中死於十字架上，這正是死於愛情的最美境界。我們往往只看到吾主之死；卻沒有注意到聖母同樣死於愛情。死於愛情，絕不等同於死在狂喜激情中。我坦白告訴妳，這似乎正是我所體驗的。」



三、我說：「唉！我感覺到妳會受苦！」

「那有什麼要緊，受苦會有極限的，而我相信天主絕不會遺棄我。」



四、「我非常感謝亞歷克斯神父，他使我獲益很多；畢松神父太把我當作小孩；然而，因為他告訴我，我未曾犯過一個大罪，他也使我獲益很多*。」

*參閱《回憶錄》第一八九至一九〇頁。畢松神父，（參閱〈人物誌〉37）。



七月五日

一、我和她談到我的弱點，她說：

「我也有弱點，但是我以它們為樂。我也不能常常超脫今世

的一切事物；例如，我會為了說出傻話或做了蠢事而苦惱，然而，我會回到自己內心說，啊！我仍然和以前一樣！我心平氣和地這麼說，沒有悶悶不樂！體會到自己的軟弱和渺小，是多麼好啊！」

☪

二、「我的好母親，請不要因為看到我生病而難過，妳看，天主讓我多麼快樂。我總是喜樂又滿足。」

☪

三、她注視著一張畫著吾主和兩個小孩的图片，畫中較小的孩子爬在祂的膝上，另外一個站在吾主的腳邊親祂的手。

「我就是這個小的，爬在主的膝上，抬著小頭，一點也不怕地撫摸著耶穌。我不喜歡另一個，他的舉止像大人；他聽了人們的教導，曉得必須對耶穌畢恭畢敬。」

☪

七月六日

一、她剛咳了一些血；我說：「妳就要離我們而去了嗎？」

「不！神父*對我說：『離開妳的姊妹們為妳是一個很大的犧牲。』我回答：『可是，神父，我發現我並沒有離開她們；相反地，去世後我會更接近她們。』」

*指尤夫神父。



二、「我認為我對自己的死亡必須有耐心，正如我對自己一生中其他幾件大事必須有耐心一樣，妳瞧，我年輕進加爾默羅會時，當一切都決定了以後，還得等三個月；還有穿會衣、發願，每次都需要等待。好吧！我的死也一樣；它會很快來臨，但我還是得等待。」



三、「當我在天堂時，我要跑向天主，就像站在會客室鐵格窗前的麗沙修女（參閱〈人物誌〉30）的小姪女一樣。當她說完她的賀詞後屈膝行禮，並舉起雙臂說：『祝我所愛的每一位幸福。』」

「天主會對我說：『我的小女孩，妳要什麼？』我會回答：『祝我所愛的每一位幸福。』在所有的聖人前，我也會這樣做。」

我對她說：「妳今天很快樂；我覺得妳已經看到賊了。」

「是的，每當我的病加重時，我就又看到祂了。即使我沒有看到祂，我還是這麼愛祂，以至於我總是滿意祂所做的。相反地，如果祂沒有來把我偷走，我仍一樣地愛祂。當祂誤導我時，我仍想盡辦法恭維祂，讓祂拿我沒辦法。」

四、「我讀到一段有關《師主篇》的很美的反省*，雖然這是雷孟耐斯神父（Father de Lamennais）的思想，但仍然很美。」（她和我們都相信，這位雷孟耐斯神父去世時並未悔改。）「雖然吾主在橄欖園時，享有聖三的全部光榮，但是祂的極端痛苦並未因此而有所減少。這是個奧秘，我確信我領悟到了一些，因為我親身經驗到此。」

*指《師主篇》卷二，九章。



五、我在微笑聖母*前點了一盞燈，祈求讓德蘭停止咯血。

「妳不為我的即將去世而欣喜！為我來說，要使自己欣喜，必須不斷地咯血！不過，今天已停止了。」

*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三日，德蘭重病時看到這尊聖母像的微笑而被治癒。請參閱《回憶錄》第七十五頁。



六、晚上八點十五分，我把她們忘了拿給她的燈送上樓給她，還為她做了一點其他的小事。她很感動地說：

「妳總是這樣對待我……我無法表達對妳的感激。」

她擦著眼淚說：

「我哭，是因為想到妳自幼至今為我所做的一切事而太感動了。啊！我欠妳太多了。當我到天堂時，我要把真相告訴所有的

聖人們：你們在我身上所欣賞到的，都是我的好母親所賜予的。」

☩

七、「最後審判何時會來？噢！我希望就在此刻！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

八、「我做了許多小犧牲。」

☩

七月七日

一、再度咯血之後，她說：

「寶寶很快就要去看天主了。」

我問她：「看到死亡如此迫近，妳現在會害怕嗎？」

「喔！越來越不怕了！」

「妳怕賊嗎？祂現在正在門口。」

「不，祂不在門口，祂已經進來了！好母親！妳說什麼！我怕賊！我怎會怕我如此深愛的一位呢！」

☩

二、我要她再次述說「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之後所發生的事。她先說：

「好母親，那一天我就告訴妳了，可是妳沒有注意。」

這是真的；當時我給她的印象是，我不重視她所說的話。

「正開始拜苦路時；突然，我被一種無法形容的極強烈的對天主之愛所攫取，我只能說，我覺得自己彷彿完全被投入火中一段。啊！多麼地熾熱、多麼地甜蜜！我被愛火焚燒，我覺得若再持續一分鐘、一秒鐘，我就會因承受不了這熱情而死。於是我了解聖人們所說的他們時常經驗到的那些狀況。至於我，我只經驗過這一次，並且是在一瞬間，之後，很快地我又回復到慣常的枯乾狀態中。」

稍後她又說：

「十四歲時，我也曾經歷過愛的侵襲。噢！那時我多麼愛天主啊！但是，那和「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之後的狀況完全不同，那還不是真正焚燒我的火燄。」

*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請參閱《回憶錄》第二三〇至二三一頁。



三、「約伯所說的：『即使祂殺我，我仍然信賴祂*』這句話從童年時就吸引了我。但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我才達到這種信賴的程度。現在，我達到了；是天主把我安放在這裡的。祂把我抱起來，安放在這裡……」

*約十三 15。

四、我要求她對葛尼爾醫生說些有益和友善的話。

「喔！好母親，這不是我的小作風。隨葛尼爾醫生怎麼想吧！我只愛純樸，我憎惡『裝假』。我相信如果照妳所希望的來做，對我只有壞處。」

☞

五、「他終於看出我病得不輕。我絕不會忘記今天早上，當我咳出血來時的情景*；葛尼爾醫生滿臉迷惑的表情。」

*請參閱下冊，〈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七月八日、九日及十日。

☞

六、「看哪！天主為了妳的緣故，如此溫柔地待我。不再用灼泡療法，改用溫和的治療。我雖然在痛苦中，但是還沒有到讓我哭喊的地步。」

過了一會兒，她帶著頑皮的表情說：

「雖然祂的確給了我們那些足以讓我們哭喊的考驗……但我們卻沒有哭喊。」

她提到我們全家的大考驗*。至於「溫和的治療」，並沒有持續多久，而她的痛苦是極大的。

*指馬爾定先生的病。

七、「我就像一隻可憐的『小灰狼』，牠真想返回森林，但卻被迫住在屋子裡。」

在「小叢林」時，我們的父親常稱呼她為「我的小灰狼」。



八、「我剛剛看到一隻小麻雀在花園牆上耐心地等待雙親；偶爾牠輕輕地啾叫，呼喚牠的爸媽回來喂牠一口食物。我想我就像這隻小鳥一樣。」



九、我告訴她我喜歡被稱讚，她說：

「當我在天上時，我不會忘記這事。」



七月八日

一、她的病情嚴重到要為她安排終傅聖事。今天人們把她從她的斗室抬到樓下的病房；她站不起來，所以不得不用抬的。當她還在斗室時，得知大家考慮要為她傅油，便愉快地說：

「我好像在作夢！畢竟，他們不是傻子。」

她指的是神師尤夫和葛尼爾醫生。

「我只怕一件事：狀況會有所改變。」

二、她願意和我一起，找出自己在感官方面所可能犯的罪，以便在領受終傅前認罪懺悔。當我們省察到嗅覺方面時，她說：

「我記得在最後一次從阿郎松到里修的旅程中，狄芬太太（Mme. Tifenne）*送我一瓶香水，我用了，而且是高興地用。」

*我們家的一個朋友。

→

三、我們都搶著跟她說話，她說：

「那麼多人有話說啊！」

→

四、她滿溢喜樂，並且要把這喜樂通傳給我們：

「當我在天堂時，如果不能和妳們在地上玩些小遊戲，我會跑到一個小角落哭泣。」

→

五、她對我說：

「妳有一個長鼻子，以後它會好好伺候妳*。」

*依擲斯姆姆說明道：「爸爸有時這樣說，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

六、她端詳自己瘦弱的雙手說：

「已經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這正合我意。」

☞

七、「我要告訴你一些事：不久，我便是一個『垂死的人』……這讓我想起攀爬奪彩竿；我不只一次從竿上往下滑；後來，突然間，我驚見自己已爬到了竿頂！」

☞

八、「我寧願遺骨腐朽，而不要像波隆納的聖女加大利納（St. Catherine of Bologna）那樣被保存不腐。我知道只有聖克利斯畢諾（St. Crispino）曾尊嚴地走出墳墓。」

這位聖女的遺體至今仍奇妙地被保存在羅馬的方濟會院裡。

☞

九、她自言自語道：

「瀕臨死亡的情況倒真是一回事！……然而，這又有什麼！我有幾次也被人罵得瀕臨死亡……」

☞

十、我不記得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她被誤解了，她神情嚴肅而溫和地說：

「聖母把一切默存在她『小小的』心中*……我學聖母的榜樣，誰能說我不對……」

*路二 19，51。



十一、「小天使們非常快樂地和我開些小玩笑。他們想辦法把那為我指出即將來臨的終點的亮光藏起來了。」

我問她：「他們把聖母也藏起來了嗎？」

「不，童貞聖母絕不會對我躲藏起來，因為我是那樣愛她。」



十二、「我非常渴望領受臨終聖事；如果她們以後要嘲笑我，就隨她們吧！」

她的意思是說，如果她的健康恢復了，有些修女會嘲笑她，因為她們不認為她有死亡的危險。



十三、「當我面見天主時，我一定會哭！不，在天堂不能哭。可以的，因為經上說：『祂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

*默廿一 4。



十四、「我要把天主所賜給我的喜樂小果實獻給妳。」

「在天堂上，我要為那些恩待我的人求得許多恩寵。至於

妳，我的好母親，我要為妳求得一切恩寵；多到讓妳享用不完。」

❧

十五、「但願妳曉得天主將以何等慈愛對待我！但是，如果祂對我有一點點不是那麼溫存，我仍然覺得祂是慈愛的……如果我要到煉獄去，我會很滿足，我會像那三個在火窯中的希伯來人*般，在烈火燄中走來走去唱著愛的頌歌。如果我去煉獄，我就能拯救那裡的靈魂，並且代替他們受苦；啊！我將多麼快樂呀！那時我能行善，我能拯救被囚者。」

*達三 51。

❧

十六、她警告我說，以後有很多年輕的神父在知道她被指定為兩位傳教士*靈性上的姊妹後，會向加爾默羅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她告訴我；這會有很大的危險：

「任何一位修女都能寫出我所寫的，並接受一樣的稱讚、一樣的信賴。唯有藉著祈禱和犧牲我們才能對教會有所助益。應該少通信；對某些很想做此事的修女，絕不該許可她們和人通信。這些修女自以為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事實上她們傷害了自己，而且很可能落入魔鬼的陷阱中。」

她進一步強調說：

「母親，我剛才所說的非常重要；求妳在日後不要忘記。在

加爾默羅會，為了救贖人靈，我們絕不能製造任何假鈔……我們寫出去的華麗詞句和收回來的美妙言語，經常是假鈔的交易。」

*莫里斯·貝里頁神父（參閱〈人物誌〉5）和陸朗神父。



十七、有人送給加爾默羅會院一些美麗的人造花，花兒就放在巴黎「綺娜商店」（Maison Gennin）的幾個處理得很好的長方形木盒子裡。

她想逗我們笑，便說：

「最好是把我放在一個小小的『綺娜』盒子裡，別放在棺材裡。」



十八、「……受些苦對我們有益；能促使我們更守規矩、更有愛德。」



七月九日

一、她不希望悲傷圍繞著她及舅舅一家。

「我希望他們在拉謬斯過得非常愉悅。我整天都心神愉悅。」

我說：「這種『心神愉悅』可不是非常快樂的。」

「可是我卻從中找到了許多快樂。」

~

二、「珍尼微修女需要我……無論如何，我會回來。」

~

三、修院監護神父*來訪後，我說她要求領終傳不得其法，並說她在接受探訪時一點也顯不出有病的樣子。她說：

「我不懂這一套。」

*莫巴斯神父，參閱〈人物誌〉35。

~

四、「我真願離去！……」

~

五、我說：「妳也許會死在七月十六日加爾默羅聖母瞻禮，或是八月六日聖容瞻禮*！」

「妳想吃多少『棗子**』，就吃吧！我再也不吃了……我被這些『日子』愚弄得夠了。」

*耶穌依搦斯姆姆在一八九三到一八九六年院長任內，恢復了敬禮「耶穌聖容」的習俗。

**譯者註：法文的棗子（datte）與日子（date）發音相同。德蘭在此玩弄文字。



六、「為什麼我應該比別人更不害怕死亡？我不會像聖伯鐸那樣說：『我絕不會否認祢*。』」

*瑪廿六 35。



七、我們談到「神聖的貧窮」（sainte pauvreté）。她說：

「『一位名叫貧窮的聖女』（Sainte Pauvreté）！多可笑啊！居然有一位不能進天堂的聖女！」

*譯者註：按法文，名詞有陰性及陽性之分。「貧窮」是陰性，「神聖的貧窮」亦可理解為「一位名叫貧窮的聖女」。德蘭在此玩弄文字，把「神聖的貧窮」意思轉為「一位名叫貧窮的聖女」，並說居然有一位聖女不能進天堂，因為在天堂上一切都是圓滿、美好的，根本找不到「貧窮」。



八、我有些煩惱，她對我說：

「我的愛應當能安慰妳吧！」

她對在場的人說：

「我要為我的好母親安排一切。」

傍晚，她單獨對我說：

「噢！我並沒有弄錯；我非常清楚妳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愛……」

☞

九、我們在病房捉到一隻老鼠。她就故意小題大作地要我們把那隻受傷的老鼠帶給她，讓她把牠放在身邊，好讓醫生檢查、檢查。我們笑得很開心，她很高興能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

七月十日

一、「小孩子們，不會下地獄的。」

☞

二、我說：「妳所寫的*很可能有一天會到教宗那裡去呢！」

她笑著說：

「從現在直到永遠！」

*指《回憶錄》。

☞

三、她以孩子般的樣子給我看一張聖母為嬰孩耶穌餵奶的圖畫，

並說：

「只有這才是好奶*，妳一定要告訴葛尼爾醫生。」

*德蘭正在接受某種療法，她得飲用一種令她難以忍受的「母乳化牛奶」。

☞

四、星期六半夜，在咳血後，她說：

「這賊讓自己的媽媽也當賊……她半夜來強迫賊現身；若賊還不願來，她就單獨前來。」

☞

五、「當賊要我時，人們不能讓我多活一分鐘。」

☞

六、她單獨對我說：

「妳為那些不值得操心的事情過份地操心。」

☞

七、她帶著微笑對我說：

「……當妳做某些像這樣的事時，很糟的是，妳過於擔心事情的發展……」

八、「妳像一隻從未在人群中待過的畏怯小鳥，總怕被人捉住。我呢，我從不怕任何人，而且我總是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甚至從人的腿中疾速穿過……」



九、下午三點鐘，在親吻了握在手中的十字苦架以後*，她做出像要拔去茨冠和釘子的動作。

*這是加爾默羅會當時的習慣，在下午三點鐘敲鐘紀念基督的死亡，那時每一位修女親吻自己的十字苦架。



十、回顧她發生意外*的那夜，她注視著那掛在她床簾上的聖母像，以一種可愛的神態說：

「聖母本來不是賊……但自從她有了這個兒子後，這兒子就教她手法……」

停頓了一會兒，她又說：

「不過，孩童耶穌還太小，祂還不會有這些念頭。……當祂在母親懷中時，根本不會想到偷竊……不，祂已經想到了！祂曉得要來偷我了。」

「在妳幾歲的時候呢？」

「二十四歲時。」

*指德蘭的咯血。

十一、我們談到死亡，以及死亡那一刻所經常發生的容貌的扭曲。她說：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別難過，因為在這之後，除了微笑外，我不會有別的。」

珍尼薇修女注視著一個洗禮盒的蓋子，上面有個美麗的頭像，她說她可以模仿那頭像來畫天使的頭。我們的小德蘭很想看一看這頭像，但是沒有人想到要拿給她看，而她也沒有要求。我後來才知道這事。



十二、「妳離世後，當我看到妳斗室的窗戶時，我不曉得會怎麼想？我的心情會很沉重。」

「喔！妳應該想我很快樂，我在那裡奮鬥並受了許多苦……我很高興在那裡去世。」



十三、誦讀日課時，一些想法進入她的腦中，說她的病並不嚴重，是醫生診斷錯誤了。她把這些考驗告訴我，並且說：

「如果我的靈魂先前沒有充滿對天主旨意的信賴，如果我的靈魂不能不被今世這些交迭得如此快速的喜樂和悲傷所淹沒，那麼這將是一個難以承受的痛苦。然而，這些變化只觸及我靈魂的表面……雖然如此，這也是很大的考驗啊！」

十四、「我相信不是童貞聖母對我開這些玩笑！……是天主強迫她如此做的！……天主要她如此考驗我，好使我進一步向祂證實我對祂的委順與愛。」



十五、她單獨對我說：

「妳總是在旁邊安慰我……妳使我最後的日子充滿了甜蜜。」



七月十一日

一、她背誦整段詩節：

「天主子既願祂的母親
忍受黑夜，和內心的悲苦；
那麼，在今世受苦是有益的*！……」

「妳沒有再看到她，沒再看到那位賊了嗎？」

「有，我看到她了！妳不了解！她是完全自由的，她可以不偷走我的……，啊！『我向右觀察細看，沒有一個熟悉我的人**』。只有天主了解我。」

*德蘭的詩：〈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詠一四二5。

二、誦讀日課時。

她對我說到她往日的祈禱；在夏日黃昏的靜默時段，她經驗到了什麼是「心靈的飛越*」。她也對我提及她於一八八九年七月在瑪麗德蓮洞窟**裡所接受的另一次這類恩寵，隨這恩寵而來的，是好幾天的「心靈寂靜」。

「……猶如一層紗將此世的一切為我覆蓋起來……我完全隱藏在聖母的頭紗下了。這段時間我負責管理餐廳；回想那時，我做事，但好像我又沒有在做；這就像有人借給我一個身體一樣。我整整一星期在那種情況之中。」

*參閱聖女大德蘭著，《七寶樓台》，第六樓台第五章。

**是修院花園裡的一個人工小山洞。

***參閱聖女大德蘭著，《全德之路》第三十二章。



三、我和她談到她的自傳手稿，也談到這手稿將帶給人靈的益處。

「……人們將會明白一切都來自天主；而我由此將受的光榮並非屬於我，而是天主白白的賞賜。每個人都會看清楚這點的……」



四、她對我說到「諸聖相通功」，並且對我解說一個人的善功如何成為另一人的：

「……就如一個母親以她的孩子們為傲，同樣，我們也相互為傲，沒有一點嫉妒。」



五、「啊！我的一生何其短促！對我而言，人生似乎總是非常短暫。我的童年歲月彷彿是昨天的事！」



六、「有人可能會想：因為我沒有犯罪*，所以我對天主有如此大的信賴。母親，真的要告訴他們，如果我犯過所有可能的罪，我仍然懷著相同的信賴；我覺得這許許多的罪加起來也不過是投入熾熱火燄中的一滴水罷了。妳只要講那位悔改後死於愛中的罪婦的故事，人靈就會立刻了解的；這是一個我願意提及的如此震撼人心的例子。這些事很難以言詞來表達**。」

*參閱《回憶錄》第一八九至一九〇頁。

**《最後的話》作了以下補充：

以下是她講給我聽的：

「這是《曠野教父史》中所敘述的。一位教父歸化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罪婦，她罪惡的生活為地方上的居民所不恥。那個可憐的罪婦為恩寵所感動，跟隨聖人前往曠野行嚴格的補贖。行程的第一夜，在還沒走到退隱的地點前，她就因強烈的懺悔之情而死去。在那一刻，聖人看到她的靈魂被天使們帶到了天主的懷中。這是一個我願意提及的如此震撼人心的例子。這些事很難以言詞來表達。」

七、黃昏時，她背誦以下詩句，我想這些詩句大概是出自〈年輕的肺癆病人〉這首詩。她神情可愛之至地吟哦著：

「……時日消逝，我也即將離世，
親愛的，永別了，我不再復返；
你——愛我的、美麗護守天使，
請將你那愛的柔美目光，投向我。
當你看到枯葉飄落、飄落時，
若你愛我，請為我祈禱。」



八、「……我的靈魂在極大的平安中……我的小舟又揚帆了。我知道我將不復返，但只要天主願意，我甘心繼續再接受數月病痛。」



九、「天主多麼寵愛妳呀！妳對此殊恩作何感想？」

「我想的是『天主聖神的風隨意吹*。』」

*若三 8。



七月十二日

一、她告訴我說，從前瑪利·龔撒格姆姆的家人曾突然來訪，要

睡在外務修女的住處，她為此得預備燈具；這事讓她經驗到內心強烈的掙扎。這掙扎是如此地激烈，以致反抗權威的想法鑽進她心中；她必須堅決地懇求天主來協助她，才不會向那些想法屈服。在這同時，她仍然專心做人家要求她做的一切事。那是在晚上守靜默時發生的，當時她是修院的門房，而聖拉法爾修女（參閱〈人物誌〉42）是她的主管：

「為克服自我，我想像自己是在為聖母和孩童耶穌備燈；於是我懷著難以置信的細心來做，不讓燈具留下絲毫燈灰。漸漸地，我感覺到一種很深的平靜和甘甜。誦讀日課的時間到了，我雖不能立即前往，但我的心境極安寧，我接受了很大的恩賜，以至於如果聖拉法爾修女過來對我說，我弄錯了燈，我得去準備另一盞，我也會快樂地服從她。從那天起，我下定決心絕不去想那些我奉命去做的事，是否對我有益。」



二、聖體瑪利修女說我是值得被讚賞的，對這事聖德蘭的反應是：

「值得被讚賞的母親！喔！不，倒不如說妳是值得被愛的母親，因為愛比讚賞更有價值。」



三、她對瑪利·龔撒格姆姆說：

「我雙手空空。我所有的一切，我所立的功勞，都是為了教會和人靈。如果活到八十歲，我仍然和現在一樣貧窮。」

七月十三日

一、「看來，我在天堂時必須要看守果實，但是妳不可以捕殺鳥兒，否則別人也不會賙濟妳。」

她向著孩童耶穌的畫像溫柔地揮動手臂，說：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的！」

☞

二、「天主將在天堂上實現我的願望，因為在今世我從未按自己的意願而行。」

☞

三、「妳將從天堂上俯視我們嗎？」

「不，我會下來！」

☞

四、夜間，她寫了一首有關聖體的小詩。她對我說：

「妳知道的*……」

關於這件事，她說：

「相當意外地；我很輕易就寫了這首詩。我以為我再也不會寫詩了。」

*在列真福品和聖品的程序中，依孺斯姆姆陳述：「七月十二日晚上，

她為準備領聖體做了以下這首詩：

祢知道我極其渺小，
卻毫不猶疑地屈就於我！
請駕臨我心，噢！我所愛的潔白聖體，
請駕臨我心，因為我心渴望祢！
啊！我期待祢仁慈地讓我
在領受這恩惠後死於愛情。
耶穌！請俯聽我溫柔的呼聲。
請駕臨我心！」



五、「我不說：『雖然加爾默羅會院的生活是辛苦的，但在那裡去世卻是甘甜的。』我要說：『加爾默羅會院的生活是甘甜的，而在那裡去世更加甘甜。』」



六、醫生發現她比平常好些，於是按按她那痛得很厲害的肋旁。
她說：

「是呀，是呀，是比平常好了很多！……」



七、雖然她神情愉快，但我覺得她的心似乎很悲傷，就說：

「妳為了我們裝出愉快的神情，並且說些開心的事，對嗎？」

「我從不裝假。」

八、我們給她喝補酒。她說：

「我不要任何地上的酒；我只要飲我父王國裡的新酒*。」

*瑪二十六 29。

☩

九、「從前，當珍妮微修女*來探視我時，我不能在半個小時內說完我所要說的一切。在那個星期中，每當我有了一個想法，或者想到上次忘了告訴她的事時，我就祈求天主讓她曉得，並且也讓她了解我的想法。而在下一次探訪時，她對我所說的正是我祈求天主讓她知道的。」

「……起先，當她很痛苦而我不能安慰她時，我會心情很沈重地走開，但是很快地我就領悟到，不是我能夠安慰任何人；於是當她很難過地離去時，我就不再煩惱了。我求天主彌補我的無能，而我感覺到祂應允了我。在下一次的探訪中，我確定了這一點。從那時起，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我不是有意地得罪別人，我就祈求天主來彌補，之後，我也就不再為此而苦惱了。」

*那時瑟琳尚未入會，她正照料病中的父親。

☩

十、「我求妳向天主行一個愛的動作，並向所有的聖人呼求；他們都是我天上的『小』親戚。」

十一、「……我希望人們為我贖回三個小野孩子；一個叫小瑪利·路易·馬爾定，一個叫小瑪利·戴奧法；另外一個是女孩，介在他們兩人中間，名叫瑪利·則濟利亞。」

停頓一下，又說：

「再加一個小瑪利·德蘭。」

她寧願這樣做，而不要人們在她死後為她花錢買花。

✎

十二、她又談到了諸聖共融。

「和貞女在一起，我們將和貞女一樣；和聖師在一起，將和聖師一樣；和殉道者在一起，將和殉道者一樣。因為所有的聖人都是我們的親人；但是跟隨神嬰小道的人將永保孩童的魅力。」

她對我闡述這樣的思想。

✎

十三、「從小，天主就讓我深深感到，我會在年輕時死去。」

✎

十四、她溫柔地看著我說：

「妳的臉色怎麼了！……妳一直這樣……我將來會認出妳的，不用怕！」

✎

十五、「天主總是讓我渴望那些祂願意賜給我的。」

十六、她對我們三個人說：

「別以為我在天堂時，會讓成熟的李子掉進妳們的嘴裡……此非我所有，亦非我所願。妳們可能會有一些大考驗，但是我一定會把光照送給妳們，這些光照將使妳們欣賞並且喜愛這些考驗。妳們會像我一樣不得不說：『主啊！祢以祢的化工使我們充滿喜樂*。』」

*詠九二5。



十七、「不要以為我對死亡感到快活，好像我從前要去杜城（Trouville）或阿郎松度一個月的假那樣興高采烈；我真的已不知道快活是什麼了。我不期待什麼慶節；這對我沒有吸引力。我也不大能想到天堂的幸福；只有一種期望使我心動，那就是我將要接受的及我所能給予的愛。於是，我想到身後所要做的一切善事：讓小孩子們受洗，幫助神父、傳教士及整個教會。」

「但是，首先要安慰的是我的好姊姊們。」

「今天黃昏，我聽到從遠處傳來的音樂，我想很快我就要聽到無比美妙的樂曲了，但是這喜樂的感覺卻轉眼就消逝了。」



十八、我要求她說出入加爾默羅會以來所做的各種工作。

「剛進來時，我被安置在亞麻布室，和副院長——天使瑪利修女（參閱〈人物誌〉28）一起工作；此外，還打掃樓梯和寢

室。」

「回顧那時，我簡直難以開口向初學導師請求在餐廳做補贖，但我一直未向自己的這反感屈服；從亞麻布室的窗戶可以望見庭院的十字苦像，似乎是那苦像向我要求做這犧牲。」

「那時每天下午四點半我去花園除草；這事使院長姆姆很不滿意。」

「領受會衣後，我就被派去管理餐廳，一直到十八歲；我打掃並準備水和啤酒。在一八九一年的四十小時敬禮中*，我被派到更衣所和聖達尼老修女（參閱〈人物誌〉43）一起工作。從下一年的六月**起，我有兩個月沒有任務；這段期間，我為小聖堂的天使塗上顏料，並伴隨總務修女***。這兩個月以後，我被派到遞物轉櫃處，和聖拉法爾修女一起工作，同時負責管理顏料。這兩項工作我一直做到一八九六年的選舉，接著，你知道在什麼情況下，我要求到亞麻布室幫助聖若瑟瑪利修女……」

然後她告訴我說，別人嫌她動作慢，認為她不盡職，而我聽信這話。事實上，我們兩人一起回想，我曾為了一條餐廳的桌布在她的籃子裡放了很久還沒修補，而嚴厲地責備她。我責備她漫不經心，而我錯了，因為她真的沒有時間修補。那次，她一點也沒有為自己辯解，但她因看到我很不高興而哭得很厲害……這事怎麼會發生呢！！！

她還告訴我說，當她和我一起到餐廳工作時（當時我是她的主管），她感到很痛苦；因為她未得到允許，此外還有一些別的理由，使她不能像從前那樣對我說些有關她自己的瑣碎小事。

她補充說：

「妳已經到不了解我的地步了。」

她又對我說，為了要清除樓梯下面聖亞歷克斯凹室中的蜘蛛網她做了極大的奮鬥（她怕蜘蛛），她還提及其他許多細節以向我證明她一向如何在各樣事上忠於職守，而無人知道她在這些方面所遭受的痛苦。

*聖灰禮儀星期三的前三天。

**事實上是一八九三年六月。

參閱第四十七頁，四月六日註解。

→

七月十四日

一、「從前我讀到以色列人如何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他們一手工作，一手持劍*。這也是我們必須做的：絕不可完全埋首於工作……」

*厄下四 11。

→

二、「如果我是富有的，看到窮人挨餓時，我不可能不立刻把我的財物給他。同樣，當我得到精神財富時，想到此刻有些靈魂正處在迷失和墮入地獄的危險中，我也會把我所有的給他們；而我發現我還沒有找到片刻的時間能說：現在我要為自己工作了。」

三、她以一種屬天的神情和聲調，朗誦她的詩作〈耶穌吾愛，請祢記憶！〉中的一小節；是這樣開始的：

「請祢記憶，祢的聖意
是我的安息，
是我唯一的福樂。」

❧

四、「如果真的為愛情而死，不在乎有人看出！」

❧

五、「天主所賜給我的，總是令我喜悅；如果祂讓我有選擇，我還是選同樣的，就算我所選的這些為我看來好像沒有別人所擁有的那麼美好。」

❧

六、「啊！我看到那些讚美院長的話具有多大的毒害呀！人靈必須棄絕一切並超越自己，方能免受其害！」

❧

七、醫生在這次探視中給了我們一點新希望，但她對此並不感到痛苦。她對我們說：

「我現在已經習慣聽這樣的話了！長期生病又有何妨！但是為了不讓妳們焦慮，我希望生命快些結束。」

八、「啊！我好愛妳，我的好母親！」

☩

九、「我的心充滿天主的旨意，當人在它的上面倒東西時，所倒之物不能滲入其內；這倒入的無用之物一下子就滑開了，正如油和水不能混合一樣。我的心常在一種很深的平安中，沒有什麼可以擾亂它的。」

☩

十、她看著自己消瘦的雙手說：

「啊！看到自己日益損毀，我真喜樂！」

☩

七月十五日

一、我說：「或許妳明天（加爾默羅聖母瞻禮）領了聖體之後會死。」

「喔！那不像我的小道。難道我要為了死亡而離開小道嗎？對我來說，領了聖體才死，太美了；小靈魂不能模仿。」

「我只希望明天早上不發生意外*！但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例如，我不能領聖體；天主不得不回去。妳了解嗎？」

*指咯血。

二、她對我提到真福戴奧法·偉納，說他在死前沒能領聖體；說著，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三、我們已為她明天領聖體之事做好準備了。斐洛美修女（參閱〈人物誌〉32）的姪子*要來修院舉行首祭，之後為她送聖體。我們看到她比平時病得重，生怕她在半夜之後會咯血，所以要求她祈禱，以免發生任何意外而阻擋了我們的計畫。她回答說：

「妳們很清楚我不能為自己這樣求，但是妳們可以為我求……今晚，為了使姊姊們高興，並且不讓修女們失望，我還是祈求天主賜予這個恩惠；但是我在心裡對祂說了完全相反的話，我對祂說只管做祂所想做的。」

*指保祿·杜德神父，參閱〈人物誌〉46。



四、看到我們在裝飾病房，她說：

「喔！為使諸事就緒，人們真是費盡心力！世上的慶日多美好呀！早上，我們把美麗的白衣拿給初領聖體的小女孩們，所有必須做的就是為她們把衣服穿上而已；人們為她們所受的苦，她們不會曉得的，她們所有的，就是喜樂。但當我們長大後，情況就不一樣了。」

五、她告訴我以下這件事，對這事的回憶為她有如一個大恩寵。

「聖體瑪利修女要為遊行的隊伍點燃蠟燭，她沒有火柴，看到聖龕前有一燃著的小燈火，就走過去。哎呀！燈火半燃半滅的，焦黑的燈蕊上閃爍著微弱的火花。她以這微弱的燈火點燃了自己的蠟燭，然後用這支蠟燭點亮全修院每人的蠟燭。是這盞半熄的小燈火產生了這些美麗的火燄；然後，這些美麗的火燄再產生數不盡的其他火燄，它們甚至能燎燒整個世界。無論如何，這微弱的小燈火永遠是那燎燒世界之火的根源。那些美麗的火燄若知道這一切的話，豈能自誇說是它們造成了這大火？因為它們自己是由這小燈火所引燃的……」

「諸聖相通功也是如此。我們往往不知道，我們所接受到的恩寵和光照歸功於某一個隱匿的靈魂；因為天主願意聖人們藉著祈禱，彼此分享恩寵，為的是到了天堂上，彼此能分享一個更大的愛，而這愛遠超過世上最完美的家庭之愛。我曾多少次想到，我所領受的一切恩寵，是某一個靈魂在天主前為我求來的，而我只有到了天堂上才會認識這個人。」

「是的，一點小火花可以在整個教會中產生道道大光芒——聖師和殉道者們，這道道大光芒在天堂上可能遠遠超過這小小的火花，但誰能想得到他們的榮耀何嘗不會成為這小小火花的榮耀呢？……」

「在天堂上，我們將不會遇到冷淡的眼光，因為所有的被選者都會意識到，在那為他們贏得榮冠的恩寵上，他們是互相虧欠的。」

這次的談話太長了，我不能夠全部記下，或逐字記載。

七月十六日

一、我說：「我怕妳要遭受很多痛苦才會去世……」

「為何妳事先就害怕呢？至少也要等到事情發生時再擔憂。妳看，當我一想到迫害和屠殺會如人們所預告的那樣來臨，而也許有人會挖出妳的眼睛時，我就開始焦慮不安了！」

~*~

二、「過去我做了一個完全的犧牲，與瑟琳分離*；但是我不能說我不再希望她來這裡。夏季，誦讀日課前的靜默時刻，我常坐在陽台上自忖道：啊！如果我的瑟琳就坐在我身旁，那該有多好！不！世上不會有這麼大的幸福的！」

「為我，這似乎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然而，我嚮往這幸福，並非出於私愛；而是為了她的靈魂，為了讓她能步上我們的道路……當我看到她入會，不但入會，而且被交給我，完全由我來教導她一切事，那時我看到天主所做的遠超過我所希望的，我領悟到祂對我的愛是多麼地浩瀚……」

「……所以，好母親，如果一個難以表白的願望，都能以這樣的方式來滿全，那麼我常常向天主訴說的那些宏願是不可能不被滿全的。」

*請參閱《回憶錄》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頁。

三、她以深信不疑的神情，重複讀著波博神父（Father Bourb）
《小花朵》一書中的敘述：

「後世的聖人將超過初期的聖人，如同雲杉超出其他的樹木。」



四、「只有妳一人知曉我這小靈魂的一切角落*……」

*一九四〇年八月廿八日，耶穌依搦斯姆姆在她的《黃本子》後面加了以下的註：

重要註記：

當我那神聖的小妹妹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六日對我說：「只有妳知曉我這小靈魂的一切角落……」時，我確定她沒有排除聖心瑪利修女和聖容珍尼微修女對她也有同樣完全的了解。因著聖心瑪利修女，德蘭享見聖母的微笑；是她為德蘭準備初領聖體；也是藉著她，我們才能擁有她的這位代女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七日對她的美妙的回應——《回憶錄》第二部分。聖容珍尼微修女，她的瑟琳，她溫柔地稱之為：「我靈魂的甜蜜回聲。」

她得到天主的啓發而特別告訴我這句話，為的是藉著後來所要授予我的權柄，其他人可以完全信任我關於她所說、所寫的一切。

耶穌依搦斯修女

一九四〇年八月廿八日

五、她就像一個腦袋中裝著善意的調皮念頭的孩子一樣，對我說：

「我要給你一個從來沒有人給過妳的愛的證明。」

（我奇怪她到底要做什麼*……）

*接下來的三行被擦掉了，無法辨識。

~>

六、「如果天主對我說：若你現在就死，可得大榮耀；若你八十歲才死，所得的榮耀沒那麼大，但是更讓我快樂。啊！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我的天主，我要八十歲才死，因為我不尋求我自己的光榮，只求祢的快樂。』」

「大聖人們為光榮天主而工作，我是個小小的靈魂，我只為取悅祂而工作；甚至為了博得祂一次微笑，我也甘願忍受最大的痛苦。」

~>

七月十七日

她於星期六凌晨兩點咯血：

「我覺得我就要安息了……但是我特別感到我的使命即將開始，我的使命就是：使人愛天主，如我愛祂一樣；還有，把我的小道給人靈。如果天主俯允我的願望，那麼我將在人間度我的天堂歲月，直到世界的終窮。是的，我要藉著在世上行善來度我的

天堂歲月。這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就是在榮福直觀中，天使們護守著我們。」

「只要還有人靈要救贖，我就不能使自己歡欣喜樂，也不能讓自己休息……然而當天使宣佈：『時候不再延長了！』那時，我就要休息了；我可以享樂了，因為被選者的數目已經滿全，因為所有的人都將進入喜樂、安息中。思念及此，我的心就欣然歡騰……」

☞

七月十八日

一、「……如果天主不願我死後在世上行善，如果祂不讓這事實現；那麼祂更願意我渴望在祂內安息。」

☞

二、「我所忍受的只是不便，而非痛苦。」

☞

七月十九日

一、「今晚我要去澆花。」（這時散心正開始。）

「……但是，也要為我澆些水！」

「妳是什麼？」

「我是一粒小種子，還不知會長出什麼來……」

二、「聖心瑪利修女剛送走來訪的尤夫神父，我很想立刻問她，神父在訪視我之後，對我的情況說了些什麼。我想：這也許對我有好處；可以安慰我。但是，當我深入思索時，我對自己說：不，這是好奇，我什麼也不要探聽；既然天主沒有讓她自行告訴我，那麼這便是一個記號，表示祂不要我知道。於是我避開這個話題不談，免得聖心瑪利修女不得不告訴我；若是這樣，我不會快樂的。」

✎

三、她告訴我說，在不必要的情形下，她多擦了一次臉，為了讓聖心瑪利修女注意到她出了很多汗。

✎

七月二十日

一、她在凌晨三點咯了血。

我問她：「如果不是妳，而是我們當中的一個人生病了，妳會怎麼做呢？妳會在散心時去病房嗎？」

「我會直接去散心，而不打聽任何消息。但是，我會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做這犧牲。如果我去病房，那是為使別人歡喜，而不是為滿足自己……

「……我做這一切，是為了盡我小小的本份，並為妳們贏得恩寵；若我追尋的是我自己，那麼我一定不能為妳們贏得這些恩寵。我從這些犧牲中，獲得很大的力量。就算有時因為軟弱，我

做了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我也不會因此而灰心喪志。我會若無其事地，藉著更加棄絕自己來盡力賠補我的缺失。」



二、「天主讓祂所願意的人代表祂自己，但這並不重要……如果院長是妳的話，有人性的層面在，我比較喜歡只有天主性這一層面。是的，從內心深處說，我會很高興死在院長姆姆的懷裡，因為她代表天主。」



三、「……大罪不會奪走我的信賴之心。……千萬別忘了罪婦的故事！正是這故事證明我沒有弄錯，天主是值得信賴的。」



四、我對她說，我怕她會遭受可怕的死亡之苦，她說：

「如果妳所謂的可怕死亡之苦，是指最後一刻所呈現出的令人驚懼的恐怖受苦現象；那麼，在這裡，在我所目送過的亡者身上，我還沒見過這些。珍妮微姆姆經驗過這些，但她是以靈魂而非以身體來經驗。」



五、「妳不曉得我愛妳到什麼地步，將來我會證明的……」

六、「大家喋喋不休地向我提出許多問題，這使我想起面對審判者的貞德。我的答覆似乎也和她的一樣真誠。」



七月廿一日

一、「好母親，看到妳，就能帶給我很大的欣喜。妳從不使我煩悶；最近我正在說，我必須常常給予，而妳就是支持我的那人。」



二、「如果天主責備我，那怕只是責備一點點，我都不會哭……但是，如果祂完全不責備我，如果祂以微笑迎接我，我倒會哭泣……」



三、「啊！在天堂上，我想知道每一位聖人的故事；但是，不要別人告訴我，因為這樣太費時間了。只要接近一位聖人，一瞬間我就曉得他的名字以及他的一生了。」



四、「我絕對不要像比拉多那樣拒絕聆聽真理*。我常對天主說，我的天主啊！我真的願意聆聽妳；求妳回答我這謙卑的請求：真理是什麼？讓我看到事物的真相。別讓任何事情矇蔽我的雙

眼。」

*若十八 38。

☩

五、我們說她很幸運被天主選中，去告訴人靈信賴之道；她回答說：

「誰向人靈揭示這條道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條道路得有人指示出來；指示道路的工具是不重要的。」

☩

七月廿二日

一、聖心瑪利修女說：「大家都以很大的愛心照顧妳。」

「是的，我曉得……這反映出天主對我的愛。除了愛之外，我沒有給祂別的，所以現在祂也給我愛；但這還不是全部，很快，祂還要給我更豐厚的愛……」

「我很感動，這正像一道光，更好說，像一道在我的幽暗中閃過的亮光……只是一閃而過而已！」

☩

二、她在告解後微笑地重複尤夫神父的話：

「如果天使們打掃天堂，那麼灰塵都是由鑽石做的。」

七月廿三日

一、我們對她說起某一善會之事。她說：

「我是這麼地接近天堂，以至於這些對我似乎沒什麼意思。」



二、我們中的一人跟她說話，並且為她讀些東西，以為這會讓她在艱難的考驗中得到許多安慰和快樂。「妳的考驗暫時停止了嗎？」

「沒有，妳們白說了！」



三、我常對她說，我時時刻刻怕她要受更多的苦。她說：

「我認為我們這些奔馳在愛的道路上的人，不應去想未來可能發生的痛苦；這樣，便是缺乏信心，像是在干預創造工程。」



四、「……當爸爸遭受考驗時，我懷有很強的受苦願望……一天晚上，獲悉他的病情加重*，我很難過，天使瑪利修女**注意到了，盡其所能地安慰我，我對她說：『喔！天使瑪利修女，我覺得我還可以受更多的苦！』她驚訝地看著我，直到現在她還常跟我提這件事。」

（天使瑪利修女絕不會忘記那一夜。我們的小聖女還是個保

守生，她正準備睡覺，穿著睡衣坐在草墊上，美麗的秀髮披在肩上。「她的神情和她整個人，是這麼高貴、美麗，我還以為我正在看一位來自天堂的貞女。」）

*一八八八年六月。參閱《回憶錄》第一九五頁。

**當時的初學導師。參閱〈人物誌〉28。



五、「我記得，當我們遭受最嚴峻的考驗時，有一天，在打掃完寢室（在亞麻室的旁邊）的樓梯後，我遇到聖心瑪利修女。我們之間有交談的許可，她叫住我。我告訴她我力量充沛，此刻正在思考史薇欽夫人（Mme. Swetchine）的一句名言：『順服仍然有別於天主的聖意；正如聯合有別於結合。聯合，仍是兩個；結合，則成為一個。』這句話如此深入我心，使我心有如被焚燒一般。」

（我不能確定我所引述的話，是否完全忠於原文。）



六、「在我發願那天*，我被要求為爸爸的痊癒祈求；但是，除了對天主說：『我的天主，我懇求祢，但願爸爸的痊癒是祢的聖意！』之外，我無法祈求別的。」

*一八九〇年九月八日。

七、「……當我們遭受重大考驗時，我是多麼高興在經堂中唸到
「上主，我託庇於祢*！」這一詩節。」

*詠七十一 1。

54

七月廿四日

一、有人送她漂亮的水果，但是她什麼也不能吃。她一個一個地
把它們拿起來，好像要獻給什麼人似的，然後說：

「聖家剛剛得到了很好的供應。聖若瑟和小耶穌各接受一個
桃子和兩個李子。」然後她低聲問我：「我喜悅地觸摸這些水
果，這也許不太好吧？我從觸摸水果中得到許多快樂，尤其是桃
子，我喜歡貼近它們看一看。」

在我向她保證沒關係以後，她繼續說：

「聖母也有一份。每當有人送我甜酒牛奶時，我就把它獻給
聖若瑟，並說：噢！這些東西對窮困的聖若瑟很有益呢！」

「在餐廳裡，我總是想著要把食物奉獻給誰。甜的給小耶
穌；有嚼勁的食物給聖若瑟，而我也沒忘了聖母。但是當我缺了
什麼時，例如，當別人忘了給我醬汁或沙拉時，我特別高興，因
為這時我似乎真的把東西奉獻給聖家了，我所奉獻的真的被取走
了。」

二、「……當天主願意我們短缺什麼東西時，我們不能做什麼，只能接受。有時聖心瑪利修女把我的那碗沙拉放得如此靠近降孕瑪利修女（參閱〈人物誌〉26），以致我無法把它當作是我的，我就沒碰它。」

「啊！好母親，我在世時人們給我吃『又乾又硬』的炒蛋！她們還以為我很喜歡吃這種乾巴巴的東西。我死後，妳一定要注意，不要再給那些可憐的修女們吃這種劣質食物。」

✿

七月廿五日

一、我告訴她，我已經到了寧願她死，也不要她如此受苦的地步了。她說：

「……是的，但是，好母親，妳不該這樣說，因為生命吸引我之處，正是受苦。」

✿

二、「桃子的盛產期到了嗎？現在街上賣李子了嗎？我已經不知世事了。」

「到了垂暮之年，
我們的記憶和智力都將一起衰退。」

✿

三、舅舅送她一些葡萄，她吃了幾顆說：

「多好的葡萄！然而我不喜歡家人送來的東西……過去，他們給我的小耶穌*送花束，然而在未得到院長的同意前，我是不能接受的。」

*指在整個修道生活中，她一直負責裝飾的一個耶穌態像。



四、應她的要求，我以傳統的方式*把她的耶穌苦像給她，讓她親吻：

「啊！我要親祂的臉！」

然後她注視著聖三瑪利修女從巴黎梅心路（l'avenue de Messine）加爾默羅會院帶來的耶穌聖嬰畫像說：

「這個小耶穌好像對我說：『妳很快就要去天堂了；是我告訴妳的！』」

*指讓她親吻苦像的腳。



五、我問道：「賊現在在哪裡？妳不再說到祂了。」她把手放在胸口說：

「祂在這裡！祂在我心裡！」



六、我對她說，死亡從外在看來，是可悲的事，而她死了之後，

我會相當痛苦。她溫柔地說：

「聖母把她那已死的、不成人形又滿身血污的耶穌，好好地抱在膝上！但妳所要看的不是這樣！啊！我不曉得她怎能受得住！……想像一下，如果人們在這種狀況下把我帶到妳前，妳會怎樣？請回答我*！」

*聖女此處用的是拉丁文 *Responde mihi* !



七、在向我吐露了幾個讓她自責的小過失之後，她問我說，她是否冒犯了天主。我簡單地回答她說這些小罪過沒什麼，而且她把它們講給我聽，對我很有益；她顯得很感動，過了一會兒，她對我說：

「妳的話，使我想起亞歷克斯神父；妳的話和他的話一樣深深進入我的心。」

她哭了；我把她的眼淚接起來，以一小塊布把它們吸乾，這塊亞麻布如今被珍尼微修女當聖物保存著。



八、珍尼微修女給了她一朵已經放在桌上很久的天竺葵，好讓她向那些別在她床簾上的聖像撒花。

「……千萬別撒凋謝的小花……要撒『剛剛綻放』的小花。」

九、有人建議她以一種相當喧鬧的方式來散散心；她微笑著說：

「……不要小男孩的遊戲！也不要小女孩的遊戲！只要小天使的遊戲。」

☩

十、「……我望著葡萄，對自己說：這些葡萄好漂亮，看起來不錯。然後，我吃了一粒；我沒有把這粒葡萄獻給耶穌，因為是祂給我的。」

☩

十一、「生病時，我真像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想，只想去天堂，就是這樣！」

☩

十二、「……在病房，人們第一次給我葡萄時，我對耶穌說：『多好的葡萄呀！我不懂為什麼祢要等那麼久才帶我走，因為我是一粒小葡萄，而人們說我是如此地成熟！』」

☩

十三、談到靈修指導：

「……我想我們要很小心，不要尋求自己；否則的話，我們的心會受傷，而後來我們所說的也是真的：『守衛……打傷了我；他們奪去了我身上的外衣……我剛離開他們，就找著了我心愛的*。』」

「我想，如果這個靈魂謙虛地問守衛，她心愛的人在哪裡，他們會指示她在哪裡可以找到祂；但是，因為她尋求被人稱讚，所以就墮入困境，失去了純樸的心。」

*歌五 7；三 4。

之

十四、「……妳是我的光明！」

之

十五、「請聽這個可笑的小故事：在我穿會衣*之後的一天，聖文生保祿修女（參閱〈人物誌〉44）在院長姆姆那裡看到我，就高聲說：『噢！她看起來多好！這個大姑娘很強壯！她很胖！』我走開了，被這恭維弄得很不好意思。在廚房前，德蓮修女叫住我說：『可憐的小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妳怎麼啦？一眼望去妳竟消瘦到這種地步！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以妳這種令人害怕的面色，很快妳就不能守會規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才這麼一會兒，先後兩個人的評斷竟然南轅北轍。從那一刻起，我再也不介意任何受造物的意見了；這件事對我很具有啓發性，現在，不論是指責或恭維都不會對我有所影響了。」

*德蘭於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星期四，領受會衣。

七月廿六日

一、「我昨晚夢到和爸爸一起在市場，在那裡我看到了一些可愛的白色小針插，可以放我的別針；但是最後我告訴自己說，加爾默羅會也做同樣的東西，於是我就要了一個小音樂盒。」



二、她告訴我說，大約是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八日，她照顧瑪爾大修女（參閱〈人物誌〉33）；一八九三年，她在初學院幫忙瑪利·龔撒格姆姆；一八九六年的選舉後，她完全負起管理初學生之責。



三、「……德行自然會放射光芒，一旦它不復存在，我馬上就可以看得出。」



七月廿七日

一、她要我別忘了服用醫生為我所指定的藥水：

「噢！妳自己一定要保持體力；今晚三十滴，別忘了！」



二、「我們把妳累壞了嗎？」

「沒有，因為妳們是非常好的人。」



三、她微笑地告訴我們說，她做了一個夢，夢中她被帶到一間暖室*，在兩個燭台中間，慶祝修院監護神父的瞻禮。

*指散心室。



四、修女們正在洗衣：

「……大約下午一點鐘，我對自己說：她們正在辛苦地洗衣服！我祈求天主紓解妳們，讓妳們在平安和愛中工作。看到自己病得這麼重，我慶幸自己也像妳們一樣在受苦。」



五、黃昏時，她對我提起聖十字若望的話：

「『撕破此紗，甜蜜相遇*！』我常引用這話來表達我切望死於愛情。愛不會耗盡我的生命之紗，而是一下子就使之斷裂。」

「從修道生活之初，我便以極大的熱忱及欣慰之心重複誦讀聖十字若望所說的：『為了迅速地耗盡自己，使人靈不必在地上久留，而能很快地與天主面面相對，最重要的是：人靈要實行許許多多的愛德**。』」

*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第一詩節第六句。

** 《愛的活焰》第一詩節第六句的註解。

☞

六、我對她提及，我所預見的出版她自傳的困難：

「……好吧！我要像貞德那樣說：『儘管人們嫉妒，天主的旨意自會實現！』」

☞

七、我說：「很快地，我就再也看不到妳那可愛的小臉了；我只能看到妳的小靈魂。」

「靈魂要美得多了。」

☞

八、「我想，我們就快要失去妳了！」

「妳們不會失去我的……真不聰明！……」

☞

九、她對正在哭泣的珍妮微修女說：

「她真的感到這事（死亡）即將臨近；看，她現在是如何地為恐懼所攫取！」

☞

十、她在奉獻一串葡萄給耶穌聖嬰之後，說道：

「我把這些葡萄奉獻給祂，是要引祂來捉我，因為我相信我

也屬於這一種。」

葡萄的皮不硬，並且充滿金黃色的光澤；嚐了一粒葡萄之後，她說：

「是的，我正屬於這一種……」

☞

十一、「好母親是我的電話；當她來時，我只要豎起我的小耳朵，就知道一切了。」

☞

十二、「……我不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我愛的只是天主，不是自己！」

☞

十三、「按照我的本性，我比較喜歡死亡；但只有當這是天主對我的旨意時，我才會喜悅於死亡。」

☞

十四、「我從未祈求天主讓我年輕時就死；因此，我確信，此刻祂正在實現祂自己的旨意。」

☞

十五、她呼吸困難，我表示同情和難過。她說：

「別難過；如果我喘不過氣來，天主會給我力量的。我愛

祂！祂絕不會棄我於不顧。」

☞

十六、她告訴我，她如何因長期佩戴小鐵十字架而生病。她也告訴我，天主不要她，也不要我們做太嚴厲的苦行；這病就是一個證明。

☞

十七、對於醫生指定她做的那些揉擦動作，她說：

「啊！我好像從前那樣又被人用嚴厲的方法對待，這比什麼都糟！」

☞

十八、「……從六月九日起，我就確信自己會很快地死去。」

☞

七月廿九日

一、「……我喜歡離去！」

我問她：「去哪裡？」

「上面，藍色的天空*！」

*語出德蘭童年時所熟悉的一首詩。參閱《回憶錄》第三〇頁。

二、一位修女把散心時所聽到的話告訴她：「為什麼當她們談到耶穌聖嬰德蘭修女時，總好像她是個聖人似的？沒錯，她修德行，但她並不是經由屈辱，特別不是經由痛苦而修得的。」後來她對我說：

「我從非常年幼時就受了很多苦！啊！在我將死的時刻，能知道受造物的意見，這對我多麼有益呀！」



三、一位修女給德蘭帶來一樣東西*，以為這會讓她高興，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想到有人要被剝奪這樣東西時，她有些不高興，但是她馬上就後悔了，並含著眼淚請求原諒：

「喔！我真心請妳原諒；我太自私了。請為我祈禱！」

過了一會兒，又說：

「啊！我好高興看到自己不成全，因此在死亡的那一刻我多麼需要天主的仁慈！」

*一個小音樂盒。



四、她在早上和下午三點鐘咳血。



五、我們對她表示，我們害怕她會在那天夜裡死去：

「我不會在今夜去世的，請相信這事；我不願意在今夜去

世。」



六、「……聖三瑪利修女進入修院之後兩天*，我因為喉嚨痛而接受治療……聖體瑪利修女對我說，我的遭遇和那些為人講道的神父一樣。」

*聖三瑪利修女於一八九四年六月十六日進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



七、「……若妳要成為我的歷史家，妳得先好好照顧妳自己。」



八、「看來，『寶寶』快要死了！近三天來，我真的非常痛苦；今晚，我好像在煉獄裡。」



九、「只要能夠，我就一再地『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

*這是在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做的，請參閱《回憶錄》第二三〇至二三一頁。



十、我對她透露了我的一些憂慮。她說：

「……是妳在我的小靈魂上播下了信賴的種子，妳不記得了嗎？」

✎

十一、當她們為她整理枕頭時，我扶著她。她說：

「我的頭安息在我好母親的心頭。」

✎

十二、她從未要求藉某些方法減輕自己的痛苦，我們相信她是在修德行。然而，她從未想到要做這樣的刻苦。當我們讚賞她的行為時，她說：

「我對此世已經厭倦！當我們沒有功勞時，接受恭維；當我們無可指責時，卻接受責難。就是這麼一回事！……這麼一回事！……」

✎

十三、「我們此刻所受的屈辱，將成為我們日後的光榮，甚至在今世就如此。」

✎

十四、「我對享樂一點本事也沒有，我常是如此；但是對痛苦，我卻很有本事。以前，困苦多的時候，我在餐廳胃口很好；但是快樂的時候，我反而吃不下。」

七月三十日

一、「……我的身體總是使我困窘；我從未在它內自在過……甚至當我很小時，我就以它為恥。」

☞

二、在幫了她一個小忙之後，她說：

「多謝，媽媽！」

☞

三、「我絕不願為了避免煉獄之苦而撿起一根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中悅天主，為了替他拯救人靈。」

☞

四、她注視著貝里頁和陸朗二位神父的照片，說道：

「我比他們可愛多了！」

☞

五、有人答應為她贖幾個中國小孩*。

「我要的不是中國小孩，而是黑人的小孩！」

*指一種藉捐錢給遭遺棄的孩童，以幫助外方傳教事業的慣例。

六、「當妳不看我時，我很難受。」

☪

七、蒼蠅十分干擾她，但是她不願打死牠們：

「我常寬赦牠們。當我生病時，只有它們使我不舒服。我唯一的仇敵便是牠們；既然天主命令我們寬恕敵人，那麼我很高興有此小小機會來實踐祂的話。」

☪

八、「受那麼多苦很不容易；妳的思路必定受到了阻礙？」

「不，我仍然可以告訴天主說我愛祂；我發現這樣就夠了。」

☪

九、她指著一隻玻璃杯，裡面裝了一種很難喝，但是看起來卻像很可口的水果酒的藥水。

「這小玻璃杯就是我這一生的寫照。昨天奧斯定德蘭修女對我說：『我希望妳喝的是好甜酒！』我回答：『奧斯定德蘭修女呀！這可是我所喝的當中最難喝的！』

「好母親，受造之人所看到的就是這樣。似乎她們總以為我所喝的是甘美的甜酒，然而實際上卻是苦的啊！但是，不！我的生活並不苦，因為我懂得如何把所有的苦楚轉化為喜樂和甘甜。」

十、「如果你要給葛尼爾醫生一樣我的紀念品，那麼就為他畫一張聖像，上面寫著：『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弟兄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瑪廿五 40。



十一、有人給她一把來自西貢加爾默羅會院的扇子；她用它來趕蒼蠅。天氣很熱，她轉身面向那些掛在她床簾上的聖像，為它們搧風，然後也為我們搧：

「我為聖人們搧風而不為自己搧；我為妳們搧，讓妳們舒服些，因為妳們也是聖人。」



十二、葛尼爾醫生要我們給她五或六匙的提斯藍葯水（Tisserand water），她要求珍尼微修女給她五匙；之後，轉向我說：

「總是最少量；對嗎？媽媽！」



十三、「別告訴杜賽里神父*說我只有幾天可活了，我還沒有衰弱到就要死的地步；在妳對他說了這些話之後，如果我仍然活著，我會很尷尬的。」

*參閱〈人物誌〉10。

十四、在一位修女的探訪之後，她對著我微笑。我說：「現在休息，閉上妳的眼睛！」那時是四點鐘。

「……不，我就是愛看妳！」



十五、我想捉住一隻正在打擾她的蒼蠅。

「妳會怎樣對付牠？」

「我要打死牠。」

「啊！不要，我求求妳！」



十六、「請幫助我領受終傅聖事。」

她面帶微笑，看著我說：

「我什麼也不想！請為我祈求天主，求祂讓我盡我所能好好領受這件聖事。」



十七、她告訴我，修院監護神父在施行終傅聖事之前對她說：

「『妳將有如一個剛受洗的小孩。』然後，他不談別的，只對我論及愛。啊！我是多麼感動呀！」



十八、領完終傅後，她恭恭敬敬地讓我們看她的雙手。我像平常一樣，要幫她除去嘴唇上乾燥的脫皮，但是她對我說：

「今天我把我的乾皮嚥下去了，因為我的口唇已領受了終傳和臨終聖體。」

這時是下午，她才謝了一會兒聖體，好幾位修女就來和她交談。黃昏時，她對我說：

「領完聖體後，她們來打攪我！她們盯著我的臉看……為了不讓自己生氣，我讓自己想到我們的主，我們的主雖然退避獨處，但仍然阻止不了那些跟隨祂的羣眾。祂並沒有要他們離去*。我也要效法祂親切地接待我的姊妹們。」

*谷三7。

☩

七月卅一日

一、我們仍在猜測她會在一個慶日去世，例如八月六日吾主顯聖容日，或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節，她說：

「不要談日子，總會是個慶日！」

☩

二、在講了拉楓丹（La Fontaine）的一則寓言：〈磨坊主人和他的三個兒子〉*之後，她說：

「……我有一雙靴子，但是我還沒有袋子！這就是說，我尚未接近死亡。」

*事實上，〈磨坊主人和他的三個兒子〉並非拉楓丹的寓言，而是《穿靴子的貓》中的一個故事。



三、人們把她的草墊拿下來，準備安放她的遺體。當人打開病房隔壁斗室的門時，她注意到了，快樂地喊道：

「啊！是我們的草墊！我的遺體就快要被放在上面了……我的鼻子不錯吧！」



四、「寶寶要怎樣才會死呢？我要怎樣死呢？」



五、「……是的，我要偷竊……許多東西將從天堂上消失，因為我要把它們帶給妳們……我要作一個小偷，我要拿走任何我喜歡的東西……」



六、她注視著聖母態像，同時指著她的小盤子*說：

「昨晚發生這件事（指大量咳血）時，我相信妳就要來帶我走了。」

*一個當作痰盂用的陶土小盤。

七、我們在看護她時都睡著了，她說：

「……伯鐸、雅格和若望*！」

*請參閱瑪廿六 36-46，耶穌山園祈禱。

☩

八、「……我告訴妳，如果童貞聖母不干預，我還會這樣子拖很久。」

☩

九、她笑容可掬地說：

「……我們不要在一起喋喋不休的；只要彼此瞄一下*就夠了。」

*德蘭用的是法文動詞 *guigner*，意思是微閉眼睛，從眼角去看。

☩

十、「賊就要來
把我帶走，
阿肋路亞！」

☩

十一、我們正在談論說，她活不久了。

「還是病人自己最清楚！我覺得還有一段不短的時間。」

十二、「我認為我應該做個好姑娘，應該乖乖地等候賊。」



十三、「在這這世上，我只在痛苦中找到幸福與喜樂，在此塵世我已經受了很多苦；一定要讓人靈曉得這事……」

「從初領聖體起，我就要求耶穌將我今生的慰藉都化為苦澀*，我渴望永永遠遠受苦。然而，那時我還不曾想到要快樂地去受苦；那是後來才得到的恩寵。那時候，這個想法像是藏在灰爐中的星火，也像是樹上日後必將結果實的花朵。但是眼看著我的花朵總是紛紛落下，意思是說，每當我遭受痛苦時，我就落淚不已；我驚奇又悲傷地對自己說：我將永遠只停留在渴望的階段！」

*《師主篇》卷三，廿六章三節。



十四、「今天晚上，妳告訴我說，葛尼爾醫生相信我還可以活一個月或更久。我真不懂！這和昨天他說我一定要當天領終傅，是多麼不一樣啊！然而，我仍然在很深的平安中。如果我得久留世上，又有何妨？如果我得受很多苦，甚至受更多苦，我也不怕；因為天主會給我力量，祂不會遺棄我。」



十五、我說：「如果妳還會活很久，大家都會莫名其妙。」

「這有什麼關係呢！每個人都可以誤解我，這一直是我所渴望的；我要帶著這誤解直到生命的終結。」

☞

十六、「……天主已經做了祂要做的，祂矇騙了我們每一個人……祂要在沒人料想得到的時候，像賊一般來臨；這是我小小的想法。」

八 月

八月五日起，不再每日咯血。她的身體狀況開始穩定，但呼吸很困難。八月十五日，星期天，病情進入新階段；她感到胸部左側尖銳疼痛。她的主治醫生不在，表姊夫聶勒醫生（參閱〈人物誌〉20）被召來為她診治，他說她的「肺結核已達最嚴重的程度」（請參閱下冊，〈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八月十七日。）八月二十二日，病情更惡化。

這個月的醫療報告反映在耶穌依孺斯姆姆的《黃本子》中。《黃本子》八月的前二週接續七月，談到：手稿、這位年輕加爾默羅會士未來的使命、生平的回憶、「小道」學說之闡明。八月十五日以後，德蘭的抵抗力顯著衰退。此後，《最後言談全集》為我們描述的是一個重病人、一個英勇的病人。

現在必須注視德蘭的痛苦、微笑、呼吸困難，和哭泣了。從她的每一動作、每一言語，我們看到她付出滿腔的愛。這個月的最後幾天強調德蘭承認自己身體方面的苦痛，這肉體的苦痛正揭露出她所遭受的痛苦是何等強烈！而在這同時，她心靈方面的考驗並沒有停止。

在這樣的情況下，德蘭還遺留給我們五封以鉛筆寫的信，其中一封是八月十日寫給貝里頁神父的最後一封長信。這讓我們更珍視她那堅強無比的意志力。

八月一日

一、她論及她以前所領受的一個大恩寵*。當時，她的彌撒經書合了起來，一張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聖像滑了出來，只露出耶穌的一隻手。她對我重複她當時所說的話：

「噢！我不要让這些寶血白白流失；為了人靈的益處，我要以我的一生來盛接寶血。」

*一八八七年七月，德蘭在聖伯鐸大殿參與彌撒。

~

二、誦讀日課時，我們談到她的自傳手稿：

「我死後，在手稿尚未付印前，妳不可對任何人談到它；妳只可以和院長姆姆談。如果妳作了其他的動作，魔鬼會千方百計阻撓天主的工作……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最後的話》增加了以下這一段（這段文字的真實性存疑）：

幾天後，當我要求她重讀自傳手稿中我覺得意思不完全的一段時，我發現她哭了。我問她為什麼哭，她如天使般純真地說：「我在這本子中所讀到的，正是我心靈的寫照！……好母親，這些篇章將對人靈大有益處。大家將進一步了解天主的仁慈……」。她又說：「啊！我知道；大家都將愛我……」

三、「……現在我不再寫了！」

☞

四、「我真的病得很重！……因為妳知道……和妳！」

她因呼吸困難而不能和我說話。

☞

五、「……我真的被遺棄了；隨便祂要我等多久。」

☞

六、「……天主說得多麼好：『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有一位神父非常刻苦，甚至連身上癢到難以忍受時，也不想辦法止癢。德蘭說：

「……我寧願以其他方式作刻苦，而不做這種讓人感到極端難受的刻苦；我受不了這種事。」

*若十四 2。

☞

七、冰塊的事，使我煩惱，我哭了；我問她我是否錯了，她安慰我說：

「妳一直都是和藹可親的！」

八、「妳想念妳的傳教士弟兄嗎？」

「我常常想到他們；但是自我生病以來，我就不能想太多了。」

~

九、有一位傳教士*許諾要在一八九六年的聖誕節為她奉獻一台彌撒。她告訴我說，當她知道他那天不能為她舉祭時，她很失望。

「……而我在那個時刻卻歡欣地結合於那台彌撒！哎！今世的每一件事都是不確定的！」

*陸朗神父。

~

八月二日

一、我說：「我很想保存妳的心臟*，就像我們為珍妮微姆姆所做的那樣。」

「隨便妳吧！」

這樣的事令我很反感，我改變了主意，並且對她直言。她為此顯出難過的樣子。我猜想她為何難過：她很清楚知道，她的遺體不會因奇蹟而被保存不爛，因此我們若不保存她的心臟便失去了一個獲得安慰的機會。最後，她對我說：

「好母親，妳太搖擺不定了；我一生中已經有好幾次注意到這點……」

*譯者註：中世紀時，人們將聖人的器官保存下來，做為聖髑。里修會院的創辦人珍尼微姆姆的心臟，就被保留在會院裡。



二、我們私下談到很少人常修習隱晦的德行。她說：

「……聖十字若望的傳記中，有一句人們論及他的話：『十字若望弟兄！他比一般修道人還不如！』這句話令我震驚。」



三、「對於天堂，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渴望；我很高興去那裡，如此而已！」



四、「論及我，人們不能說：『她因不能死而死*。』我已經告訴過妳：按照本性，是的，我嚮往天鄉！但是我的靈魂所接受的恩寵已經控制了本性，如今我只能重複地對天主說：

『我願長久活下去，
主，如果這是祢的意願。
我願在天鄉跟隨祢，
主，如果這讓祢喜悅。
愛情，那故鄉之火，
不停地焚燒著我。
或生或死又有何妨？
我唯一的幸福，僅在愛祢**。』」

*出自大德蘭所寫的詩：〈我因不能死而死〉。

**出自德蘭所寫的詩：〈我的喜樂〉。

☞

五、她對珍尼微修女說：

「現世的每件事情都會消逝，『寶寶』也不例外，但是她會再回來……」

珍尼微修女親吻十字苦架上的聖足。她說：

「妳沒有聽從『寶寶』的教導！快快親祂的雙頰，讓祂擁抱妳。」

☞

六、「我不僅在被人發現不完美時，經驗到一種活生生的喜樂；尤其在我自覺不完美時，更是如此。這勝過那些使我厭煩的恭維。」

☞

八月三日

一、我問：「妳怎麼做，才能到達這種不受干擾的平安心境呢？」

「我忘掉自己，我盡力不尋求自我。」

二、我對她說，為了到達成全，她一定經過許多奮戰，她說：

「噢！不是那麼回事*……」

*《最後的話》添加以下這些話（這些話的真實性存疑）：

過了一會兒，她說：「聖德不在於修這種或那種德行；而在於一種在天主懷中自覺謙卑、渺小的心態；感到自己軟弱，並且放心大膽地堅信天父的仁慈。」

☩

三、她和某一位修女之間有些困難，她嚴肅但溫和地對我說：

「我坦白告訴你：在我生命的最後幾天，我必須看到你在我身邊。」

☩

四、「好姊妹們，請為瀕死的可憐病人祈禱。妳們不知道那時會發生什麼！連一點小事也會使人失去耐心！妳們一定要一視同仁地以慈愛對待她們每一位……以前我從不相信會有這種情況。」

☩

五、我和她談到使用補贖工具作苦行，她說：

「……我們在這點上必須有所節制，因為本性的成份往往比什麼都更會滲入其中*。」

*《最後的話》增加了以下這些話：

另外一次，她也對我論及這主題說：「真福亨利·蘇索（Henry Suso）的傳記中關於肉身刻苦的一段話衝擊著我。他實行一些可怕的並已危害其健康的刻苦；一位天使顯現給他，要他停止。然後，天使對他說：『你不要再像個士兵般戰鬥了；從此刻起，我要把你武裝成一個騎士。』天使讓聖人了解，精神方面的戰鬥勝過肉身的刻苦。」

「好母親，天主不要我只做個士兵；於是我立刻就武裝成一個騎士，在精神的領域中，藉著自我棄絕及默默的犧牲對自我作戰。在這本性毫無立足之地的隱晦奮戰中，我找到了平安及謙遜。」

☪

六、她對我們三個人說：

「妳們一定要好好遵守會規。會客後，不要停下來互相談話，因為那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隨便，談不上什麼棄絕自我了。」

又轉向我說：

「母親，這是一切中最有用的。」

☪

七、「噢！妳們不曉得我的小肩膀有多麼酸痛！」

我們想為她放一個墊子，她說：

「不，別拿走我的小十字架。」

八、「我已經受了長期的痛苦，但只是小痛苦。從七月二十八日以來，才是大痛苦。」

☞

九、我們實在無法再了解她病情的發展了；我們當中有一人說：「妳將因何而死？」

「我因死亡而死！天主不是對亞當說：『你將因死亡而死*！』就是這麼簡單。」

*創二 17。

☞

八月四日

一、「昨夜我做了好多噩夢，很可怕，但是在最糟的那一刻，妳向我走來，我就不怕了。」

☞

二、「……不，我不相信我是個大聖人；我相信我是個很小的聖人；但是我想天主已經很樂意地給了我那些對我和對別人都有益的東西。」

☞

三、有人帶給她一束麥穗，她抽出其中最美的一束對我說：

「母親，這麥穗就是我靈魂的圖像；天主為了我，也為了其他許許多多的人，賜給我豐富的恩寵。」

繼而，怕被驕傲的思想侵入，她又說：

「喔！為了知道自己是否有謙卑之心，我情願受貶抑、被虐待！不論如何，以前每當我被貶抑時，我都感到很快樂……是的，看來我是謙卑的……天主把真理顯示給我；我真的感到一切都來自祂。」



四、「病重時，我們多麼容易變得沮喪！啊！我感覺到如果沒有信德，更恰當地說，如果我不愛天主的話，我會變得很沮喪！」



五、「只有在天堂時，我們才會看到整個萬物的真相。在今世是不可能看到的。同樣，就連聖經也有許多不同的譯本，這真令人遺憾！如果我是神父，我要學習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我不會只滿足於拉丁文的。這樣，我才能明白聖神所要說的真正是什麼。」



六、「祈禱時，我睡了一會兒；夢到需要士兵作戰。」

「妳說：『我們一定要送耶穌聖嬰德蘭修女去。』我回答：『但願這是一場聖戰。』後來，我還是去了。」

「我不怕作戰。譬如在十字軍的時代，我會多麼高興地去參戰，對抗異教徒。走吧！我不怕中彈！」

七、「我，渴望殉道*，但渴望殉道的我卻可能要死在床上！」

*參閱《回憶錄》第二四三至二四四頁。



八、我問道：「妳現在怎樣安排妳的小生命？」

「我的小生命正在受苦，就是這樣！我總不能說：我的天主，這些苦是為教會受的；我的天主，那些苦是為法國受的等等……天主最知道如何用我的苦；為了讓天主高興，我已經把一切都獻給祂了。此外，如果我要告訴祂，這是為伯鐸的，那是為保祿的，那我豈不累壞了。所以，我只是立刻去做某位修女要我做的事，做完之後，我就不再多想了。當我為我的傳教士弟兄祈禱時，我不是獻上我的痛苦，而是簡簡單單地說：我的天主，請賜給他們我自己所渴望的一切。」



八月五日

一、天氣很熱，更衣所管理人（參閱〈人物誌〉1）很同情我們穿這樣厚的會衣。

「噢！我們在今世為愛祂而穿這樣厚的會衣，在天堂上，天主將會賞報我們的。」

二、當她曉得自己幾乎不能行動後，說：

「達味在聖詠中說：『我像蝗蟲般不斷地被驅逐*。』我可不能這樣說！我想行走，但是我的腳卻被繩子綁住了！」

*詠一〇九 23。

☩

三、「……當聖人們為我關上天堂之門後，會這樣唱：

『終於，我們擁有了你，

小灰鼠，

終於，我們擁有了你，

我們不會讓你走！』」

這是一首回到她記憶中的小歌。

☩

四、聖心瑪利修女告訴她說，當她死的時候，天使們將陪同上主前來，她會看到他們的光耀與美麗。她說：

「……這些圖像對我毫無益處；我只能以真理來滋養自己。這就是我從來不要任何神視的原因。我們無法在今世如其所是地看到天堂、天使。我寧願等到死後。」

☩

五、「好母親，在晚禱時，我心想妳是我的太陽。」

六、「我睡著了，夢到妳彎腰親我；我想回親妳，但是突然間我

醒了，很驚訝我的吻竟然落空了。」

☩

七、她的床仍在病房的一個角落，尚未被搬到中央。為了慶祝明天八月六日，耶穌顯聖容瞻禮，我們把她最愛的聖容像從經堂搬來，掛在她右邊牆上，飾以花朵和蠟燭。她看著聖像，對我說：

「吾主雙目垂視的肖像多好呀！眼睛是靈魂之窗，如果我們看到祂的靈魂，我們會因喜樂而死。」

「啊！這聖容像給我這一生多少助益呀！當我寫〈度愛的生活〉時，它幫助我輕易地完成。我在白天憑空構思，夜間靜默時，憑記憶寫下十五段詩節。同樣的一天，省察後進餐廳時，我正完成以下詩節：

度愛的生活，就是拭乾祢的聖容，
就是為罪人求得赦免。」

「當我經過時，我懷著無比的愛，向祂複誦這詩節。我注視著聖像，因愛而啜泣不已。」

☩

八、「我像約伯一樣複誦著：『清晨時，我希望看不到夜晚；日落時，我希望看不到天亮*。』」

*約七4。

九、「……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有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祂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已經形成了我對聖容敬禮的全部基礎，或者更好說是我全部虔敬的基礎。我也不要俊美，獨自一人踐踏酒醉，不為任何人所知……」

*依五三 1-2。



十、對某一件我私下向她吐露的事，她說：

「當院長的人必須常讓其他人相信她沒有痛苦。一點也不要談自己的苦惱，這有許多益處，也能給人許多力量！例如，應該避免講這樣的話：『妳有考驗和困難，我也有，我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



八月六日

一、她希望死在夜裡；今天一大早，她就對我說：

「我像〈聖誕小鞋〉這首歌中的那個小女孩般，整夜守候著……」

「我一直注視著聖容……我逐退了許多誘惑……啊！我發了很多信德……」

「我也可以說：『我向右觀察細看，沒有一個熟悉我的人*……』，我的意思是，沒有一個人曉得我死的時刻……為我而

言，右邊就是你的位置。」

然後，她注視著聖母態像甜美地唱道：

「慈愛的母親啊！它何時會來到？

美好的日子何時會來到？

哪一天？我將從這流放之地，

飛向那永遠的安息？」

*詠一四二5。



二、晚間，她劇烈的肋旁疼痛停止了。檢查後，葛尼爾醫生發現她的病仍然很重；但是，她卻懷疑死亡已迫近：

「我像孤島上的小魯賓遜，若沒有人給我承諾，我便真的被放逐了；然而，我並沒有想到要離開我的孤島。可是有人告訴我說，有一艘船肯定很快就會帶我返回故鄉。於是，我站在海邊，望著遠方，一直望著……我看不到有任何東西出現在地平線上，我對自己說：『他們騙了我！我將不會離開了！』」



三、她把耶穌聖心日課經中，吾主對真福瑪加利大·瑪利（Margaret Mary）所說的一句話指給我看；這句話是她在耶穌升天瞻禮那天抽到的：

「十字架是我淨配的床；在那裡我要讓你品嚐我愛情的喜樂。」

她又告訴我，有一天一位修女在同一本書中抽到很嚴厲的一段話，這位修女請她也抽一句，她抽到的是：「信賴我……」。



四、「……為得到信賴心，我什麼也不依靠，我絕不依靠自己的善功。舉例來說，我真希望我能說，我已完全償清了我為亡者唸日課的本分。然而，這種貧乏，為我是真正的光明和恩寵。我想，我這一生根本無法償還一絲一毫我欠天主的債；如果我願意接受這事實，這才是我真正的財富、真正的力量。」

「於是，我向天主祈求說：我的天主啊！我懇求祢，親自償清我欠煉靈的債，這遠比我為亡者唸日課要好無限倍。於是在很大的安慰中想起聖十字若望的詩節：『債務清償*。』我一直把這句話用在愛中……我覺得這恩寵很難以言語來表達；……它實在太甜蜜了！只有當我們完全在貧乏中，除了天主以外，無所依靠時，我們才能經驗到這麼大的平安。」

*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第二詩節第五句。



五、「……啊！成全的修女何其少；這樣成全的修女不馬馬虎虎做事，也不自語道：『畢竟我沒有責任做這事……；我在這裡說話並沒有什麼大過錯，我在那事上感到滿足也沒錯……。』做事做得盡善盡美的修女很少！然而只有這些做事認真的修女最幸福。守靜默對人靈非常有益，它使人不致違反愛德，並免去各種

煩擾。我特別提到靜默，因為這是我們最容易違反的一點。」



六、「領唸日課的那週，我能在經堂中大聲朗誦祈禱文，這令我感到多麼自豪啊！我之所以自豪，因為我想到神父在彌撒中也誦唸相同的祈禱文*，而且當我擔任領唱者時，我也有權像神父一樣在聖體前大聲誦唸祈禱文與赦罪經，並宣讀福音。」

「……然而，我必須承認，唸日課固然是我的幸福，但也是我的殉道，因為我是如此渴望把它唸得很好到連一點錯誤也沒有；然而有時即使在唸之前片刻，我就已經看到將唸的詞句，但我仍會因完全未意識到的分心而未開口唸，就這樣讓它漏掉了。我不相信經堂中會有人比我有更大的渴望，要把日課誦唸得非常完美。」

「……我非常諒解那些在日課中忘記開口誦唸，或唸錯的修女們。」

*譯者註：指日課中的「結束禱詞」與彌撒中的「集禱經」是相同的。



七、照顧德蘭的主要護士聖達尼老修女，未把病房的門及窗關好，風很強勁，整個晚禱時間德蘭修女都單獨在那裡。院長發現這種情況，極為不悅，便詢問她原因。後來她告訴我說：

「我把實情告訴院長，當我說明時，心中有一想法：我要用一種比我原先想用的更友愛的表達方法來述說。當然，我原來想

用的表達方法也是很好的。於是，我隨從這靈感去做，天主賞賜我很大的內在平安。」



八、我問她「在天主前做個小孩」有何意義。她說：

「那就是承認自己的虛無，一切都期盼於天主，就像小孩子那樣，事事都期盼於他的父親；無憂無慮，不必掙生活費。即使在窮苦人家，人們仍然提供孩子所必需的一切，但是當孩子長大成人，父親就不再供養他，而說：『現在要工作了，你可以照顧自己了。』」

「為了不聽到這樣的話，我永遠不要長大，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謀生——天堂上的永生。所以，我要一直留在幼小的狀態中，除了採摘花朵*外，不做別的工作；我要採集愛和犧牲的花朵，為悅樂天主而將它們獻給祂。」

「成為小的，就不能把所修的德行歸於自己，就不能自以為有什麼能力，而是要承認，是天主把寶藏放在祂小小孩子的手中，讓他在需要時使用；然而寶藏始終是屬於天主的。畢竟，不必為自己的過失而灰心喪氣，因為孩子常常會跌倒的，然而他們太小了，小到傷不了自己。」

*參閱《回憶錄》第二四八至二四九頁。

八月七日

一、雖然我已不當院長，但某位已經出會的修女*，仍想要對我傾吐心事。

「……即使她有如一位天使，也不要聽；這樣做會給你帶來不幸，因為這不是你的本分；這種軟弱一定會讓天主難過。」

*聖若瑟瑪利修女。參閱〈人物誌〉27。



二、「唉！天主在世間多麼不為人所愛！……甚至不為司鐸和會士所愛……真的，天主太不為人所愛了……」



三、她給我看勝利之母的相片，相片上貼著她向爸爸表明聖召那天爸爸給她的小花*；那朵根部已經斷了的小花，似乎是被小耶穌握著，而祂和聖母向她微笑。她說：

「……小花已經失去了根；這告訴你，我已在往天堂去的路上……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指聖母和小耶穌）對我如此好。」

*參閱《回憶錄》第一三四頁。

四、「唉！如果我不忠信，即使是最輕微的不忠信，我覺得我都要為此付出可怕的代價，而我也無法接受死亡。因此，我不停地對天主說：『我的天主啊！我求祢，求祢使我脫免不忠信的災難。』」

我問道：「妳所說的不忠是什麼呢？」

「故意心存驕傲的意念。例如，我對自己說，我已經有某種德行了，我一定可以把它實踐出來。那麼，這就是依靠我自己的力量；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就冒著墮入深淵的危險。但是，如果我謙虛，並且保持幼小的心態，那麼我這一生都有權力做些小小的蠢事而不冒犯天主。看看小孩子，他們不停地打破東西、扯壞東西、跌倒在地，即使在他們非常、非常愛父母時，他們還是這樣。當我這樣跌倒時，我更了解到自己的虛無，我對自己說，如果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會做什麼呢？我會變成怎樣呢？」

「我很了解聖伯鐸為何會跌倒*。可憐的伯鐸，他依靠自己而非只依靠天主的力量。我從這經驗中得到的結論是，假使我說：『我的天主啊！祢很清楚我是這麼地愛祢，以至於不容許有一絲相反信德的想法。』那麼，我的誘惑將日益嚴重，而我絕對會屈服於這些誘惑的。」

「我很肯定，如果聖伯鐸謙虛地對耶穌說：『我求祢，求祢賜我至死跟隨祢的恩寵。』他一定會立刻領受這恩寵的。」

「我也非常確定，吾主經由教導和身體的臨在，對祂的宗徒所說的，不會比祂經由恩寵的啓迪對我們所說的還多。祂本來可以對聖伯鐸說：『你要祈求我賦予你力量，完成你所要的。』但是祂並沒有這麼說，因為吾主伯鐸看出自己的軟弱，在伯鐸領

導這充滿罪人的教會之前，他必須親自經驗到，沒有天主的幫助人不能做什麼。」

「……在伯鐸跌倒之前，吾主對他說：『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這話的意思是：透過你自己的經驗，讓他們相信人性的軟弱。」

*瑪廿六 69-75。

**路廿二 32。



五、「我願妳常陪伴著我；妳是我的陽光！」



八月八日

一、我告訴她，日後我會使她的德行顯揚出來，她回答：

「只有天主值得顯揚；在我這虛無的人身上沒有什麼好顯揚的。」



二、她從病房的窗戶凝視天空，聖心瑪利修女對她說：「妳懷著愛情仰望天堂！」她那時很疲倦，只報之以微笑；過後，她告訴我她當時想些什麼：

「唉！她相信我是看著天空想著天堂！不，我只是讚美物質

的穹蒼而已；天堂為我越來越關閉了。但我馬上柔和地對自己說，呃，沒錯，我確實是懷著愛情仰望天空；是的，我懷著對天主的愛仰望，既然我所做的每件事——我的行動、我的注視，所有的一切，從我奉獻自己*以來，都是懷著愛情而做的。」

*德蘭於一八九五年六月九日「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



三、「今天，我想到自己過去的生活，想到那年聖誕節的勇敢行為*，於是頌揚友弟德的讚辭來到我心中：『妳表現出男子般的勇敢，妳的心靈堅強**。』有許多人會說：我沒有力量完成這樣的犧牲。那麼，她們應該做我所做的，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去做。天主從不拒絕賜給人那使人勇敢行動的初步恩寵；有了這恩寵之後，人的心靈堅強了，於是便節節勝利。」

*一八八六年的聖誕節小德蘭接受了關鍵性的恩寵，參閱《回憶錄》

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頁。

**拉丁文通行本聖經（Vulgate），友十五 11。



四、「如果吾主和聖母沒有親自參加過筵席，我就不會了解邀請朋友吃飯的習俗的意義。對我而言，若只是為了吃飯，為攝取營養，我們應該隱身，至少是留在家裡吃飯。接受邀請的目的是為了交談、敘述旅行的見聞、回憶，以及為了超性的事物。」

「我很同情大型筵席中的侍者。如果他們不幸把湯灑在桌布或某個客人身上，我會看到女主人嚴厲地看著他們，而這些可憐的人羞紅了臉；此刻，我內心很憤慨地對自己說，唉！那存在世界上的主僕間的差異，是多麼適切地證明有天堂的存在；在那裡每一個人都將按他內在的功績而被安排好位置，在那裡所有的人都將在天父的盛宴中坐席。既然耶穌曾說過：『主人要親自前來服事他們*！』那麼，那時是什麼樣的僕人前來服事我們呢？那時，可憐的人，特別是那些弱小的人，將因謙卑而得到豐富的賞報。」

*路十二 37。

→

八月九日

一、論及她，我說：「我們的戰士倒下了。」

「我不是一位帶著世上的武器作戰的戰士，而是帶著『聖神的利劍，即天主的聖言*。』這病不能讓我倒下去，昨天黃昏後不久，我還對一位初學生使用我的利劍。我告訴她：『我將手執武器而死。』」

*弗六 17；被引用於加爾默羅會規中。

二、關於她的手稿：

「除了那些在特殊道路上的人以外，各種人都會在其中品嚐到些什麼。」



三、「妳再度成為我童年時代的妳……我無法表達出妳對我的意義！」



四、有人說她是聖人。她說：

「不，我不是聖人；我從未表現過聖人的行為。我只是個滿渥天主恩寵的小小靈魂而已；就是如此。我所說的是事實，到了天堂妳將會明白的。」



八月十日

一、她正凝視著別在床簾上的戴奧法·偉納的畫像。畫像中的傳教士以手指著天。她說：

「妳相信他了解我嗎？瞧，他為我指出什麼……他大可不必採取那種姿態……」



二、有人說，那些像她一樣達到完美之愛的靈魂，他們的美麗是

可以看得出的*；而她就是他們中之一。她說：

「什麼美？我完全沒有看到我的美；我看到的只是我從天主那裡所領受的恩寵。妳們老是誤解我；妳們不曉得，我只是一粒小核，一粒小杏仁核……」

（我因分心而未能寫下隨後的解說。）

*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第一詩節第六句的註解。

~

三、她以快樂、美麗的神情凝視著戴奧法·偉納的畫像：

「啊！但是！……」

珍尼微修女問她：「妳為什麼說：『啊！但是！……』？」

「因為每一次我看他時，他也看著我，他似乎以頑皮的目光從眼角看我。」

~

四、我們給她看一張貞德在獄中的相片。她說：

「聖人們也在我的獄中鼓勵我。他們告訴我，因為妳身繫囹圄，不能實現妳的使命；但是將來，妳死了之後，便是妳開始工作和征服的時候了。」

~

五、「我想起安提約基的聖依納爵的話。『同樣地，我也必須藉著痛苦被磨成天主的麥麵粉*』。」

*參閱安提約基的聖依納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致羅馬教友書〉四 1。



六、誦讀日課時：

「但願妳曉得妳為我的意義！我老是對妳說同樣的話。」



七、我跟她談到天堂、我們的主耶穌和童貞聖母，並說他們的肉身和靈魂都一起在那裡。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啊！……」

我說：「妳這是要讓我曉得妳正因內在的考驗*而非常痛苦嗎？」

「是的！……如此愛天主和童貞聖母，居然還會有這些想法！……可是，我不讓自己停留在這些想法上。」

*指反信德的思想。請參閱下冊，〈其他的言談〉耶穌依搦斯姆姆，八月。



八月十一日

一、「……母親，我一直覺得妳投注太多熱火在工作中。」
（我正在洗滌。）

二、我對她說，她死了之後，我們都會變得很好，我們的團體也會更新。她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

*若十二 24。

☞

三、「我沒有想到會受這樣大的苦；我像小孩子一樣正在受苦。」

「我絕不會求天主讓我受更大的苦；但如果祂增加我的痛苦，我會欣然接受，因為這些苦是由祂而來的。但是我太弱小了，小到連一點力量也沒有。如果我要求受苦，那麼這些苦是我自己要的，我得單獨承受；然而我是不能夠單獨做任何事的。」

☞

四、「……童貞聖母沒有我們這麼幸福，因為她沒有一個童貞聖母可以讓她去愛。」

（她曾在一次散心時這樣對我說。）

☞

五、「我常向聖人們祈禱，但得不到任何答覆；然而他們越裝聾作啞，我越愛他們。」

我問：「為什麼呢？」

「別人渴望看到和了解，但我卻更願意看不到天主和聖人們，而停留在信德的黑夜中。」



六、她告訴我們疫疾爆發期間的各種事情*。我對她說：「妳真是疲於奔命！但妳那時是那麼地親切和善！那麼，妳一定不是真的很喜樂；妳在身心兩方面都受了極大的苦。」她微笑著說：

「我從不『假裝』，我不像雅洛貝罕的妻子**那樣。」

*一八九一至九二年的冬天，參閱《回憶錄》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頁。

**參閱列王記上第十四章，雅洛貝罕的妻子改了裝去請教阿希雅先知。



八月十二日

一、她領了聖體：

「別了，姊妹們，我要出發遠行。」

她借用我出發作發願前的退省時所說的話。



二、她看著貝里頁神父著戎裝的照片，說：

「……我像對一個小女孩一樣，給這個雄壯威武的戰士忠告！我為他指出信賴和愛的道路。」

三、「接受麥穗以來*，我感到自己更卑微。但是今天早晨，當神父給我送聖體之前開始唸懺悔詞，而所有的修女也跟著一起唸時，我領受了好大的恩寵。看到耶穌非常親密地把祂自己給我，我感到實在有必要藉悔罪來表達自己的謙卑。『我向全能的天主、童貞聖母及諸聖們承認我所犯的罪過……』噢！我對自己說，此時此刻大家正在為我祈求，求天主及聖人們寬恕我……像稅吏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個大罪人。我感到天主是這麼地仁慈！我發現把自己託付給整個天廷，經由天廷的代禱而祈求天主的寬恕，是這麼動人。啊！當聖體接觸到我的嘴唇時，我真感動，我忍不住哭了出來。」

「能夠在懺悔詞中經驗到這一切，這是多麼不尋常啊！我相信這是因為我當時的狀況，我當時感到自己好可悲！然而，我的信賴未曾減少；『可悲』這個字眼用得不太恰當，因為擁有神聖財富的我是富有的。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要更加謙虛。每當我想到天主所賜給我的這一切恩寵時，我克制不住那流不盡的感激之淚。」

「……我相信今天早晨我所流的眼淚，是徹底悔改的淚。哎！這種感受不可能是人自己給的呀！只有聖神能給予，祂『願意向哪裡吹，就往那裡吹**。』」

*參閱八月四日第三則。

**若三 8。

四、我們談到從前每當我們告訴她要注意健康，不要在團體起床時就起床，不要參與誦讀日課時，她總是拒絕接受。她說：

「妳們不了解當時我為什麼堅持，因為我覺得妳們試圖影響院長姆姆。我要告訴院長姆姆全部真相，讓她自己做決定。我對妳們保證，如果當時她自己要我不參與彌撒、不領聖體、不參與日課，我會很溫順地服從她的。」

☩

五、「多麼令人難以置信呀！現在我不能再進食了，但我卻想吃各種好東西，例如：雞、肉排、米飯、鮭魚！」

☩

六、「……妳們將來可以這樣說我：『她的財寶在天上，所以她不活在這世上。』」

☩

八月十三日

我告訴她，我在夜禱時所得到的一個有關天堂的思想，她說：

「……至於我，我所得到的光照只是看到自己的虛無。這比一切信德之光更有益。」

八月十四日

(領聖體)

「……這一整天有許多小麻煩。哎！我引起了那麼多麻煩！」

誦讀日課時我對她說：「妳今天有許多麻煩。」

「是的，既然我愛這些麻煩……天主給的每件事我都愛。」

~

八月十五日

一、(領聖體)

我對她提到聖十字若望所說的那些為愛情所焚燒的人。她嘆了口氣說：

「我必須說『喜樂和神怡』在我內心深處……；但是這不能鼓舞人靈，如果人們不相信我受了許多苦的話。」

我說：「我能感受到妳痛苦萬分！然而一個月之前，當妳提到死於愛情時，妳還說得那麼美。」

「我那時怎麼說，現在仍然如此說。」

~

二、她的呼吸非常困難，而且情況日益嚴重，她說：

「我不知道我會變得怎樣？」

我問：「會變得怎樣讓妳擔憂嗎？」

她帶著笑容，以一種難以形容的音調回答道：

「喔！不……」

✿

三、「在靜默時*，我夢到妳對我說：『當修女們都來看妳時，妳會太累；每一位修女都要看妳，而妳也不得不對她們說些話。』我回答：『是的，但當我到天堂時，我便可以從一切中得到休息了。』」

*指下午一點的靜默時間，那時修女們可以休息。

✿

四、「昨天黃昏，我要求聖母讓我停止咳嗽，好使珍妮微修女能入睡*，但是我加了一句：『如果妳不這麼做，我會更愛妳。』」

*珍妮微修女睡在一間和病房相連的房間中。

✿

五、我們的新鐘在晚課時響了；我打開門讓她能聽清楚，我說：

「聽呀！鐘響了。」她聽了之後說：

「還不夠美！」

✿

六、「天主按我受苦的程度賜我勇氣。我覺得目前我不能再受更

多痛苦了，但是我不害怕，因為如果痛苦增加了，祂同時也會加增我的勇氣。」



七、「我驚奇天主竟能這麼久還不來帶我……甚至有人說天主要使我『相信』沒有天堂！……我所深愛的聖人們，他們在哪裡『棲身』呢？……」

「噢！我不用假裝，我真的什麼也看不見。但是我必須在心中引吭高歌：『死後的生命不朽』；如果沒有永生，事情就糟了……」



八、誦讀日課後，她筋疲力竭；當我們正準備捶打她的枕頭，使之鬆軟時，她說：

「好吧！隨便妳們怎麼處置我吧！」



八月十六日

一、她虛弱、喘息，幾乎不能說話。

「我……不能……再……跟妳……說話了！……啊！如果有人能了解！……如果我不愛天主！……是的，但是……」

二、「在會客室裡，不應該什麼都談，例如，談論穿著。」

✿

三、她面帶微笑，看著童貞聖母態像和戴奧法·偉納的畫像，用手一一指著他們說：

「你不要『小德蘭』來找你。」

✿

四、「天使不能受苦，所以他們沒有我這麼幸運。如果他們受我所受的苦，並且感覺到我的感覺，他們會非常驚奇！……是的，他們會非常驚訝的，因為連我自己也非常驚訝。」

✿

五、誦讀日課時，她忽然醒來，帶著甜美的笑容看著我說：

「美麗的好母親！」

✿

八月十七日

一、（領聖體）

「我真的感覺到天主要我受苦。這些本來應當對我有益，並且可以減輕其他病人痛苦的各種治療法，反而對我有害。」

二、我們把她扶了起來，在為她整理床鋪時有人撞到她；此外，我們為她所做的某些療法也使她受苦。她向我們要一小塊亞麻布；我們不曉得她要做什麼用，因此猶豫著是否給她，她溫和地說：

「當我要東西時，妳們要相信我，因為我是個很好的『小女孩』。」（她的意思是她只會要求需要的東西。）

回到床上後，她覺得自己只剩下最後的一點力氣了，她說道：

「我是個病重的『小女孩』，是的，病得很重！」

☪

三、她以常春花碰觸戴奧法·偉納的像；我還保存著這常春花。

☪

四、我告訴她：「我要祈求聖母減輕妳呼吸方面的困難。」

「不，不要驚動在上面的他們！」

☪

五、誦讀日課時，她看著戴奧法·偉納的畫像說：

「我不曉得怎麼了；一看到他就想哭。」

☪

六、誦讀日課後，她的呼吸困難減輕了；她指著我對珍尼微修女說：

「她向瑪利亞祈求，我不再『抽噎』了。」

（她用「抽噎」這字眼來開玩笑；她以這麼良善的方式來表達她咳得連氣都喘不過來。）

~

八月十八日

一、「我很痛苦，但我是否好好地受苦呢？這才是重點！」

~

二、「『寶寶』已筋疲力竭了！……」

中午靜默時，我躲在床後寫些東西。她說：

「轉到這邊來，好讓我能看到你。」

~

三、「媽媽，妳一定要為我唸這封妳幫我收下的信*。在默想時，我克制自己，沒有要求妳為我做這事，為準備明天好好領聖體；況且這也是不被允許的。」

（這時正是散心時間。）

看到我拿起鉛筆要記下這些話，她說：

「也許我的功勞將失落了，因為我對妳說了這事，而妳又把它記了下來。」

我問：「妳想得到功勞嗎？」

「是的，但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可憐的罪人，為整個教會

的需要；最終，是為了撒花朵給每一個人，給義人，也給罪人。」

*可能是貝里頁神父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七日的來信。



四、我告訴她，她很有耐心，她說：

「我連一分鐘的耐心也沒有，不是我有耐心！……妳總是弄錯！」



五、「人們說靈魂在死亡的那一刻會遭到魔鬼的誘惑，我一定也要經過這條路。但是也許不會，因為我太小了；對於小孩子，牠無能為力。」



六、我說：「如果妳恢復健康，妳會覺得奇怪嗎？」

「如果這是天主的意思，我很樂意做這犧牲。但是我向妳保證，這不是件小事，病到這個地步還康復！想想看！……」



七、「在這樣虛弱的狀況中，如果看到一隻大蜘蛛在床上，我會怎樣？好吧！為了天主我還是很願意接受這恐懼。」

「……但是如果妳求求聖母不讓這種事情發生？」

八月十九日

一、領聖體前，當她聽到修女們吟詠聖詠第五十一篇〈認罪懺悔〉時，雖然唸的聲音很小，但她幾乎無法忍受。後來她淚汪汪地對我說：

「我也許會失去理智。唉！她們不曉得我所感受到的虛弱。」

「昨晚，我實在忍受不了；我求童貞聖母以她的雙手抱著我的頭，使我能忍受我的痛苦。」



二、「好母親！和我在一起；有妳在，我感到有支持。」



三、珍尼微修女把苦像遞給她，德蘭很溫柔地親吻苦像的臉；那一刻她像天使一般美。苦像上吾主的頭是傾斜的，德蘭注視著苦像說道：

「祂死了！我比較喜歡人們所呈現出的耶穌是已死的，因為我想祂不再痛苦了。」



四、她要求接受某些醫生和院長所指示的療法，雖然這些療法會令她相當痛苦。珍尼微修女像對小孩子般對她說：「是誰向『好保姆*』要求這些的？」

「是『寶寶』出自誠心的要求。」

*「好保姆」是一個暱稱，當德蘭與珍尼微修女兩人一起在病房時，前者稱後者為「好保姆」。請參閱下冊，〈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七月第二則。

☞

五、她撫摸戴奧法·偉納的雙頰。（他的畫像別在她的床簾上，離她有段距離。）

我問：「妳為什麼那樣撫摸他？」

「因為我親不到他。」

☞

六、她對聖體瑪利修女說：

「不要歪坐在椅子上；這是禁止的。」

☞

七、珍尼微修女正在整理她的枕頭，沒有注意到她床簾上的畫像，她說：

「當心！別碰到小戴奧法！」

☞

八、當我們三個人圍著她時，我們講了太多話；她累壞了，因為我們同時問她太多問題：「妳希望我們今天談些什麼？」

「……最好什麼也別說，真的沒什麼需要說的。」
我說：「每件事都說了，對嗎？」
她柔和地點一下頭說：
「是的！」

☞

九、「不論妳對我說什麼，即使說的是最不重要的事，我都覺得妳像一個和藹可親的吟遊詩人般，總是以新的旋律唱他的歌。」
然後她作出小口啜飲的動作，為讓我看她正在品嚐我的話。

☞

十、「……我受苦只在一瞬間。但因我們想到過去，又念及未來，因此就會灰心喪志並陷於絕望之中。」

☞

八月二十日

一、她以孩子般的聲調對珍尼微修女說：
「妳曉得妳正在照顧一個垂死的『寶寶』……（指著她的玻璃杯）妳要放些好東西在杯子裡，因為『寶寶』口中有臭味。」

☞

二、她要求我們少親吻她，因為她太虛弱，受不了我們的氣息。

我問：「我們可以輕輕地撫摸妳嗎？」

「可以，因為手不會呼吸。」

~

三、我們對她說到耶穌聖心姆姆（參閱〈人物誌〉17）帶給護士的麻煩，她說：

「啊！我多麼希望我是護士，這希望不是出於我的本性，而是由於『聖寵的吸引』。也許我可以使耶穌聖心姆姆快樂！沒錯，我會對這一切有興趣……。一想到天主說：『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便會付出許多愛心。在加爾默羅修院不是常常能找到這麼美好的機會。」

*瑪廿五 36。

~

四、她帶著快樂和調皮的表情說：

「我很快就會在陰森的墳墓裡囉！有一天妳也要去那裡，好母親！當我看到妳在我之後來到時，『我粉碎的骨骸會重新歡躍*』。」

*詠五十一 10。

~

五、「……我一喝，就會這樣。」

她一邊咳，一邊對著她那裝著博多水（Bottot water）的杯子說：

「這不是為喝的！」

又自言自語說：

「它不懂哪！」

然後，提高聲音說：

「這不是為喝的，我告訴你！」

☺

六、她再也不願看到那一向使她厭惡，並且令她難以下嚥的牛奶。我對她說：「妳願意為救我的生命而喝這杯嗎？」

「嗯！好吧！……那麼，看吧！我豈能不為愛天主而喝？」

她一口氣喝完這杯。

☺

七、我們正在談論病房長袍上的+.F.記號的意思。她說：

「不，不是妳們所說的這個意思。它的意思是，我們必須帶著十字架（+），走向比穹蒼（F*）還高之處。」

*F為 Firmament（穹蒼）的字首。

☺

八、「當我很痛苦時，我很慶幸是我在痛苦，而不是妳們中的一個在受苦。」

九、「有妳的陪伴我最滿足，我的好佳蘭。」

德蘭援引了珍尼微姆姆*的弟弟寫給珍尼微姆姆的一句話。

*珍尼微姆姆是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創立者。她領洗的聖名是佳蘭（Claire）。



十、她感覺到自己今後不能再領聖體了，此外她也聽到人們對此事的議論；我想像得到，今天為她是極度痛苦並且也是充滿考驗的一天*。下午，她要求我保持沈默，甚至不要看她。她低聲說：

「如果我現在對妳訴說我的困苦，我會大哭，我的呼吸已經很困難了，若哭起來，我一定會窒息。」

靜默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她才對我說話；她用趕蒼蠅的扇子遮住雙眼，因為她還很激動。

*《綠本子》的說明：

她那天痛苦到了極點。原因是這樣：

她一向渴望領聖體；然而在病痛中，領聖體卻成為一件讓她飽受折磨的事。因為嘔吐、呼吸困難、虛弱，她很怕在領聖體時發生意外，因此希望我們告訴她別領聖體了。對於此事，她不要自己負起責任；但是因為她什麼都沒說，我們以為她同意我們堅持讓她領聖體。她繼續保持沈默，但是那天她支持不住了，眼淚就奪眶而出。

我們不知道她傷心的原因，要求她告訴我們。然而，她啜泣不已，並且喘得無法回答，她做了一個手勢要求我們不要和她說話，甚至

不要看她。

單獨留在她身邊幾個小時後，我才敢接近她，並告訴她我猜測她流淚的原因。我盡其所能地安慰她，而她看起來似乎難過得要死。我從沒見過她痛苦成這樣。

從那時起，一直到逝世為止，她都沒有再領聖體。八月十九日，聖雅欽多（St. Hyacinthe）瞻禮，是她最後一次領聖體的日子；她為不幸的雅欽多神父的悔改而奉獻這次的領聖體。她一生關心這位神父的悔改。



十一、她對我提及一位神父的信，信中說，童貞聖母沒有真正經驗過身體上的痛苦：

「今晚，當我凝視聖母像時，我了解這不是真的。我了解她不僅在心靈方面，也在肉身方面受苦。她在行程中受了許多寒暑、勞累之苦，她也常守齋。」

「……是的，她知道受苦是什麼。」

「……然而希望聖母受苦，這也許不太好？尤其我這麼愛她！」



十二、她的呼吸已經很困難了。有時，她在痛苦中以呻吟來放鬆自己，例如發出「喔！啦啦！」或「哎哪！哎哪！」的喊聲。

「當呼吸的困難從下面而來時，我就呼喊：『哎哪（Agne）！哎哪（Agne）！』但這樣叫不太好，我不喜歡；所以

現在我呼喊：『安納（Anne）！安納（Anne*）！』」

我說：「我們會把它寫在妳的訃文中。」

「妳使它聽起來像是廚房秘方！」

*譯者註：「哎哪」是呼疼之聲，「安納」是聖人之名。兩者發音相近。

✎

十三、「是妳給了我戴奧法·偉納的畫像，讓我感到安慰；這為我真是極大的安慰。這畫像也很可能會令我不喜歡！……然而它卻是『令人非常愉快的』、『非常可愛的』」。

（她用了兩個她曾聽過、而且也覺得好玩的措辭。）

✎

十四、「到了天堂，知道聖家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多麼好啊！當小耶穌開始長大時，看到童貞聖母守齋，祂或許會對聖母說：『我也要守齋。』童貞聖母回答祂說：『不行，小耶穌，祢還太小，祢沒有力量。』然而聖母也可能不敢阻止祂守齋。」

「至於好聖若瑟，啊！我多麼愛他呀！他因工作而不能夠守齋。」

「我可以看到他刨木頭，然後不時地擦一下前額的汗。啊！我多麼同情他呀！他們的生活在我看來是單純的。」

「有些婦女來和童貞聖母話家常。有時候她們會要求聖母讓小耶穌出去和她們的孩子一起玩耍；而小耶穌望著聖母，想知道

祂是否可以出去玩。有時，這些善良的婦女會走到小耶穌前，直接對祂說：『來和我的孩子一起玩吧！』」

「當我想到聖家時，我所想的是很平凡的生活，這對我頗為有益；聖家的生活不同於人們所說的和所想的。例如，有人認為，孩童耶穌以黏土捏了一些小鳥之後，對牠們吹口氣，便給了牠們生命。喔！不！即使為了讓自己的母親高興，小耶穌也不行這種無用的奇蹟。為什麼天主不藉一個奇蹟把他們帶到埃及去；這樣的奇蹟更是需要的，並且為天主毫無困難。就在一瞬間，他們就被帶到那裡去了。然而，不，他們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和我們的一樣。」

「多少麻煩、失望！多少次好聖若瑟被人挑剔！多少次他拿不到工錢！啊！如果我們知道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我們會多麼驚訝呀！」

她就這個主題，對我講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無法把它們全都寫下來。

☪

十五、「……我希望明確地知道她愛我；我指的是童貞聖母。」

☪

十六、「……在這一一生中，唸玫瑰經為我而言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譯者註：參閱《回憶錄》第三一四至三一五頁。

十七、「當我接受赦罪時，我並沒有陶醉在感恩的祈禱中，我只是以感恩之心簡簡單單地想道，天主已為我穿上一件極白的小長衣，並且也為我換了一件工作服。以前的兩件衣服都不是很髒，不過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我現在的小服裝更明亮，從天朝聖人的眼中看來，我更好。」

☩

十八、「沒有人會料到，當聖心瑪利修女暫時管理我時，讓我做了不少刻苦。她太愛我，以至於我看起來好像被寵壞了；在這種情況下，刻苦就更大了。」

「……她按照她自己所喜愛的方式來照顧我，而她的方式和我的完全相反。」

☩

八月廿一日

一、她受很大的苦，我跪著注視她，內心充滿傷痛。她說：

「可愛的小眼睛為什麼悲傷？」

「因為妳正在受那麼大的苦！」

「是的，但是我也很平安，很平安！」

☩

二、「……寶寶除了睡覺之外，一無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使她受苦！」

緊接著她又開始咳嗽，而無法入睡。

「現在寶寶連睡覺也沒了！完了！我覺得我整夜都會喘不過氣來！」



三、「為了宣揚聖母，我多麼希望自己是神父！只要一次講道，就足以讓我說出我所想到的有關聖母的一切。」

「我首先要讓人們了解，我們對聖母的一生所知甚少。」

「我們不應該說那些沒有根據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例如：當童貞聖母很小的時候，才三歲大，就滿懷愛心與異乎尋常的熱情，到聖殿去把自己奉獻給天主。她去聖殿，可能只是為服從父母而已。」

「還有，老先知西默盎為什麼預言說，從那時起聖母的眼前就不斷會有耶穌的苦難？老人曾說：『一把利劍將刺透妳的心靈*。』好母親，妳了解那不是指當時；而是對未來的一個概括性預言。」

「我所喜歡的，並且對我有益的關於童貞聖母的道理，必須是那能讓我從其中看到她真實的生活，而非看到人們想像中她的生活的道理。我確信她實際的生活是很單純的。人們把聖母呈現為遙不可及的，事實上，我們應該把她呈現為可效法的，並把她的德行顯示出來。我們還應提出福音中的一些記載來證明她和我們一樣生活在信德中，例如：『他們不明白他對他們所說的話**』；還有另一句話也和此句同樣深奧：『祂的父親和母親就讚嘆他關於耶穌所說的這些話***。』我的好母親，妳不認為這讚嘆

意謂著某種程度的驚異嗎？」

「我們都知道童貞聖母是天地之后，但她母親的身分更勝於皇后之身分；我們不應該說，因她所領受的特恩，她的光榮遠遠超過所有聖人的光榮，猶如太陽昇起時所有的星辰便隱沒不見一般。我的天主！這是多麼奇怪的說法！一個母親竟會使她孩子們的光彩消失！我認為正好相反。我相信她反而會使那些被揀選者的光輝大大增加。」

「談聖母的特恩很好，但是不該只談這一點，如果在一次講道中，我們從頭到尾不得不發出『啊！啊！』的歡呼聲，那麼我們會感到厭煩的！說不定有人會因一個受造之物居然如此卓越，而感到某種程度的疏離，因此自語道：『若是如此，那麼我們自己不如到一個小角落去發光吧！』」

「童貞聖母比我們多領受的一項特恩是她不能犯罪，她是被免除原罪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她沒有我們這麼幸運，因為她沒有一個童貞聖母可以讓她去愛。我們比她享有更多的甘怡！」

「最後，我所要宣講的關於她的一切，都包含在我所寫的〈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這首詩中了。」

*路二 35。

**路二 50。

***路二 33。

八月廿二日

一、「今天是祖父（指聖雅敬）的瞻禮。」

☞

二、「啊！好母親，如果天主沒賜我勇氣，我會怎麼樣呢？我現在能用的，只有這雙手了！……這樣受苦，沒有人會了解的；沒有，除非他親身體驗到。」

☞

三、我說：「有人發現妳在某方面不成全。」她很滿足地回答：

「啊！再好不過了！」

☞

四、她的腸和其他地方都痛得很厲害，我們擔心她的體內已產生壞疽了*。她說：

「……既然要受許多苦，而且每一部分都要受苦。那麼倒不如幾種病一起來。這就像在一趟極不方便的旅程中，我們很清楚知道這些不便即將結束，也知道一旦目的地到達了，我們的喜樂就更加大了。」

*《綠本子》加了以下註解：

她的腸子劇痛，腹部堅硬如石；排便時，更是疼痛不堪。在長久咳嗽之後，如果我們把她從床上扶起，讓她坐著，以免她喘得更厲害，

她會覺得自己好像「坐在鐵釘上」。她請大家為她祈禱，因為痛苦會「使她失去理性」。她要求我們不要在她伸手可及之處放置含有毒性的外用藥，並且勸告我們絕不要把這樣的藥物，放在那些像她這樣受苦的病人附近；理由是一樣的，因為痛苦會「使人失去理性」，而當人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時，人很可能會輕生。此外，她又說，如果她沒有信德的話，她會毫不猶豫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五、關於有人對她所說的一句話，她說：

「妳相信聖母也像聖女瑪麗德蓮那樣裝模作樣*嗎？啊！不！不是這樣。然而當我『抽噎』時，我就是這樣！」

*指聖女德蓮常被畫成矯揉做作的模樣。



六、她灑了一些椴花茶在床上；我們安慰她說沒有關係。她做了一個動作，意思是說：無論如何，反正她都得受苦。

「噢！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七、祈禱時，她看著我，然後又意味深長地看著戴奧法·偉納的畫像。

過了一會，她為了讓我高興，想和我說話；她呼吸困難，我要她別說話。她說：

「我不可以說話嗎？……但是……我相信……我如此愛妳！
……我要乖乖的……喔！我的好母親！」

☞

八、我們不要她費勁主動來安慰我們，她說：

「妳們一定要讓我表演我的『猴把戲』。」

☞

九、「一想到有那麼多人為我祈禱，我就感到很喜樂；於是我對
天主說，我願把所有這些祈禱都轉讓給罪人們。」

我問：「那麼，妳不願意這些祈禱是用來為減輕妳的病痛？」

「不！」

☞

十、她痛得很厲害，呻吟著說：

「好母親！……是的！……我願意！」

「……我不應該再抱怨了；這沒有用。請為我祈禱，好姊妹們；但是不要跪著，請坐著。」

（我們都跪著。）

☞

八月廿三日

一、「我還沒有度過這麼糟糕的一夜。噢！如果天主不是如此好的話，我便不能忍受我所受的一切苦了。我從不相信我能忍受這麼多苦。我相信我的痛苦還沒結束；但是祂絕不會遺棄我。」



二、我說：「妳曾對童貞聖母唱過：

『耶穌給我的一切，祂都可以取回，
請告訴祂，對我不要拘束*。』」

「童貞聖母已經把這事告訴祂了，祂要妳兌現妳的話了。」

「我很滿意，而且永不後悔。」

*出自德蘭的詩：〈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三、「……不，天主並沒有讓我預先感到死亡即將來臨，而是讓我感到更大的苦……但是我並不苦惱，除了當前這一刻之外，我不想任何事。」



四、我告訴她，我已經有一條大毯子過冬，而那毯子真的是太大了。她說：

「噢！不，在冬天，人絕不會感到太暖的……妳還是會冷！

而我將不會冷！我同情妳。」



五、「親親我的額頭。」

她對珍尼微修女說：

「我的小護士，請為我多向童貞聖母祈禱；如果妳病了，我也會多為妳祈禱的！然而，人們卻不敢為自己祈禱。」



六、當葛尼爾神父（參閱〈人物誌〉8）還是神學生並受到大試探時，她曾為他奉獻自己的痛苦。葛尼爾神父知道這事後，寫了一封很謙遜動人的信給她。她說：

「啊！這封信帶給我多麼大的安慰呀！我看到我所受的小小痛苦結出了果實。妳注意到這封信所表達出的謙遜之情嗎？這正是我所要的。」

「……在這麼短的時期內看到一個人能夠對一位曾經對他行過善，而他以前一直不認識的靈魂，懷有如此大的愛及感激之情，這為我多麼有益啊！以後到了天堂上，當靈魂們認識那些曾救過他們的靈魂時，又將怎樣呢？」



七、在很劇烈的痛苦中，她呼喊：

「好母親！……好母親！……啊！……啊！……是的！……媽媽！媽媽！媽媽！」

八、「……當我們向聖母祈求而她沒有回答時，這意謂她不願這樣做。那麼，我們應該讓她照她的意思去做，別自尋煩惱了。」



九、她告訴我說，她從沒有聽過一篇足以令他感動的有關聖母的道理。

「但願神父們對我們講講那些可行的德行吧！講她的特恩固然好，然而最要緊的是，讓我們可以效法她。她喜歡我們效法她甚於仰慕她，她的生活就是這麼簡樸！關於聖母的道理，無論再怎麼美好，如果我們得不停地驚嘆：『啊！……啊！……』，那麼我們會感到厭煩的。我多麼喜歡對她高唱：

『當妳常修習謙虛之德時，
妳使通往天堂的窄路清晰可見*。』」

*出自德蘭的詩：〈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十、「……媽媽！……啊！我總是抱怨！……看，但是！……然而，我願生病！……但是當我一直咳嗽時，我不能……」

（我們今天停止了她的牛奶飲食。）

誦讀日課後，我輕撫著她的額頭，她說：

「啊！好輕柔啊！」

八月廿四日

一、我問：「妳沮喪嗎？」

「不！……雖然每件事情都糟透了！我每一呼吸都痛苦萬分，但是還沒有到哭泣的地步。」

（那天早晨，她特別的甜美、平安。）

~>

二、「……我多麼想和妳說話！……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刻苦！……哎！真難受。」

~>

三、「……好母親，妳願意我繼續對妳講話嗎？」

我讓她靜默一段相當長時間。半小時以後，在散心時她說：

「好母親！……啊！我好愛妳！」

誦讀日課時，她醒來，說道：

「……噫！我和妳講了很久的話！而我現在才發現，妳不知道第一句是什麼！」

（她對我說明她在某一個夢魘中的憂慮。）

「……現在，我感到咳嗽又要侵襲我了！終於來了！……」

「每件事都糟到極點，不是嗎？」

「不，好到極點。」

四、我很同情她，因為珍尼微修女的意見對她沒什麼幫助，但是她說：

「有幫助的！正是這些能安慰病人。」



八月廿五日

一、我告訴她，我願知道她去世的日子，她說：

「喔！我自己並不想知道！我多麼平安啊！我一點也不為這事煩惱！」

靜默時病房的門開著；聖十字若望修女（參閱〈人物誌〉41）每天在黃昏時進來，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坐在床腳，笑著注視德蘭。

我說：「這種輕率的探視多麼讓妳疲倦啊！」

「是的！當一個人受苦時，被人笑著注視，是非常難受的。但是我想到我們的主，祂在十字架上受苦時也是這樣被人注視著。但祂的情況更糟，因為人們真的嘲笑祂；福音中不是說他們搖著頭注視祂嗎*？這想法幫助我真心地把自己的這犧牲奉獻給祂。」

*谷十五 29。



二、我說：「妳痛得這樣！啊！多麼難受！妳感到悲傷嗎？」

「噢！不，我一點也沒有不快樂；天主給我的正好是我能承受的。」



三、舅媽送她一些美麗的人造勿忘我樹枝；我們把它們用來裝飾她的聖像。

靜默時，她以孩子般可愛的神情說：

「我希望有人送我一些東西；我沒多想是什麼東西，或為什麼。我有這樣的願望；而就有人給了我這些。」



四、「唉！我可憐的小女孩，妳真的可以說：『我被放逐好久了*！』」

「但是我並不覺得久；我不因為正在受苦而覺得更久。」

*詠一二〇6。



五、她輕輕地歎息道：

「……唉！我多會叫苦呀！然而，我並不希望少受些苦。」



六、她請求我們，也請求別人為她祈禱：

「……喔！多麼需要為瀕臨死亡的人祈禱呀！但願妳們知

道！」

「我相信魔鬼已求得天主的准許，以極度的痛苦來誘惑我，好讓我失去耐₄心和信德。」

她對聖心瑪利修女談到夜禱的聖詠中所提及的暗夜幽靈的誘惑*。

*珍妮微修女亦提及這一幕，請參閱下冊，〈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八月十六日。

☞

七、今天是聖路易的瞻禮；她懇切地向爸爸祈求，卻未蒙垂聽：

「……不論剛開始時我的感覺如何，我仍不斷地向天主說我更愛祂，我也更愛聖人們。」

☞

八、想到她仍在受苦，我就很難過。她說：

「我已經準備好面對一切了……然而，妳看，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過任何我不能承擔的痛苦。」

「……我們必須棄絕自己。我要妳歡歡喜喜的。」

☞

九、「……噢！是的，我很願意！是的，這正是我所要的！……」

我問：「什麼呢？」

「我要窒息了！」

☞

八月廿六日

一、我們整夜為她點燃一枝祝聖過的蠟燭。

「因為這枝聖臘，我昨夜過得不太壞。」

☞

二、祈禱時，她對院長姆姆說：

「由於沒向天主要求什麼，我非常高興；因為這樣，祂就不得不賜我勇氣。」

☞

三、我對她說，她是為受很多苦而被造的，她的靈魂有這種氣質。她說：

「呃！靈魂方面的苦，是的，我能承受很多……但是對承受肉身的痛苦，我卻如幼兒般軟弱。我不思，也不想，就這樣一分鐘又一分鐘地忍受痛苦。」

☞

四、她想辦告解：

「好母親，如果可以，我真的要和妳談談。我不曉得是否應該告訴尤夫神父說我有貪饕的意念，因為我想了許多我喜歡的東

西，但是我又把它們都奉獻給天主了。」

~

五、她呼吸困難：

「噢！我要悶死了！……是的！」

（聲音甜美、悲切，「是的」，有如一聲小小的呼喊。）

~

六、誦讀日課時，我告訴她可以輕鬆地動一動以減輕痛苦。她說：

「……以我目前這麼糟糕的狀況，想減輕痛苦，多難啊！」

~

七、裝飾在她睡袍上的亞麻布花邊脫了一點線；我想把它縫好，但是很難弄，而我又笨手笨腳的。我把她累壞了，她再也無法忍受而對我說：

「好母親喔！當一個可憐的護士偶爾對病人發脾氣時，我們實在不必大驚小怪。妳看我不也是挺煩人的嗎？我多麼愛妳啊！……妳真仁慈。我對妳感激之至，我幾乎要哭出來了。」

~

八、我說：「妳的病拖得好久了，小人兒！」

「喔！不，我並不覺得久；當它過去之後，妳會發現它為妳並不久。」

九、「喔！好母親，當我們如此痛苦時，多麼需要天主的助佑呀！」

✎

八月廿七日

一、我說：「哎！生病是多麼不幸的事呀！」

「喔！不，如果會死的話，並非不幸。害怕死亡，多奇怪呀！……若我們結了婚，有丈夫和孩子，害怕死亡還可以了解；然而，我一無所有……」

✎

二、「我希望主教不要來看我*；不過，主教的祝福是個恩典。」

她笑一笑，說道：

「如果是那位復活了三個孩子的聖尼格老（St. Nicolas）！」。

于格南主教（參閱〈人物誌〉18）這時正在里修。

✎

三、「好母親，妳對我這種受苦的方式不覺得詫異嗎？……然而我心中有很大的平安。」

✎

四、我說：「妳從早晨到現在都沒有吃東西！」

「沒有吃東西？我喝了兩杯牛奶，我被『塞得滿滿的』（bourée）。我是一捆『細木柴』（bourée）*，妳們不需要再買柴了。」

*譯者註：按法文，bourée 有二個意思：「塞得滿滿的」，或是材質很不好的一捆「細木柴」。德蘭在此玩弄文字。



五、「我讓可憐的好珍妮做修女幾夜都不得安眠！」



六、中午散心時，我說：「今天早晨妳對我說妳一無所有，但是妳有好姊妹們，還有一個好母親。」

「不，她們不是我的；事實上我和她們是不可分的！」

她帶著調皮的神情說：

「我想，啊！有一天我會和她們分離的！」



七、「哎呀！我怕妳要病到明年春天！若這樣，妳會怎麼說？」

「我會說再好不過！」



八、下午，她有一陣子感到舒服多了，於是對我們做出各種親切、體貼的表示。

九、持續的口渴令她感到痛苦*。聖心瑪利修女對她說：「妳想喝點冰水嗎？」

「噢！我好想喝！」

「院長姆姆命令妳要求妳所需要的一切。」

「是的，我要求我所需要的一切。」

「妳只要求妳所需要的，而從不要求那些能減輕妳痛苦的東西，是嗎？」

「是的，我只要求我所需要的。所以，當我沒有葡萄的時後，我並不要求。」

喝了水之後，她注視著裝冰水的玻璃杯。我們說：「再喝一些！」

「不，我的舌頭沒那麼乾。」

*《綠本子》增加以下這些字句：

她還因口渴而極度痛苦。「我的乾渴永遠無法消除；如果我喝，我會更渴。這就像把火投入我自己內一樣。」每天早晨，她的舌頭乾得像一塊木頭。

→

八月廿八日

一、我們把她的床轉向窗口。她說：

「啊！我好快樂！好母親，到我面前來，讓我好好看看妳。」

二、我們告訴她說，院長姆姆和其他的修女都說她很可愛。她說：

「啊！這和我無關！這一點意義也沒有，只不過讓我感到厭煩罷了。當一個人如此接近死亡時，是不會對此感到快樂的。」

☩

三、中午靜默時：

「看！那邊的那個黑洞（她指著靠近墓地的那些栗樹），在那裡我們什麼也看不見；我的身心就像在那樣的一個黑洞中。唉！多麼陰暗啊！可是我感到很平安。」

☩

四、她忍受不住疼痛而發出呻吟聲：

「如果我不出聲，相信天主會更滿意。」

☩

五、「好母親，幫我抓住那個可愛的白色小東西。」

「什麼東西？」

「它飛走了！就是在夏天飛來飛去的那個可愛小東西。」

（是一粒種子。）

☩

六、她從床簾的開口看著那尊面向她的童貞聖母態像：

「瞧！她守候著我！」

七、「我非常喜愛花；玫瑰花、紅花，和美麗的粉紅雛菊。」



八、當她咳嗽時，她的床輕輕震動，而那些圍繞著聖像的勿忘我樹枝也在顫動：

「小花和我一起顫動；我喜歡。」



九、「……我的好聖母，我很想離去，因為我已經把我的好姊妹們累壞了，我病得這樣子帶給她們痛苦……是的，我想離去！」



十、誦讀日課後：

「我的好聖母，可憐、可憐我……『這一次！』」



八月廿九日

一、我為她朗讀主日的福音：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她說：

「……我就像這個『半死的』旅客，半死、半活。」



二、我激動地說：「沒有一點內在的安慰而受苦，這是很困難的。」

「但這是一種沒有任何焦慮不安的苦。我樂於接受，因為這是天主要的。」



三、「好母親。」（她呼喚我）

「妳要什麼？」

「我在靠窗的梨樹上，只數到九個梨子，應該還有更多。我好高興，妳們可以吃到一些。果子很好呢！」



四、今天黃昏，她輕輕地親吻我們。



八月三十日

一、她整夜都很平安，就像八月六日那樣：她很快樂地想著也許她就快死了：

「……我好好地合著雙手，期待死亡。」



二、「如果妳被告知，最多活不了幾天，妳會高興嗎？妳比較喜歡這樣，而不願意被告知妳將經年累月越來越痛苦地活下去，是嗎？」

「不！我絕對不會更喜歡這樣。唯有承行天主的旨意才會使

我高興。」

☞

三、我們把她安放在折疊床上，推著她沿著迴廊走到經堂的門口。我們讓她獨自留在那裡相當長一段時間。她望向鐵格柵欄，目光深沈地祈禱；然後對著柵欄撒了一些玫瑰花瓣。

在帶她進去之前，我們為她照了相*。

聶勒醫生來了，對她說：「會很快的，好修女，我向妳保證。」她帶著幸福的微笑，看著他。

尤夫神父也來了，對她說了以下這些她後來轉告我的話：「妳已經承受了比現在更多的痛苦……妳身為加爾默羅會修女，我身為神父，我們正一起完成我們的任務。」

*參閱下冊，〈其他的言談〉天使瑪利修女。

☞

八月卅一日

一、聶勒醫生再次探視。

☞

二、「如果妳明天就死，妳不會害怕嗎？那麼迫近！」

「噢！即使是今天黃昏，我也毫不懼怕；我的心只會充滿喜樂。」

三、「我需要多大的勇氣來畫一個十字聖號！……啊！我的好姊妹們！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憐憫我吧！……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四、我說：「我們很快就要看到妳的床空了；我們將多麼傷心啊！」

「噢！如果我是妳們，我會很快樂的！」



五、「……我一生的胃口都集中在現在。以前，進食是一件令我飽受折磨的事，而現在，我什麼都吞得下。我好像快餓死了。」

「……聖物洛尼加（St. Veronica）受的苦好大。」

（她從閱讀中得知這位聖人是餓死的。）



六、我們中的一人說：「她呼吸困難到這地步！可能今天就會死。」

「多麼幸福啊！」



七、下午，她們告訴我說她睡著了，但是她睜開眼睛說：

「我沒睡，過來呀！看到妳我太高興了！」

八、「我多麼需要看到天堂的神奧啊！今世沒有任何東西能使我動心的。」



九、誦讀日課時：

「啊！多麼令人難以置信啊！我所有的希望都實現了。以前，當我讀聖十字若望的作品*時，我祈求天主在我身上實現聖人所說的；也就是說，在我身上實現那我得活很久才能得到的結果：在愛中迅速地被耗盡。我得到了俯允！」

*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第一詩節第六句的註解。



十、在凝視童貞聖母的態像一段相當長時間之後，她說：

「……誰能構想出童貞聖母呢？」



十一、她對我說：

「啊！若妳愛我，同樣我也愛妳！」



十二、她告訴我說，以前為了作刻苦，在吃飯時她會想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發現很簡單，只要是對我胃口的，我就

把它們都獻給天主。」

三

十三、「……剛才我很想好好吃一頓，我就拿起一顆葡萄，再倒一口酒，將之獻給聖母。然後對孩童耶穌也做同樣的事，我小小的一餐就這樣結束了。」

九 月

與八月廿二到廿七日可怕的痛苦相比，八月的最後幾天及九月初顯得相當平靜。德蘭現在可以吃些東西，而葛林家設法用某些食物引起她的食欲。然而，其他的癥候都未顯示出她有康復的希望。德蘭越來越消瘦，而且極度虛弱。她再也無力移動雙手，而只要人一碰觸到她，她便疼痛不堪。她的雙腳從九月十二日起開始浮腫。九月十四日那天，葛尼爾醫生估計說，她最多只能再活兩個星期。從九月廿一日起，德蘭覺得自己無時不在臨終的痛苦中。實際上，她是在廿九日——去世的前夕，才真正進入臨終的掙扎中。

這個月《黃本子》的內容，不管是對德蘭行為的描述，或是對她談話內容的記錄，都是相當寶貴的。德蘭這時比任何時刻更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她所說的簡短之言，都具有真實無華的特質及字面上的準確性。主要的論題是關於她的病、她的痛苦，和她的死亡。信德的考驗一直存在。掛在床簾上的聖像和聖母態像支持著病人的祈禱。德蘭仍欣喜地觀望大自然，也繼續開玩笑。她還能慶祝兩個週年紀念日——九月八日，她的發願日（那天她最後一次書寫），以及九月廿四日，她領受頭紗的日子。

由於葛林家當時還在里修，所以目前我們手邊只有七封寫給他們的信，這些信讓我們得知在最後日子裡德蘭登上加爾瓦略山的景況。相反地，我們有許多關於九月三十日的證詞，這些證詞一刻接一刻地為我們重現德蘭臨終時的痛苦情景。

九月二日

一、我說：「妳一定會死在一個慶日。」

「我從不渴望死在慶日，它本身將是一個夠美的慶日！」



二、「……大概是在我來這裡之後兩年，天主結束了天使瑪利修女所給我的考驗*，我終能對她敞開心靈……最後，她倒真能安慰我。」

**天使瑪利是德蘭的初學導師，參閱《回憶錄》第一九一頁。



三、「……請求在餐廳做補贖，為我是件難事*，因為我既膽怯又容易臉紅；但是我仍忠於每週兩次的補贖。當我克服這膽怯的考驗後，我就不太注意了，甚至不只一次忘掉這每週兩次的補贖。」

*那時，聖女所在的修院每週在餐廳有做補贖的習慣，例如：張開雙手成十字形站在餐廳中央、乞討食物、請求原諒過錯等。



四、我們告訴她說，她是我們這一羣（指四位親姊妹）的首領，而她征服了所有的敵人；我們現在所該做的便是效法她的榜樣。

她做了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手勢，將一隻手放在另一隻手上面，中間保持一點點距離，說：

「在家裡，我就這麼高*！」

然後作出撒東西的動作：

「小小的『大拇指』**！」

*譯者註：德蘭以二隻手比出一點點高度，意謂她是老么，在家中只有這麼一點高。

**譯者註：「大拇指」是童話故事中一個極矮小的主人公，家人不喜歡他，設計把他帶到森林深處，然後把他丟在那裡。但他早已看出他們的詭計，他在口袋裡放了許多小石頭，邊走邊丟，最後一路沿著以小石頭所做的記號回到家中。



五、珍尼微修女對她說：「我想她們還在西貢的加爾默羅會院等著妳呢！」

「我會去的；我很快就會去；妳們不知道，去一趟為我很快的！」



六、「……當我們因做錯事而感到難過時，天主就立即回來了。」

七、「我奉獻出我所受的反信德的考驗，特別是為我們家族中的一個失去了信德的人。」

這個人是杜斯丹*（M. Tostain）。

*譯者註：舅媽葛林夫人的內姪女瑪麗德蓮嫁了一個無神主義的律師杜斯丹，瑪麗德蓮的信德也因此受到不良的影響。



八、「……噢！是的，我渴望天鄉！『撕破此紗甜蜜相遇*』。噢！我的天主！」

*聖十字若望《愛的活焰》第一詩節第六句。



九月三日

一、我正對她述說俄國沙皇在法國所受到的禮遇：

「噢！我對這事毫無興趣！和我談談天主、聖人們的榜樣，以及與真理有關的事……」



二、我想我們正在照顧一個小聖女！

「嗯！好極了！不過，我希望這是出自天主之口。」

三、可憐的耶穌聖心賀曼絲姆姆要求得越來越多，護士們抱怨說，她們不得不對她的那些怪異行為讓步；德蘭說：

「喔！這些事多麼吸引我呀！」

✿

九月四日

一、有人說達尼老修女稱德蘭為天使，因為當她為德蘭做一點小小的服務時，德蘭就微笑著並且充滿感情地*對她表示謝意：

「……我也是用這種方式來抓住天主，這樣，在我死的時候我才會被天主好好地接納。」

*達尼老修女是護士，有些耳聾，所以德蘭常緊握她的手表示謝意。

✿

二、「我很高興對肉食沒胃口，因為至少我感到它沒什麼好吃的。」

（她們讓她吃些肉。）

✿

三、當我正要離開病房去餐廳時，她說：

「我愛妳！」

四、唸三鐘經的鐘聲響了，她說：

「我應該把我的小手伸出來嗎？」

我回答：「不，妳弱得甚至無法唸三鐘經。妳只要誦唸：『萬福瑪利亞！』就夠了。」她說：

「童貞瑪利亞！我全心愛妳。」

珍尼微修女說：「請告訴童貞聖母，妳也代我愛她。」於是她低聲說：

「為莉莉小姐，為好媽媽，為代母，為萊奧尼，為小瑪利、舅舅、舅媽、珍妮、方濟、貝里頁、好陸朗，和所有我愛的人*。」

*莉莉小姐：德蘭為瑟琳取的綽號。

小瑪利：聖體瑪利修女。

方濟、珍妮：指聶勒醫生及其夫人。

☞

五、她想吃某一種很簡單的食品，我們中有一人把這事告訴了舅舅：

「……真奇怪，居然有人把這件事告訴全世界的人！好吧！我把它獻給天主。」

我告訴她說，這不是我的過錯，因為事實上我曾禁止她們這樣做。她把小盤子端過來，說：

「啊！已經獻給天主了。沒有關係，隨便別人怎樣想吧！」

六、誦讀日課時：

「好母親，噢！我好愛妳！」

她帶著可愛的微笑說：

「我們再多談一點吧……」

「……妳知道，一想到就快要到天堂去，我的內心是多麼平靜！我很快樂，但是也不能說我正經驗到一種活生生的喜樂和愉快，不！」



七、我說：「妳還是喜歡死甚於活嗎？」

「好母親啊！我不會愛一件事甚於另一件事的；我不能像我們神聖的會母聖德蘭那樣說：『我因不能死而死。』天主所中意並為我所選擇的，才是更令我喜悅的。」



九月五日

一、我問：「妳離開『媽媽』，不難過嗎？」

「不難過！……如果沒有永生，啊！那我就會難過了！……但是，也許有永生……一定有！」



二、「如果有人告訴妳，此時此刻妳會突然死掉，妳害怕嗎？」

「……啊！多麼幸福呀！我很想離去！」

「那麼妳寧願死而不願活囉？」

「不，完全不是這樣。如果我被治好了，醫生們會驚喜地看著我，而我會對他們說：『先生們，我很高興被治癒，這樣我仍然可以在今世事奉天主，因為這是祂的旨意。我受這麼大的苦，好像就要死了；然而我願再一次這樣生活。』」

✎

三、她指著那裝紅色水的玻璃杯，愉快地對我說：

「我要喝些東西，好母親，麻煩妳。放了冰塊的，不錯呢！」

喝完後：

「我不渴而飲！我是個小小的『不渴而飲的人』。」

我說她在今天靜默的時間中比較不痛苦：

「喔！完全一樣！我受了很多、很多苦！但是我只對聖母訴說。」

✎

四、聶勒醫生來訪，他上次曾診斷說她快要死了，而且很可能馬上會死在床上，現在卻說：「妳像一艘不進也不退的船。」她驚訝地對我說：

「妳聽聽，妳看情況竟然改變了！但是我自己不要改變，我要繼續把自己完全託付給天主。」

九月六日

一、「在發生昨天那樣的事*以後，對我說些甜美的話吧！」

我說：「噢！我能說什麼來安慰妳呢？小可憐！我真的無能為力。」

……她平安地對我說：

「我不需要任何安慰……」

*可能是指轟勒醫生的診斷讓她感到失望。



二、下午有人給她帶來真福戴奧法·偉納的聖髑，她高興得哭了。

今天是我的週年紀念日，她無限柔情地送我一朵小雛菊。

整個下午她以各種方式對我們表達她的感情及柔美。我說：「我已經注意到每次只要妳做得到，妳就回復到以前那樣。」

「喔！一點也不錯！只要我做得到，為了使妳們高興，我都盡我所能喜喜樂樂地。」



三、她等待尤夫神父來聽告解；令她非常失望的是神父不能來。但是，很快地，她又呈現出美麗、平安的神情。

四、因為她的胃部情況頗有改善，有人送給她一些營養品。她說：

「哎！我哪裡是在生病？我現在在吃東西呢！」

☩

九月七日

整個早上她都沒有說一句話，下午，當我正在想：「今天，我沒有東西可寫了」的時候，她說：

「噢！沒有一個靈魂像妳那樣……」

接著，她因害怕自己在某種情況下讓我傷心，而流淚不止；事實上，我根本沒察覺到那種情況。

☩

九月八日

一隻知更鳥飛來，停在她的床上。

萊奧尼給她送來我們以前的那個小音樂盒，從音樂盒中發出的雖是流行曲調，但很悅耳，她喜悅地聽著。

最後，有人為慶賀她發願週年，送她一束野花。看到自己滿載恩寵，她感激得哭了，對我們說：

「這全是天主仁慈的對待，表面上，我滿載許多的恩寵；但在內心，我總是在（信德的）考驗中……不過也在平安中。」

九月九日

一、小音樂盒的發條因為上得太緊，好像損壞了。奧斯定*修理後，（某些曲調）少了最好聽的一個音。我很失望，問她是不是也有同感，她說：

「噢！一點也不！若我失望，那是因為妳失望。」

*奧斯定·阿蓋是修院的工人，參閱〈人物誌〉1。



二、「……啊！我了解什麼是痛苦！」



九月十日

一、葛尼爾醫生來看病，似乎對她的病情感到沮喪。醫生離去後我問她：「現在，妳滿意了嗎？」

「是的，但我對他們的出爾反爾有點習慣了！」



二、晚上，當我幫她調整枕頭時，她頭靠著我，溫柔地注視著我。這使我想起一張聖像中耶穌聖嬰的目光；聖像中的聖嬰一邊聽天使奏樂，一邊注視著聖母。德蘭曾說，這張聖像中的聖母是「理想的寶琳」。

九月十一日

一、「好母親會是最後一個去世的；當她完成了為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後，我們會和戴奧法·偉納一起來找她……」

「……除非其他的小靈魂還需要她。」

~

二、「我非常愛妳，非常愛！」

「每當我聽到門開了，總相信是妳來；若妳沒來，我就很失望。」

「親我一下，要親出聲音來；嘴巴要發出『嘖！』的聲音。」

「只有在天堂上妳才會知道妳對我的意義……對我來說，妳是一首抒情詩、一首歌……遠超過一個音樂盒；即使妳不說話時也一樣。」

~

三、她用矢車菊為聖母態像編了兩頂花冠；一頂放在聖母的腳邊，另一頂放在手上。我說：「可能妳想她會把她手上的那頂花冠給妳。」

「喔！不，隨她的意；我獻給她只為中悅她而已。」

~

四、「……我怕我會畏懼死亡……當然，死了之後我就不怕了！」

我對我的生命沒有遺憾，沒有！我只是自問：『靈魂和肉身彼此奧祕地分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此，但是我立刻把自己託付給天主。」



五、「請把我的苦像遞給我，我要在悔罪之後親吻它，好為煉靈求得全大赦。除這之外，我不能為他們做什麼！」

「現在，請給我聖水；並且請把耶穌安妮姆姆和戴奧法·偉納的聖髑拿到我旁邊；我要親親它們。」

之後，她對她的聖母像做了一個充滿感情的小動作；先向小耶穌，再向聖母。

她無法入睡；她對我說：

「我知道這是魔鬼在搗蛋，牠因為我沒有忘記做我的熱心小敬禮而暴怒不已。當我因某種理由，沒有做熱心小敬禮時，睡著之後，我會在十二點過幾分醒來。這好像是魔鬼在嘲笑我，因為我失掉了全大赦的機會。」



六、「我應該怕魔鬼嗎？似乎不，因為我做每一件事都是基於服從。」



七、「噢！不，我並不渴望在今世目睹天主。然而我愛祂！我也很愛童貞聖母和諸聖，然而我也不渴望在今世見到他們。」

九月十二日

今天是瑪利亞聖名瞻禮。她要求我為她讀主日的福音。我沒有彌撒經書，所以只簡單地告訴她說，這個主日的福音是吾主警告我們「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那段*。她以小孩背書般的聲調，從頭到尾把那段福音背了出來。

*瑪六 24-33。

→

九月十三日

一、她的病重了很多，從昨夜起，她的腳就腫了起來。我們不能在她的四圍稍微動一下，即使輕輕地動一下床或碰觸到她，都會使她疼痛不已，她竟然虛弱到這種程度。起初，我們並未察覺到這一點，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為她診脈，接著聖心瑪利修女也這樣做。她怕我們擔憂，開始時沒有顯出任何疲乏的樣子，但到最後，她實在不能再忍受了，便哭了出來。後來，當我們整理她的枕頭和墊子時，她以溫和的語調說：

「我想……我想要……」

「妳想要什麼？」

「為了不再使我的姊姊們痛苦；我要很快離去。」

這時，她注視著聖心瑪利修女，向她甜甜地一笑；她最怕讓瑪利難過。

由於不敢過於移動她，我們無法把她的墊子調整得很好；她用手支撐著自己，試圖自己來整理，同時溫和地說：

「等一等，我會像小蚱蜢那樣移動，把自己推向床尾。」



二、有位修女*在花園為她採了一朵紫羅蘭；把花送給她之後就離開了。我們的小德蘭，看著花，對我說：

「呀！好香的紫羅蘭！」

然後她對我做了一個記號，好像要道她是否可以聞花的香味而不違反刻苦。

*聖若瑟瑪利修女。



九月十四日

一、有人給她一朵玫瑰；她把花瓣一片片地掰下來，無限愛憐地撒在她的苦像上，並拿起每一花瓣輕輕地撫摸吾主的聖傷。

「九月，小德蘭仍能掰著『這春天的玫瑰』。」

「當我為祢掰著春天的玫瑰時，

我願拭乾祢的眼淚*！」

當花瓣從她的床上滑落到地面時，她很嚴肅地說：

「好姊姊們，把這些花瓣好好收集起來，日後它們會幫助妳們分施恩寵……一瓣也不要遺失。」

*德蘭所寫的詩，題名：〈撒花朵〉。

☞

二、「啊！現在……」

「我有希望了，我的流放期將是短暫的*！」

*德蘭所寫的詩，題名：〈度愛的生活〉。

☞

三、聶勒醫生曾肯定地告訴她，不會受臨終之苦，然而她的痛苦卻越來越強烈：

「他們告訴我說，我不會受臨終之苦！……但是，我真的願意承受臨終之苦。」

我問：「如果在二者之間要你選擇，你會選哪一個？」

「我什麼都不選！」

☞

九月十五日

一、我說：「到了天堂，今日的無數痛苦為你將是微不足道了。」

「噢！即使在今世，我就已經覺得它們微不足道了！」

二、傍晚散心時，她說：

「剛才珍尼微修女對詢問我情況的瑪爾大修女說：『她非常疲倦！』我心想，那倒是真的，就是這樣！是呀！我就像個飽經憂患的疲倦旅人，走到旅程終點就倒下。是的，但是我將倒在天主的懷抱中。」

✎

三、「院長姆姆告訴我，為準備死亡我已不需再做什麼，因為我已經準備就緒了。」

✎

九月十六日

她單獨為我回答一些我曾問過她的問題：

「當我們指導、安慰人靈時，若要得到天主的光照和幫助，就不要訴說自己的煩惱以得到紓解；況且，這麼做不但得不到真正的紓解，反倒讓我們更激動而不能平靜下來。」

✎

九月十七日

一、「在病人身邊，一定要快快樂樂的。」

她說這話乃因我們向她訴說我們的憂慮。

「畢竟，我們不應像沒有望德的人那樣憂傷*。」

然後，她帶著淘氣的神情說：

「妳們這樣，會讓我對這一生感到遺憾的。」

「啊！我們很難讓妳這樣！」

「倒是真的！我這樣說只是嚇嚇妳們而已。」

*得前四 13。

☞

二、她對我談到她的童年，說曾經有人給她一個小籃子，讓她快樂得呼喊道：

「現在，我在世上什麼也不想要了！」

但她很快地就改變了心意，說：

「我還是想要一樣東西，那就是天鄉！」

☞

九月十八日

一、我告訴她，我怕和她講話會使她疲勞：

「好母親，我很高興和妳交談！噢！和妳交談不會使我疲倦的。妳的談話對我來說如同音樂般……世上沒有第二個人像妳那樣。啊！我好愛妳！」

☞

二、她凝視著窗外那些攀爬在耶穌聖容亭上的豔紅五葉地錦，說

道：

「聖容真是光輝燦爛。瞧！有一些蔓藤已經爬到栗樹上了。」

✧

三、「今天下午我覺得好多了。」

事實上，她對每件事都感到興趣。她高興地看著珍尼微修女縫製祭台布，這塊祭台布是預備放在小堂中的；又看著她為丹尼斯神父（參閱〈人物誌〉9）縫製祭衣。

但是，今天早上當耶穌艾梅修女（參閱〈人物誌〉3）把她抱起來讓我們整理她的床舖時，我想她快要死了。

✧

九月十九日

我們從外面為她帶來一束大理花；她高興地注視著花兒，並用手指在花瓣上輕柔地滑動！

丹尼斯神父首祭後，她要求看看他的聖爵。她注視著爵底很久，有人問她：「妳為什麼那麼專心地注視聖爵的底部呢？」

「因為那裡反映出我的面容；以前在更衣室時，我愛這樣做。我快樂地對自己說：我的容貌反映在耶穌聖血歇息過的地方，而祂還會再度降臨到那裡。」

「多少次我想起，在羅馬時，我的面容也映在聖父的眼裡*。」

*德蘭於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謁見教宗良十三世。參閱《回憶錄》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頁。



九月二十日

一、葛尼爾醫生來看她，之後對我們說，她還得忍受真正的殉道之苦。離去時，葛尼爾醫生稱讚她英勇的耐力；我將此事告訴她：

「他怎能說我有耐力！這不對！我一直不停地呻吟和嘆氣；我不斷喊著『喔！啦啦！』，以及『我的天主，我不能再忍受了！可憐，可憐我吧！』」



二、下午，在幫她更換長內衣時，我們驚訝她竟消瘦到這樣；然而她的臉卻未改變。我請院長姆姆來看看她的背部。院長姆姆遲遲未來，我不得不佩服我們這個小病人等候她來的安詳和耐心。院長姆姆既心痛又訝異，慈祥地說：「這個小姑娘瘦得像什麼樣？」

「像一副骨架子！」



九月廿一日

一、我默默無語地為她倒了痰盂，並將之放在她的旁邊，自忖道，如果她對我說，她將來在天堂上會為此而報答我，我會歡喜。就在這時，她轉身向我說：

「在天堂上，我會為此而報答妳的。」

☪

二、珍妮微修女說：「我想她就要去世了！」

「喔！是的，女士；至少，我相信！」

☪

三、我說：「她*沒有一個『小德蘭』可以讓她去愛了。」

「……他稱我為他的『小德蘭』！」

「誰？」

「貝里頁神父！」

他剛寫了一封信給她，我打算把信再唸一次給她聽，相信當她再度在信中聽到『小德蘭』這個稱呼時會很高興，但是她太疲倦了，她對我說：

「噢！不，夠了！我對『小德蘭』厭倦了！」

然後微笑著轉向我：

「我不會對好寶琳厭倦的！喔！不會的！」

*譯者註：指珍妮微修女。

四、我要去清洗餐具了，要做兩次*。她說：

「這為我很難，噢！很難！」

*依搦斯姆姆要做兩天清洗餐具的工作，所以她不能和德蘭一起散心。

☺

五、珍尼微修女向我要一枝鉛筆；我也需要用筆，但是我把我的筆借給了她。德蘭低聲而清晰地說：

「這樣做很好。」

☺

六、「啊！什麼是臨終之苦？我似乎一直都在臨終的痛苦中！……」

☺

七、在幫她擦眼睛時，有些睫毛從她的眼瞼上掉了下來：

「珍尼微修女，請把這些睫毛收好，我們『丟到地上』（à la terre）的東西應該越少越好。。」

她以文生保祿修女的兄弟「阿拉戴爾」（Alaterre）*的名字玩文字遊戲。阿拉戴爾是一位工人。

「可憐的人，如果這能帶給他一點喜悅的話！」

不論身體和心靈上承受多大的痛苦，她還是這樣常保喜樂。

*譯者註：法文，「丟到地上」（à la terre）與「阿拉戴爾」（Ala-

terre) 發音完全相同。

→

九月廿二日

一、回顧她修道生活中幾次深受屈辱的情況後，我對她說：

「啊！多少次我為妳感到難過啊！」

「我向妳擔保，沒有必要為我這麼難過；如果妳曉得我是如何從這一切中過來的話！我從屈辱中得到了力量；沒有人在戰線上像我這麼勇敢的。」

→

二、她想和我談話，但卻做不到：

「……哎！在這種無能為力的狀況下，好苦啊！」

「能和妳談談，多麼好啊！最難受的，莫過於不能和妳談話。」

→

三、我看著戴奧法·偉納的畫像對她說：「看，他在那兒；然而他卻不是來接妳的！」

她微笑著說：

「我是不會拿聖人們開玩笑的……我好愛他們！……他們願意知道……」

「知道什麼？知道妳是否會失去耐心？」

她以一種頑皮卻嚴肅的神情說：

「是的！……特別是願意知道我是否會失去信心？……我的信心又能達到什麼程度？……」



四、她稱呼珍尼微修女為她的「好保姆」；稱聖體瑪利修女為她的「娃娃」；因為她認為聖體瑪利有一張娃娃臉。她這麼做只是為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而不是因為無聊或孩子氣。我們在這件事上鬧得有些過頭了，她說：

「我們不應該以各種名稱互相叫來叫去的。畢竟，修道人不是這樣的！」



五、「對妳來說，似乎度日如年。」

「不，時間似乎沒那麼長；我恍若昨天還在參加團體活動，還在寫我的本子*。」

*指她的自傳。



六、「多麼可怕的病，妳承受多大的痛苦啊！」

「是呀！有信德是多大的恩寵！如果沒有信德，我早就毫不猶豫地自殺了……」

九月廿三日

一、「……哎！我欠妳那麼多！……我也好愛妳！……我不要再說下去了，因為我會哭出來……」

（當她哭泣時，她會疼痛不堪。）

☞

二、我說：「明天是妳領受頭紗的週年紀念日，可能也是妳去世的日子。」

「我不知道何時去世；我一直等著，但是我知道不會太久了。」

☞

三、她常對我們微笑，但有時我們沒注意到，她說：

「……我常送出美麗的微笑，那是『好保姆』和其他人已失去的……」

☞

四、傍晚，我們聽到鳥的咕咕聲從關著的窗戶傳來，我們在猜這是什麼鳥。一個說：「是斑鳩。」另一個說：「可能是一隻猛禽。」

「嗯，如果是猛禽的話；好吧，就讓猛禽來吃殉道者的肉！」

五、一位修女向她吐露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並且要她保密；當她被問到這事時，她說：

「……如果修女們不要我說，那麼這是神聖的……即使是件最無關緊要的事，也不該說。」

☩

六、在一段很長時間的靜默後，她注視著聖心瑪利修女和我；當時只有我們兩人和她在一起：

「好姊妹們，是妳們培育了我！……」

她的眼睛充滿了淚水。

☩

九月廿四日

一、我為她領受頭紗的週年紀念日奉獻一台彌撒：

「謝謝妳為我獻彌撒！」

看她如此受苦，我傷心地回答：「看！妳並沒有因此而減輕一點痛苦！」

「妳是為減輕我的痛苦而獻彌撒的嗎？」

我回答：「這是為妳的好處。」

「我的好處，或許就在於受苦……」

☩

二、她告訴我說，有一年栗子樹修剪得太晚了，這使她經驗到很

大的痛苦：

「起先，苦澀悲傷和劇烈掙扎在我內交雜著。我非常喜歡樹蔭，而那年沒有了。發綠的樹枝成捆地堆在地上，只剩下樹幹！然後，忽然間，我超越了自己，並自語道：如果我是在另一座加爾默羅會院，而人們把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栗子樹全部砍掉了，與我何干！於是我經驗到一種很大的平安和來自天上的喜樂。」

☪

三、葛尼爾醫生來探視她，他越來越欽佩她了。葛尼爾對院長姆姆說：

「她是個天使！她有天使的面容；雖然身受劇烈的痛苦，但她的容貌卻沒有改變。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情況。全身消瘦而容貌不變，這是超自然的。」

☪

四、「……我想在天堂的草地中奔馳……奔馳在那片草兒不枯、花兒不凋、美麗的孩童如天使的草原上。」

我說：「妳似乎永不厭倦受苦，妳會厭倦嗎？」

「不會！當我不能再忍受時，我就不能忍受，就是這樣！……」

☪

五、「我很想對葛尼爾醫生說：『我在笑，因為你還是無法阻止我去天堂；但是，你有麻煩了，當我到那裡時，我會阻止你太早

去那裡*。」」

*葛尼爾醫生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八十歲時去世。

☩

六、「不久之後，我將只說天使的語言了。」

☩

七、「妳就要到天堂，到色辣芬天使中間了。」

「喔！如果我在色辣芬天使中間，我不會像他們那樣做的！他們在天主前全都以翅膀把自己遮蓋起來*；而我呢，我會很當心，不讓我被自己的翅膀蓋住。」

*依六2。

☩

八、「……我的天主！……可憐祢的小……女孩吧！」

（她在極度痛苦中轉過身去。）

☩

九、當她輕撫她的「戴奧法」時，我說：「他很受尊敬。」

「這不是尊敬……」

「那麼是什麼呢？」

「只是愛撫而已！」

（她輕撫著戴奧法·偉納的畫像）

☞

十、「……妳沒有預感妳將在哪一天去世嗎？」

「啊！母親，預感！但願妳曉得我是在何等的貧乏中！除了妳所知道的以外，我什麼也不知道；除了所看到的和感覺到的以外，我什麼也不猜測。但是我的靈魂，雖然在黑暗中，仍在奇妙的平安當中。」

☞

十一、「誰是妳今生最愛的？……」

☞

九月廿五日

一、我告訴她，散心時修女們談到尤夫神父；他對死亡很恐懼。修女們也談到牧靈者與長壽者的責任。

「……卑微者，將受到極仁慈的審判*。一個人即使身居極高之位，即使非常長壽，仍然能是卑微的。如果我活到八十歲，如果我身在中國，或在任何地方，我還是要死的；我會覺得我還是和今日的我一樣卑微。經上寫著：『最後，天主要起來拯救世上貧賤的人**。』經上不是說『審判』，而是說『拯救』。」

*智六7。

**詠七六 10。

~>

二、她和我談到最近這幾天她所受的極度痛苦：

「母親啊！要寫痛苦的美很容易，但是，寫，算什麼？算什麼呢？一個人要了解痛苦必須去體驗！……」

她的話讓我感到很難過；同一天，她似乎記起她對我所說的這些話，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鄭重地注視著我說：

「我現在真的感覺到我所說和所寫的一切，都是真實的……過去我真的願意為天主受許多苦，而現在，我仍然真的願意為祂受許多苦。」

~>

三、有人說：「啊！妳所受的苦好可怕！」

「不，不可怕。一個愛情的小小犧牲者，不能把她的淨配出於愛情賜給她的一切，視為可怕的。」

~>

九月廿六日

她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啊！我被壓垮了！……」

她看著窗外的一片枯葉；葉子已脫離了樹枝，只靠一根蜘蛛絲懸在空中。

「看，那就是我的寫照；我的生命就懸在一根細絲上。」

（九月三十日晚她去世後，在風中飄盪的那片枯葉，落到了地上。我把它撿了起來，蜘蛛絲還纏在上面。）

✎

九月廿七日

兩點到三點之間，我們問她要不要喝些什麼；她要了些露德聖水，說：

「三點鐘以前，我只要露德聖水；這樣更虔誠些。」

✎

九月廿八日

一、「媽媽*！……我吸不到地上的空氣，天主什麼時候賜我天上的空氣呢？……」

「啊！從來沒這樣急促過！……」（指她的呼吸。）

*指耶穌依擻斯姆姆。

✎

二、我說：「可憐的小孩，妳像個在競技場上的殉道者；我們不能再為妳做什麼了！」

「喔！妳們能；不用做什麼，只要看到妳們就對我很有益

了。」

整個下午，她一直對我們微笑。

當我為她唸總領天使聖彌額爾日課經以下這段時，她很專心地聆聽著：

「總領天使彌額爾率眾天使而來。天主把聖人們的靈魂託付給他，要他引領他們到達天堂永享福樂。天主說：『總領天使彌額爾，我立你為所有當受接待的靈魂的首領。』」

她向我伸出一隻手，然後將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意思是說：我在她的心中。



九月廿九日

一、從早上起，她似乎就被臨終的痛苦所籠罩；她喉嚨裡有沈重的嘎嘎聲，不能好好呼吸。全體修女被召來，圍在她的床邊誦唸助善終禱文。一小時之後，院長姆姆遣散了修女們。



二、中午時，她對院長姆姆說：

「姆姆，這就是臨終嗎？……我要怎麼死？我從來不知道要怎麼死！」



三、我又為她唸了好幾段總領天使聖彌額爾日課中的經文和助善

終禱文。當我唸到有關魔鬼的部分時，她像孩子一樣，做了一個似乎要脅迫魔鬼的動作，並且微笑著喊道：

「啊！啊！」（意思是說：我不怕牠們。）



四、在醫生探視過她之後，她對院長姆姆說：

「姆姆，是今天嗎？」

她回答：「是的，我的孩子。」

我們中的一個說：「今天天主好高興。」

「我也是！」

「如果我現在就死，多麼幸福啊！」



五、「……什麼時候我才能完全停止呼吸！……我不能再忍受了！啊！請為我祈禱！……耶穌！瑪利亞！……是的，我願意，我真的願意……」



六、聖三瑪利修女來看她；幾分鐘以後，德蘭很溫和地要她離開。她走了之後，我說：「可憐的小東西！她好愛妳。」

「我請她走開，錯了嗎？」

她的臉上露出難過的神情，但是我馬上讓她安下心來。

七、六點。某一種昆蟲跑進她的袖子裡，我們想把牠弄出去，她說：

「讓牠去，沒關係。」

我說：「可是，妳會被牠叮到。」

「不，讓牠去，讓牠去；我知道這些小東西的！」

✎

八、我的頭很痛，雖然當時正在看顧她，我還是閉上了眼睛。她說：

「去睡覺……我也要睡！」

但是她睡不著，她對我說：

「母親噢！這樣多傷神啊！」

✎

九、晚上散心時：

「啊！如果妳能曉得！」

（如果妳曉得我所受的痛苦。）

✎

十、「我很想一直對妳們微笑，但我卻背對著妳們！這會讓妳們感到痛苦嗎？」

（守靜默時。）

十一、誦讀日課後，院長姆姆來看她，她合起雙手溫順地說：

「是的，我的天主；是的，我的天主，我願接受一切！……」

院長姆姆說：「妳受的是怎樣劇烈的苦呀？」

「不，姆姆，不很劇烈，但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苦……多到我恰好能忍受。」

她要求獨自過夜，但是院長姆姆不答應。聖心瑪利修女和珍妮微修女得到了這個好機會*。我則留在靠近病房的小房間內。

*《綠本子》加了以下這些字句：

在患病期間，她從不願我們徹夜留在她旁邊。九月廿九日到三十日的那個晚上，是她此生的最後一夜，她仍然要求獨自一人留在病房。最後，聖心瑪利修女和珍妮微修女獲得輪流陪伴她的好機會……。她們發現她執意不肯打擾看顧她的人，希望她們能得到好好的休息，而她自己卻一直忍著痛苦！

聖心瑪利修女在給了她一杯水之後，就睡著了。當她醒來，發現這個可憐的小病人仍然以發抖的手握著杯子，耐心地等待姊姊醒來為她把杯子放到桌上時，她是多麼地心痛！

十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她死亡的神聖日子。

早晨，彌撒時我看顧她。她沒有對我說一句話。她已經筋疲力竭，喘不過氣來了；我想她的痛苦是難以描述的。有一陣子她合掌凝視著童貞聖母的態像。

「啊！我熱烈地向她祈禱！這是臨終的痛苦，真的，沒有一絲安慰。」

我對她說了些同情和愛憐的話，還說她在病中給了我許多啟蒙，她卻說：

「是妳安慰了我！啊！很大的安慰！」

整整一天，她的痛苦沒有一刻停止，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她真的飽受劇烈痛苦的折磨。

雖然她看來已毫無力氣了，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她竟然能移動，甚至能坐起來：

「……妳們看我今天有的是力氣！不，我不會死！我仍然有力氣活幾個月，或許幾年！」

院長姆姆問：「如果天主願意妳這樣的話，妳接受嗎？」她先擔憂地答道：

「那只好這樣了……」

但她立刻改口，倒回枕頭上，以莊重聽命的口氣說：

「我非常願意接受！」

我能記錄以下這聲聲呼喚，但是我不能表達出她說這些話時的聲調：

「我不再相信死亡……我只相信受苦……啊！這樣最好！」

「我的天主啊！……」

「我愛天主！」

「聖母！請來救我！」

「如果這是臨終，那麼什麼是死亡呢?!……」

「啊！我的天主！……是的，祂非常良善，我覺得祂非常良善……」

她凝視著聖母的態像，說：

「啊！妳知道我喘不過氣來！」

又對我說：

「如果妳知道什麼是喘不過氣！」

「天主會幫助妳的，可憐的小人兒，不久就快結束了。」

「是的，什麼時候呢？」

「……我的天主！憐憫祢可憐的小女兒吧！憐憫她吧！」

對院長姆姆說道：

「姆姆呀！我向妳保證，苦杯已經滿到邊緣了！……」

「……但是天主不會遺棄我的，我確定……」

「……祂絕不遺棄我。」

「……是的，我的天主，一切隨祢所願，但求憐憫我吧！」

「……姊妹們！我的好姊妹們！請為我祈禱！」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是這麼良善！」

「……啊！祢是良善的！我知道……」

晚禱後，院長姆姆放了一張加爾默羅聖母像在她膝上。她凝視聖像一會兒。當院長姆姆向她保證說，她很快就要像這張聖像中的耶穌聖嬰那樣愛撫童貞聖母時，她說：

「姆姆呀！快把我獻給童貞聖母吧！我是個再也不能受苦的嬰孩！……請幫我好好準備死亡。」

院長姆姆對她說，因為她一直懂得謙虛，並且加以踐行，所以她已經做好準備了。她思索了一會兒，謙虛地說了以下這些話：

「是的，在真理之外，我似乎沒有尋求別的；是的，我懂得心靈的謙虛……我似乎是謙虛的。」

她又說了一遍：

「我所寫的有關我願意受苦的一切，啊！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從不後悔把自己獻於愛情。」

她堅定地說：

「噢！不，我從不後悔！」

過了一會兒，她又說：

「我絕不相信承受這麼大的痛苦是可能的*！絕不！絕不！除了我救靈的熱烈願望外，我無法解釋這事。」

將近五點時，我獨自在她身邊。她的面容突然改變了；我知道她最終掙扎的時刻到了。

當全體修女進入病房時，她以甜美的微笑迎接她們。她手握苦像，目不轉睛地凝視著。

兩個多小時之久，可怕的嘎嘎聲碎裂她的胸腔；她的臉發

青，雙手發紫，雙腳變冷，全身顫抖。大顆汗珠從她的額頭冒出，沿著雙頰流下。她的呼吸越來越困難，有時，為了呼吸，她不由自主地發出輕微的喊叫聲。

在這段如此充滿苦痛的時期，窗外傳來知更鳥和其他小鳥陣陣如訴如泣的叫聲，這叫聲是那麼強，那麼近，那麼久，讓我感到痛苦萬分！我祈求天主讓牠們安靜下來；這陣陣叫聲刺痛我的心，而且我怕也會使我們可憐的小德蘭的痛苦加劇。

有一陣子，她的嘴巴似乎很乾，珍尼微修女想減輕她的乾渴，放了一小塊冰在她的嘴唇上。她接受了，給了她一個我永遠忘不了的微笑，像是最終的告別。

六點鐘，三鐘經的鐘聲響起時，她久久凝視著童貞聖母態像。

七點過幾分，院長姆姆終於遣散了團體；她歎息說：

「姆姆，還不是臨終嗎？……我還不死嗎？……」

「是的，可憐的孩子，這就是臨終，但是天主也許要讓它再延長幾個小時。」

她勇敢地回答：

「那麼……好的！……好的！……」

「我不要縮短受苦的時間……」

她注視著自己的苦像：

「啊！我愛祂！……」

「我的天主……我……愛祂！……」

在說了這些話之後，突然間，她向後緩緩倒下，頭傾向右側。院長立即敲病房的鐘，把修女們召回來。

院長同時說：「把所有的門打開！」她說這話時語氣莊嚴，這使我想，在天堂上天主也正對祂的天使們說同樣的話。

修女們圍著她的床跪下；她們目睹這位正在去世的小小聖者出神的狀態。她的面容恢復了健康時如百合花般的膚色；她的雙眼向上凝望，散發出平安、喜樂的光輝。她的頭有時優美地移動著，似乎有一位以愛情的箭神聖地射傷了她，然後箭被拔出，再射向她……

為看清她那超然的神情，聖體瑪利修女手持蠟燭走近她。她的眼瞼在燭光下似乎靜止不動，這出神的狀況持續了大約唸一遍〈信經〉的時間，然後她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死後，她的臉上帶著一抹來自天上的微笑，出奇的美麗。她緊緊握著苦像，在準備葬禮時我們費了很大勁，才將苦像從她的手中取出。聖心瑪利修女和我，還有耶穌艾梅修女共同處理後事，我們注意到她的神態看起來似乎不超過十二、十三歲大。

一直到星期一，一八九七年十月四日殯葬禮儀時，她的四肢還是柔軟的。

加爾默羅會士
耶穌依搦斯修女

*她從來沒有注射過瑪啡。

〈重要記事〉

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至九月卅日

四 月

月初 (四旬期末) 德蘭的病情變重。
六日 開始記錄「最後言談」。

五 月

十八日 解除她所有的職務。
三十日 她向依搦斯姆姆透露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第一次咯血之事。這個月的最後幾天，卸除她管理初學修女之職。

六 月

- 三日 瑪利·龔撒格姆姆要求她繼續寫《回憶錄》。
- 四日 德蘭開始手稿的第三部分：她將在栗樹下坐在輪椅上寫其中的一部分。
- 五日 病情迅速加重。開始向勝利之母做九日敬禮。「一切都是恩寵」。
- 七日 珍尼微修女為妹妹照了三張不同姿勢的照片。小白母雞與其小雞的事件。
- 九日 「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兩週年。德蘭在《回憶錄》中描述信德的考驗（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頁）。她確定自己的死亡已迫近。這星期開始牛奶飲食。
- 十一日 她在花園的聖若瑟態像前撒花。
- 十三日 聖三主日，九日敬禮的最後一天；病人大為好轉。
- 廿五日 聖心瞻禮；她的肋旁很痛。
- 三十日 最後一次和舅舅葛林先生會面。

七 月

- 二日 德蘭已是強弩之末了。手稿的第三部分尚未完成。
- 六日 又連續嚴重咯血（一直到八月五日）。修院團體處在焦慮狀態中。
- 七日 發高燒；繼續吐血。呼吸困難；瀕臨死亡。醫生指定以冰水為飲料。
- 八日 德蘭被送到樓下病房。珍尼微修女睡在病房旁的小房間。
- 十四日 因西蒙修士的介入，她接受來自羅馬的善終降福。
- 十六日 加爾默羅聖母瞻禮。杜德神父首祭；他給德蘭送聖體；聖體瑪利修女唱〈死於愛情〉。
- 十七日 明確宣告死後的使命：「我要藉著在世上行善來度我的天堂歲月。」
- 二十日 她的右肺受損；上面有幾個洞。
- 廿五日 她每天仍能起床兩個小時。
- 廿八日 「大痛苦」開始。
- 三十日 持續吐血；呼吸困難。人們認為她活不過這晚。晚上六點鐘莫巴斯神父為她傅油並送臨終

聖體。

卅一日 德蘭以人們為她所做的喪葬準備來開玩笑。

八 月

三日 身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給珍尼微修女寫最後短箋：〈善牧〉。

四日 夢魘和盜汗；肋旁劇痛。有人贈予麥穗。

五日 吐血停止。耶穌聖容畫像從經堂被移到病房。

六日 耶穌顯容瞻禮。德蘭整夜等待死亡；遭受反信德的考驗。

八日 病情穩住了。葛尼爾醫生去度假。

十日 德蘭看到聖女貞德的相片，她看出她們之間的相似性。給貝里頁神父寫最後一封信。她比以往更坦陳自己信德的考驗。

十五日 聖母升天瞻禮。病情惡化。

十六日 左肺很痛。珍尼微修女為她點燃一枝聖臘，她的痛苦減輕。

十七日 聶勒醫生前來探視；右肺完全壞死；左肺下部被感染。

十九日 最後一次領聖體。領聖體前，當修女們唸〈認

罪懺悔〉聖詠時，德蘭幾乎無法忍受。她將這次領聖體奉獻給失去信德的雅欽多·羅松神父。

- 廿二日 腹部疼痛開始。痛了一整天。人們擔心她體內產生壞疽。
- 廿三日 「至今最不好的一夜」。德蘭了解到，人在受太多痛苦時會自殺。
- 廿四日 腹部痛到令她哭喊。每一呼吸都使她疼痛萬分。
- 廿八日 腹痛緩和。德蘭的床被移到病房的中央。
- 三十日 平安的一夜。德蘭躺在床上，被人推到外面的迴廊下；為她照相。
- 卅一日 極度虛弱。德蘭沒力氣作十字聖號。病人感到有所需求。

九 月

- 月初 她要人給她巧克力糕餅。
- 五日 聶勒醫生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前來探視。
- 六日 當她拿到戴奧法·偉納的聖髑時哭了。
- 八日 德蘭發願七週年。她為童貞聖母寫了最後幾句話。

- 十一日 她以矢車菊為聖母的態像編了兩頂花冠。
- 十二日 她的雙腳開始浮腫。
- 十四日 德蘭掰開一朵玫瑰花撒在她的苦像上。
- 十八日 上午，人們以為她要死了。
- 十九日 丹尼斯神父在加爾默羅會院首祭。德蘭在他的聖爵中觀看自己的影像。
- 廿四日 領受頭紗七週年。
- 廿七日 極度受苦。
- 廿八日 德蘭呼吸十分急促，幾乎不能說話。
- 廿九日 聖彌額爾瞻禮。從早上起，德蘭似乎在臨終掙扎中。修院團體在病房為她誦唸禱文。德蘭向傅宮神父（參閱〈人物誌〉11）辦告解。
- 三十日 **星期四**。聖心瑪利修女和珍尼微修女廿九日夜裡照顧德蘭。彌撒時，她的三個姊姊都留下來陪她。整天都在不可名狀的臨終痛苦中。中午，病情略有起色，能在床上坐起來；下午三點，她伸開雙手成十字架形。近四點半，呈彌留狀。五點左右，出現可怕的喘聲，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全體修女在病房集合。六點，三鐘經的鐘聲響起，德蘭注視著聖母態像。七點左右，她的頭倒向枕頭。剛被遣散的修女們匆促被召回。近七點二十分時，大約在唸一遍〈信經〉的時間內德蘭

舉目向天；聖體瑪利修女拿著一支點燃的蠟燭走近德蘭眼前。德蘭閉上眼睛，呼出幾口氣，去世了。

十 月

一日

為德蘭照遺相。

四日

德蘭被安葬在里修墓園。

〈人物誌〉

與德蘭末年生活有關的人物

1. 奧斯定·阿蓋 (ACARD, AUGUSTE, 1864-1931)

從一八八九至一九一二年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任園丁、工人、更衣所管理人。

2. 耶穌依搦斯姆姆 (AGNES OF JESUS, MOTHER, 1861-1951)

俗名瑪利·寶琳·馬爾定 (Marie-Pauline Martin)，是德蘭的二姊和「好母親」；生於阿郎松，是馬爾定家的第二個孩子。於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七年在曼城往見會修女所辦的學校就讀；母親去世後，從德蘭四歲半起，負起照顧和教育德蘭的責任。於一八八二年十月二日入里修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三年四月六日領受會衣，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發願；同一天德蘭初領聖體。

她於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日初任院長；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九日再度當選為院長；其後除了從一九〇八年五月到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的十八個月之外，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去世的這些年

當中，都擔任院長。

3. **耶穌艾梅修女** (AIMÉE OF JESUS, SISTER, 1851-1930)
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修女。於一八七一年十月十三日入會，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九日領受會衣，一八七三年五月八日發願。她身體強壯、個性溫和，在德蘭痛得不能被人碰觸時，曾在整理病床時應德蘭的要求將之抱在臂膀中。艾梅修女是德蘭去世時，唯一不在場的修女，因為她沒有聽到由病房發出的召喚大家集合的鐘聲。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4. **可敬者耶穌安妮** (ANNE OF JESUS, VENERABLE, 1545-1621)
一位西班牙籍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她是聖女大德蘭早年改革加爾默羅會時的夥伴，也是修會於一六〇四年在法國創立時的創會者之一。德蘭曾在夢中看到可敬者耶穌安妮，並和她說話（參閱《回憶錄》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頁）。

5. **莫里斯·貝里頁神父** (BELLIÈRE, MAURICE, REVEREND, 1874-1907)
德蘭的神兄弟，出生於崗城。一八九四年十月開始晉鐸的陶成，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寫信給里修加爾默羅會院，請求指派一位修女為他的聖召祈禱。當時的院長依搦斯姆姆指定她的妹妹德蘭為他的神姊妹。他前往阿爾及爾 (Algiers) 入白衣傳教會 (White Fathers) 初學，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晉鐸，並被派到尼沙亞（Nyassa）傳教。一九〇六年一月，因健康不良返回法國，次年在崗城去世。

6. 長髮的格羅底（CLODION LE CHEVELU）

德蘭因葛尼爾醫生的髮式給他取的綽號；格羅底是法蘭克族的首領。

7. 亞歷山大·葛尼爾醫生（DE CORNIÈRE, ALEXANDRE, 1841-1922）

德蘭的醫生。生於加爾瓦多省（Calvados）的班柏斯科（Bonneboscq）；在崗城和巴黎習醫，一八六九年起在里修開業。在一八八六至一九二〇年的三十多年間，擔任加爾默羅會院的醫生。他在德蘭生病的最後那段期間照顧她，除了八月份去度假之外（這段期間由德蘭的姻親聶勒醫生照顧德蘭）。葛尼爾醫生有七個孩子；是熱心的基督徒，免費為許多窮人治病。他在里修過世。

8. 若瑟·葛尼爾神父（DE CORNIÈRE, JOSEPH, REVEREND, 1874-1939）

葛尼爾醫生的長子，生於里修。他曾到過荷蘭（一八九二年）和南美洲（一八九三年），有意加入贖主會（Redemptorists）。一八九三和一八九四年的夏季，他應葛林家的邀請到拉慕斯度假。最後，他加入巴郁（Bayeux）教區；他一直在那裡工作直到去世。

9. **若瑟·丹尼斯神父** (DENIS DE MAROY, JOSEPH, REVEREND, 1871-1962)

生於巴黎，一八九七年九月十八日在巴郁晉鐸，次日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舉行首祭。

10. **阿賽德·杜賽里神父** (DUCELLIER, ALCIDE, REVEREND, 1849-1916)

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汐實柏市 (Chicheboville)，一八七四年晉鐸；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四年擔任里修聖伯鐸堂助理。他於一八八〇年左右聽德蘭的初次告解，並在她於一八八一年十月進本篤修院讀書前，繼續聽她的告解。他在寶琳領受會衣時講道；也在瑟琳領受會衣和頭紗時講道。是耶穌依搦斯姆姆的神師。他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11. **伯鐸·傅宮神父** (FAUCON, PIERRE, REVEREND, 1842-1918)

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波泉村 (Ondefontaine)，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傅宮神父於一八八六至一八九一年間擔任加爾默羅會院的特定聽告解司鐸；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聽德蘭的最後告解。他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12. **傅爾奈老夫人** (FOURNET, ELISA-ERNESTINE, 1816-1901)

本名為莉莎·爾內絲丁·佩提，出生於里修，是皮爾·安東

尼·佩提 (Pierre-Antoine Petit) 和瑪利·羅莎麗·蒙盛 (Marie-Rosalie Monsaint) 的女兒。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嫁給皮爾·瑟勒思丁·傅爾奈 (Pierre-Celestin Fournet)，育有四個子女；其中一位叫瑟琳，就是後來的葛林夫人，即德蘭的舅媽。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二日傅爾奈家把藥局賣給葛林先生。瑟琳·馬爾定 (Céline Martin) 和她的妹妹德蘭，稱傅爾奈夫人為「姥姥」。

13. 聖德蘭珍尼微修女 (GENEVIÈVE OF ST. TERESA, SISTER, 1869-1959)

德蘭的四姊；也是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瑟琳生於阿郎松，是馬爾定家九個孩子（其中四位夭折）中的老七；她於一八七七至一八八五年在本篤會的修院就讀，一八八〇年五月十三日在那裡初領聖體。她於父親路易·馬爾定的長期患病過程中（一八八九至一八九四年），在崗城、里修、拉謬斯等地隨伺在側。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入加爾默羅會，會名為聖容瑪利；一八九五年二月五日領受會衣，改名為聖德蘭珍尼微以紀念會院的創立人；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發願，同年三月十七日領受頭紗。瑟琳在德蘭的指導下做初學。她被任命為助理護士，不久之後，她就成為她妹妹在世最後幾個月的護士。一九一六年她取名為聖容珍尼微修女。在傳揚德蘭的訊息上，珍尼微修女透過寫作和為德蘭所拍的照片，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為德蘭拍了許多我們今天仍看得到的照片。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

證。

14. 聖德蘭珍尼微姆姆 (GENEVIÈVE OF ST. TERESA, MOTHER, 1805-1891)

俗名佳蘭·貝唐 (Claire Bertrand)，生於普瓦提埃 (Poitiers)，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入當地的加爾默羅會。一八三七年擔任初學導師，一八三八年三月十六日被指派為里修會院的創立人。曾五度當選為院長。她生病的最後階段由葛尼爾醫生照顧；葛尼爾醫生很佩服她的勇氣。德蘭在病房目送她去世 (參閱《回憶錄》第二一三至二一四頁)。後來德蘭於一八九七年生病的最後時期就躺在同一張床上。

15. 葛林夫人 (GUÉRIN, CÉLINE, 1847-1900)

德蘭的舅媽，本名為瑟琳·傅爾奈。

出生於里修，是皮爾·瑟勒思丁·傅爾奈以及莉莎·爾內絲丁·佩提的女兒。一八六六年九月十一日嫁給依希德·葛林，育有三個子女——珍妮、瑪利兩個女孩，以及一個出生時就夭折的男孩。當依希德的姊姊——馬爾定太太——過世後，馬爾定家從阿郎松搬到里修；葛林太太如母親般對待這五個外甥女：瑪利、寶琳、萊奧尼、瑟琳和德蘭。她們和父親路易·馬爾定每星期都造訪葛林家。德蘭患病時，葛林太太精選菜餚送去，希望她能多吃一點。葛林夫人在里修過世。

16. 依希德·葛林 (GUÉRIN, ISIDORE, 1841-1909)

德蘭的舅舅。

出生於奧爾諾省 (Orne) 沙東的聖丹尼城 (Saint-Denis-sur-Sarthon)，父為依希德·葛林，母為露薏斯·珍妮·馬瑟 (Louise-Jeanne Mace)；育有三名子女，其中的一位名叫彩麗，就是德蘭的母親。依希德於一八六二年在巴黎學習藥劑，於一八六六年獲得開業執照。他在里修創業，買下傅爾奈藥局，並於一八六六年九月十一日娶了這家的女兒瑟琳。一八七七年九月十六日，他被指定為喪母的外甥女之代理監護人，他把她們安頓到里修的「小叢林」。他於一八八八年八月繼承了拉慕斯的城堡，並把藥局賣給了賴亥先生 (參閱〈人物誌〉19)。他如父親般對待外甥女，並把她們那中風的父親路易·馬爾定先生接到家中，供給他晚年之所需。他是一位前衛的基督徒，於一八九五年六月在里修成立夜間朝拜聖體的熱心敬禮。一八九八年，在《回憶錄》的出版上，他扮重要的角色。他的晚年因妻子和小女兒瑪利相繼於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三日和一九〇五年去世而傷痛。瑪利入了里修的加爾默羅會，是德蘭的初學生之一，會名為聖體瑪利。

17. 耶穌聖心賀曼絲姆姆 (HERMANCE OF THE HEART OF JESUS, MOTHER, 1833-1898)

俗名瑪達肋納·畢實利 (Madeleine Pichery)，生於洪福樂 (Honfleur)；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四日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領受會衣，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

日發願。一八六六年創立固當斯（Coutances）的加爾默羅會院，一八八二年因病返回里修。耶穌聖心賀曼絲姆姆個性特別，是醫護人員的一大考驗。德蘭修女預言了她的去世。

18. **于格南主教**（HUGONIN, FLAVIEN-ABEL-ANTOINE, BISHOP, 1823-1898）

德蘭在世時巴郁和里修的主教。

生於伊澤爾省（Isère）的多度和（Thodure），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三日被祝聖為巴郁的主教。一八八四年六月六日為德蘭傅堅振；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接見馬爾定先生和德蘭父女，那時德蘭十五歲請求入加爾默羅會。兩年後的一月十日為德蘭授會衣；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七為瑟琳的領受頭紗，以及瑪利·葛林的領受會衣主禮。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批准出版《回憶錄》。

19. **偉克特·賴亥藥劑師**（LAHAYE, VICTOR, PHARMACIST, 1855-1936）

生於卡爾瓦多省的艾尼爾市（Aignerville）。於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八日買下葛林家的藥局。他是葛林家的密友，於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參與德蘭領受頭紗禮。他把對德蘭的記憶寫成一本小冊子《真福耶穌聖嬰德蘭的描繪》（*Portrait descriptif de la Bienheureus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並於他擔任里修歷史協會的主席期間，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九日出版。他是德蘭生病時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藥劑師，育有六位

子女；妻子於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於肺結核。

20. **方濟·聶勒醫生** (LA NÉELE, FRANCISQUE-LUCIEN-SULPICE, DOCTOR, 1858-1916)

葛尼爾醫生不在時，為德蘭看病的醫生。

出生於巴黎，在耶穌會所辦的學校接受教育；是藥劑師，也是醫生。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與德蘭的表姊珍妮·葛林 (Jeanne Gérin) 結婚。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賣掉藥局，在崗城開診所。當葛尼爾醫生不在時，他被召照顧德蘭；在一八九七年的八月和九月他為德蘭看了三次病。

21. **聶勒夫人** (LA NÉELE, JEANNE-MARIE-ELISA, 1868-1938)

德蘭的大表姊，本名珍妮·瑪利·莉莎·葛林。

依希德·葛林和瑟琳的女兒，出生於里修。於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與方濟·聶勒醫生結婚，未育子女；德蘭幫助她接受這個犧牲。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丈夫去世後，她領養了一個侄孫；去世於挪壤羅突鎮 (Nogent-le-Rotrou)。

22. **瑪利·龔撒格姆姆** (MARIE DE GONZAGUE, MOTHER, 1834-1904)

里修加爾默羅會院長。

俗名瑪利·阿德·羅莎麗·達維德維為 (Marie-Adèle-Rosalie Davy de Virville)，出生於崗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六一年五月三十日領受會衣，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發願。

她於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九年當選為副院長，然後連任六次院長。她剛強的性格給團體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於耶穌依擲斯姆姆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的院長任期滿後，又擔任院長，一直到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九日。懷著對德蘭極大敬愛之情，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死於癌症。

23. 耶穌瑪利修女 (MARIE OF JESUS, SISTER, 1862-1938)

俗名爾傑妮·考梭 (Eugénie Corceau)，出生於魯昂 (Rouen)。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五日發願。她在祈禱時，常把牙齒弄得喀喀作響，這對德蘭的耐心是一項考驗 (參閱《回憶錄》第三二五頁)。在一八九七年間，她偶爾幫忙護理人員，所以目睹了德蘭受灼泡療法的痛苦。

24. 聖三聖容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TRINITY AND THE HOLY FACE, 1874-1944)

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俗名瑪利·卡斯特 (Marie Castel)，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狄弗的聖皮爾 (St. Pierre-sur-Dives)；在一個有十九位子女的家庭中排行第十三。一八九一年四月三十日入巴黎梅心路 (l'avenue de Messine) 的加爾默羅會，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二日領受會衣；但因健康不良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八日被迫離開。里

修的加爾默羅會院於一八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接納她為保守生。德蘭盡全力幫助她了解自己的聖召；於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發願。身為助理護士，她曉得德蘭在一八九六年四月咯血之事；但是一八九七年德蘭臥病在床時，因擔心她年輕會被傳染，所以沒有讓她照顧德蘭。她記下自己對初學導師的回憶；她的證詞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是重要的。

25. 聖體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EUCHARIST, SISTER, 1870-1905)

德蘭的親表姊，也是她的初學生之一。

俗名瑪利·葛林，出生於里修；是依希德·葛林和瑟琳的第二個女兒。她和德蘭一起在里修的本篤會學校就讀。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七日領受會衣，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發願。德蘭幫助這位初學生克服了她的猶豫不決。瑪利寫給家人的信，對德蘭的病程提供了詳盡的記述，是有關德蘭最後幾個月生活的一個珍貴資料來源。聖體瑪利修女於三十五歲時因肺結核去世，雖然她的姊夫聶勒醫生使用當時的新療法為她醫治，但仍然無法挽救她的生命。

26. 降孕瑪利輔理修女 (MARIE OF THE INCARNATION, LAY SISTER, 1828-1911)

俗名澤菲琳·勒庫杜耶 (Zephirine Lecouturier)，出生於里修附近的翡佛 (Firfol)。一八五二年八月十日入加爾默羅

會，一八五三年八月三日領受會衣，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發願。德蘭曾提及這位修女，她在德蘭一八九七年六月生病時曾為了給她解悶而在她身邊停下，和她聊到乾草、鴨子、母雞等事（參閱《回憶錄》第二九五頁）。

27. **聖若瑟瑪利修女** (MARIE OF ST. JOSEPH, SISTER, 1858-1936)

俗名瑪利·岡本 (Marie Campain)，出生於芒什省 (Manche) 的瓦羅尼 (Valognes)。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一年十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八二年十月十五日發願。她的古怪脾氣，是團體的考驗。一八九六年德蘭志願去亞麻布室幫忙這位修女，沒有其他修女能在那裡待得住。瑪利聖若瑟修女在一九〇九年六月離開加爾默羅會。

28. **天使聖心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ANGELS AND THE SACRED HEART, SISTER, 1845-1924)

德蘭入會時的初學導師。

俗名珍妮·德施蒙代 (Jeanne de Chaumontel)，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蒙奔頌 (Montpinçon)。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六七年三月十九日領受會衣，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發願。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擔任副院長，並於一八八六年十月至一八九三年二月任初學導師。從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再度擔任副院長；此外，她在德蘭去世後管理初學院，直到一九〇九年。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29. 聖心瑪利修女 (MARIE OF THE SACRED HEART, SISTER, 1860-1940)

德蘭的大姊和代母。

瑪利出生於阿郎松，是馬爾定家的長女。她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四日作德蘭的代母。耶穌會士畢松神父幫助她發現自己的聖召。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五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九日領受會衣，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發願。她曾有一小段時間和德蘭一起作初學。是她提出建議，讓德蘭寫「童年回憶」的，也是應她的要求，德蘭為她寫下自己避靜的靈感。我們應該將《回憶錄》的第一、二部分，歸功於她。

她因風濕關節炎受了許多年痛苦，直到去世為止。

30. 聖德蘭瑪利麗沙修女 (MARIE-ELIZABETH OF ST. TERESA, SISTER, 1860-1935)

俗名瑪利·哈瑪 (Marie Hamard)，出生於奧爾諾省的庫丹 (Couterne)。一八九〇年七月七日入里修的加爾默羅會；她不是隱修修女，而是外務修女。一八九一年十月十五日發願。她因德蘭在遞物轉櫃處和聖器室工作而認識她；有幾次，當修女參加主日彌撒時，她去病房照顧德蘭。她代表修院參與德蘭一八九七年十月四日於市立公墓的安葬禮。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1. 聖體瑪麗德蓮輔理修女 (MARIE-MADELEINE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LAY SISTER, 1869-1916)

德蘭的初學生之一。

俗名梅蘭妮·勒本 (Mélanie Le Bon) 出生於北濱海省 (Côtes-du-Nord) 的普格那 (Plouguenast)。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九三年九月七日領受會衣，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發願。在她發願時，德蘭為她寫了一首詩：〈牧羊女成為皇后〉。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2. 耶穌瑪利斐洛美修女 (MARIE-PHILOMÈNE OF JESUS, SISTER, 1839-1924)

俗名諾耶米·雅克明 (Noémie Jacquemin)，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朗谷 (Langrune)。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入加爾默羅會，但為照顧病危的母親而離開；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七日再度入會，於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十六歲時發願。

33. 耶穌瑪爾大輔理修女 (MARTHA OF JESUS, LAY SISTER, 1865-1916)

與德蘭一起初學。

俗名邵日和·顧汶 (Désirée Cauvin)，出生於厄爾省 (Eure) 的基衛市 (Giverville)。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八九年五月二日領受會衣，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發願。她願和德蘭一起留在初學院。德蘭幫助她從瑪利·龔撒格姆姆的強勢影響中得到釋放 (參閱《回憶錄》第三〇三至三〇五頁)。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4. **萊奧尼·馬爾定修女** (MARTIN, MARIE-LÉONIE, SISTER OF THÉRÈSE, 1863-1941)

馬爾定家的第三個女兒，本名瑪利·萊奧尼·馬爾定，出生於阿郎松。個性敏感、難以相處；令母親焦慮不已。她試了幾次修道生活：阿郎松的貧窮佳蘭會（一八八六年十月）；崗城的往見會（一八八七年七月至一八八八年一月六日）。三十歲時再度成為這個修會的保守生（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但是在一八九五年又必須離開。之後，就住在舅舅家。德蘭去世後，她決定性地入崗城的往見會（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取會名方濟德蘭修女。一直到去世前，她和里修加爾默羅會的姊妹間都有頻繁的書信來往。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5. **查里斯·莫巴斯神父** (MAUPAS, ALEXANDRE-CHARLES, REVEREND, 1850-1920)

里修加爾默羅會的監護神長。

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梅斯尼·歐索夫 (Mesnil-Auzouf)。在維爾 (Vire)、索梅衛 (Sommervieu) 和巴郁修道院接受培育。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最後於一八九五年繼其表兄德拉圖也特神父 (Rev. Delatoëtte) 成為里修聖雅格堂的助理。之後取代表兄成為加爾默羅會的監護神長。他於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為德蘭行最後的聖事。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6. 佛瑞德律克·馬則神父 (MAZEL, FRÉDÉRIC, REVEREND, 1871-1897)

傳教士，也是陸朗神父的同學。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在中國被殺害。

37. 阿密樂·畢松神父 (PICHON, ALMIRE, REVEREND, 1843-1919)

出生於奧爾諾省的嘉富居 (Carrouges)。一八六三年十月三十日入耶穌會初學，一八七三年九月八日晉鐸。一八八二年成為瑪利·馬爾定的神師。一八八三年八月初識德蘭。畢松神父先後於一八八七年十月及一八八八年五月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講避靜，第二次時德蘭是保守生。他在德蘭辦總告解之後，向她保證她從未犯過一點大罪（參閱《回憶錄》第一八九到一九〇頁）。他在一八八四到一八八六年以及一八八八到一九〇七年間被派到加拿大，德蘭給他寫信，他沒有保存任何一封。他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38. 波提爾太太 (POTTIER, CÉLINE, 1873-1949)

德蘭童年的朋友。

本名瑟琳·莫德隆 (Céline Maudelonde)，是瑪利·羅莎麗·傅爾奈 (Marie-Rosalie Fournet，葛林太太的姊妹) 和賽沙·亞歷山大·莫德隆 (Césard-Alexandre Maudelonde) 的女兒，和德蘭同年；她們小時候玩在一起（參閱《回憶錄》第五十八頁）。她於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九日嫁給了高斯頓·波提爾

(Gaston Pottier)，育有兩個子女。

39. **亞歷克斯·普魯神父** (PROU, ALEXIS, REVEREND, 1844-1914)

出生於大西洋岸盧瓦爾省 (Loire-Atlantique) 的聖巴薩尼 (St. Pazanne)；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以副執事的身分入方濟會，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是聖拿賽爾 (St. Nazaire) 方濟會院的院長。他於一八九一年十月八日至十五日在里修的加爾默羅會院講避靜，德蘭在這次避靜中，領受了重要的恩寵 (參閱《回憶錄》第二一九至二二〇頁)。

40. **阿道爾夫·陸朗神父** (ROULLAND, ADOLPHE, REVEREND, 1870-1934)

德蘭的神兄弟。

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喀哈諾勒 (Cahagnolles)，入巴黎外方傳教會。於一八九六年五月三十日請求瑪利·龔撒格姆姆指派一位修女為他的傳教工作祈禱，院長指派德蘭擔當這項工作。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晉鐸，一八九六年七月三日在加爾默羅會院舉行首祭並見到德蘭。一八九六年八月二日前往中國。陸朗神父和他的神姊妹間有重要的書信來往。他於一九〇九年被召回法國，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41. **聖十字若望修女** (ST. JOHN OF THE CROSS, SISTER, 1851-1906)

俗名艾麗絲·布久雷（Alice Bougeret），出生於芒什省維爾的多里尼（Torigny-sur-Vire）。一八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八日領受會衣，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七日發願。她常去病房看德蘭，但她的探視對德蘭並沒有什麼安慰，因為她似乎並不同情病人。參閱《黃本子》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則。

42. **瑪利聖心聖拉法爾修女** (ST. RAPHAEL OF THE HEART OF MARY, SISTER, 1840-1918)

俗名羅荷·賈亞（Laure Gayat），出生於勒阿弗爾（Le Havre），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入加爾默羅會，同年六月二十六日領受會衣，一八六九年七月六日發願。德蘭擔任她的助手，在遞物轉櫃處工作，並且在她難以相處的個性下磨練耐性。

43. **聖心聖達尼老修女** (ST. STANISLAUS OF THE SACRED HEARTS, SISTER, 1824-1914)

德蘭的護士；修院中最年長的成員。

俗名瑪利·羅莎麗·葛瑞（Marie-Rosalie Guéret），出生於里修，是一八三八年創院時的首批成員之一。一八四五年四月六日入會，一八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四七年二月八日發願。在她冗長的一生中擔任許多職務，如管理更衣所、護士等。德蘭是她更衣所的助手，而她是德蘭初病階段的護士。

44. **文生保祿輔理修女** (ST. VINCENT DE PAUL, LAY SISTER, 1841-1905)

俗名索耶·亞德勒·阿拉戴爾 (Zoé-Adèle Alaterre)，出生於瑟堡 (Cherbourg)。一八六四年二月二日入加爾默羅會，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領受會衣，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發願。德蘭初學時，她嫌德蘭做事動作慢而斥責之，使之非常痛苦。聖女去世後，她是奇蹟的第一位受益者：在親吻了德蘭的遺體後，她的腦貧血得到痊癒。

45. **聖奧斯定德蘭修女** (TERESA OF ST. AUGUSTINE, SISTER, 1856-1929)

俗名朱莉亞·勒華葉 (Julia Leroyer)，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克松涅 (Cressonnière)。一八七五年五月一日入加爾默羅會，同年十月十五日領受會衣，一八七七年五月一日發願。德蘭對這位好修女具有本性上的反感 (參閱《回憶錄》第二八六至二八七頁)。但是德蘭卓越的德行使聖奧斯定德蘭修女認為德蘭很喜歡她。德蘭去世後，這位修女記下她對這份神聖友誼的回憶，其中包括她和德蘭的最後對話。她在審查列品的程序中作證。

46. **保祿·杜德神父** (TROUDE, PAUL-FRANÇOIS, REVEREND, 1873-1900)

出生於卡爾瓦多省的朗谷，是貝里頁神父 (德蘭的第一個神兄弟) 的同學，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晉鐸。他是瑪利

斐洛美修女的姪子。於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六日加爾默羅聖母瞻禮在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聖堂舉行彌撒。他和德蘭同年，僅比她晚幾年去世。

47. **殉道者戴奧法·偉納** (VÉNARD, THÉOPHANE, MARTYR, 1829-1861)

出生於德塞夫勒省 (Deux-Sèvres) 圖衛的聖盧 (St. Loup-sur-Thouet)，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年輕神父，在河內殉道。一九〇九年五月二日，由教宗碧岳十世列為真福。德蘭讀過他的傳記和信件，並在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寫了一首詩光榮他。德蘭把他的畫像別在病床的床簾上，不離她的視線；她在最後的言談中經常直接提到他。

48. **路易·尤夫神父** (YOUF, LOUIS, REVEREND, 1842-1897)

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駐院司鐸。

出生於崗城；在維列 (Villiers) 和巴郁修院接受培育，於一八六九年晉鐸。他是里修聖雅格堂的助理，自一八七三年七月至去世前都擔任加爾默羅會院的神師。一八九七年十月七日去世，只比德蘭晚一星期。他是德蘭整個修道生活中的一般聽告解司鐸。

〈附 錄〉

本書雖是《最後言談全集》的普及版，然而其中所包含的聖女小德蘭的「最後言談」，與《最後言談全集》中的「最後言談」是完全相同的。以下提出一些有益於讀者的資料：

一、和三位親姊姊的最後言談

（一）耶穌依擲斯姆姆

耶穌依擲斯姆姆花了好幾年時間，把手中所持有的，從一八九七年四月起到九月三十日為止，她與她那即將去世的妹妹之間的對話，抄寫了許多份。在里修加爾默羅會院的檔案室裡，現有四種不同的本子：《綠本子》（*les Cahiers verts*，1909年），《主教審查本》（*le Procès de l'Ordinaire*，1910年），《黃本子》（*le Carnet jaune*，1922-1923年），《最後的話》（*Novissima Verba*，1927年）。

我要把這四種本子的來歷，為讀者作個簡短的說明。《綠本子》是為了郇主教（Monsignor de Teil）而從「最後言談」中特別選錄出來的。一九〇九年一月廿六日，郇主教被指定為德蘭修女列品案的副申請人，他早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四日就向加爾默羅會索取德蘭修女的資料。郇主教已經熟讀有名的《回憶錄》，但是

他需要關於德蘭最後病情和去世的確實資料。依搦斯姆姆提供給郇主教的，是「最後言談」的副本。她並沒有提供全部的內容，而是選了其中能夠呈現德蘭的態度，及她修習某些德行等等的三百零六則。在短短的十天中，她在五本綠色封面的本子（《綠本子》之名由此而來）裡寫滿了一百三十二頁，呈送給郇主教個人專用。郇主教讀了，印象非常深刻；三月一日，他在給依搦斯姆姆的便箋裡寫道：

……妳送來的《綠本子》，已使我大部分的反對想法瓦解。真的是天主引導妳，使妳在德蘭臥病時，為光榮祂的這位小僕人做了準備。我為此寶貴的資料向妳致謝……。

一九一〇年三月五日，聖禮部邀請德蘭所隸屬之巴郁教區的主教來審查這位「天主之僕」的著作。郇主教的工作就是幫助修女們預備這個非常重要的步驟。依搦斯姆姆再度為德蘭的「最後言談」工作，這次她準備了二百七十五則，送交「教區法庭」的法官們審查，這個法庭是在一九一〇年夏季成立的。這「最後言談」的第二種本子如今被稱為《主教審查本》。

依搦斯姆姆在開始進行《主教審查本》的工作之前，於一九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給郇主教寫了以下便箋：

……我忘了請求您，在星期一把《綠本子》送過來。幾天內，我會在自己的「備忘小本子」裡勾出曾為您所選出來的事件和話語，然後就將之奉還給您。主教，看到這《綠本子》能輔助您，

我感到很欣慰、喜樂……。

依擲斯姆姆所提到的「備忘小本子」，值得我們注意。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可能是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之間，依擲斯姆姆把她記在紙片上的德蘭臥病期間的全部「言談」，都謄寫在這本「備忘小本子」上。這個本子就是後來提供她製作各種抄本的一個依據。

我們現在要談到《黃本子》了。若干年後，當列品調查進展到耶穌聖嬰德蘭修女的「生平」和「寫作」時，可能是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左右；那時依擲斯姆姆決定把她對她這位神聖胞妹的「回憶」結集成定稿。為此她選了三本大簿子，第一本包含了「最後言談」，另外兩本則是自傳的手稿。我們在此只著重於前者，就是後來所謂的《黃本子》；無疑地，因為它是由黃色皮革裝訂而成的。可以說，它在四種本子中是最能被接受的，因為它包含了依擲斯姆姆所記錄下的全部「最後言談」，共有七百一十四則。它們是按照言談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的。依擲斯姆姆將之寫下來，只是為了她自己，而不是像另外兩本那樣提供給人在特別用途中作資料使用。《黃本子》是根據「備忘小本子」抄寫成的。

至於第四個本子《最後的話》，我已經在導論中談過了。它是在德蘭列聖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兩年之後，為回應眾人希望獲得更多關於聖女的資料的要求而出版的。那時，依擲斯姆姆非常反對出版她妹妹的「最後言談」，因為她覺得這些對話是非常私密的，不適合公開發行。所以，這版本相當受限制，只

包括了三百六十二則德蘭的「言談」。

（二）珍尼微修女

身為德蘭的初學生和護士，珍尼微修女（德蘭的四姊瑟琳）把記錄病人話語的工作留給依搦斯姆姆；而她自己只把那些和她個人最有關的話語記在小紙片上。一八九八年，她把其中的一部分謄在一本小簿子裡；後來在一九二五年，她以更完整的方式將之寫在一本大簿子裡，題名為《德蘭對瑟琳的最後言談》。請參閱下冊，〈與瑟琳姊姊的最後言談〉。

（三）聖心瑪利修女

她有一本很小的本子，題名為《聖心瑪利修女所收集的耶穌聖嬰德蘭的最後言談》。這個本子是在一九二五年謄寫成的，只包括聖心瑪利修女（德蘭的大姊）所記下的言談。請參閱下冊，〈與瑪利姊姊的最後言談〉。

二、其他的言談

此外，還有一些德蘭與耶穌依搦斯姆姆、珍尼微修女、聖心瑪利修女這三位主要證人的言談。讀者也可看到另外一些德蘭和其他證人——聖體瑪利修女（表姊瑪利）、聖三瑪利修女、聖奧斯定德蘭修女、天使瑪利修女和耶穌艾梅修女等——之間的對話。請參閱下冊，〈其他的言談〉。

三、信件

《最後言談全集》收集了七十五封書信，從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到九月三十日；是德蘭在世最後六個月的歷史性文件。在我們這普及本中，只摘錄了其中的二十六封。本書編輯很詳盡地採用《最後言談全集》中德蘭的全部「言談」，這些「言談」中的某些部分與所摘錄的這二十六封信，所論述的是相同的事；引用這些書信，最能夠彰顯德蘭的病情以及她臥病時的言行。請參閱下冊，〈關於德蘭病情的信件〉。

加爾默羅專輯

205184 一粒細沙—聖女小德蘭的心靈小路

翁德昭編著，彭瑞婷譯

本書是以聖女小德蘭寫給幾位姊姊的信函為素材，而編寫成的十日退省材料。讀者可以在信函中，看出她對「心靈小路」的認識與喜愛，以及她踐行這條小路的勇敢與堅毅。

205189 祈禱—聖女大德蘭的聖愛之路

翁德昭編著，彭瑞婷譯

本書是一份退省材料，亦可作為祈禱者平日默想的輔助資料。這份默想材料的主題，是聖女大德蘭對於「祈禱」課題的教導，較著重於祈禱的最初起步和幾種方法。

205233 頌揚天主的光榮—真福聖三麗沙

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

真福聖三麗沙是一位純真的默觀者，她在加爾默羅會隱修院內度著克苦退隱的生活，喜樂地「找到了天堂」，進而領悟她的整個生命是「頌揚天主的光榮」。本書引導讀者深入麗沙的隱修生活，那是毫無保留的自我交付、充滿燦爛光輝的喜樂、完全被天主滲透，也是基督徒聖召的圓滿實現。

205237 聖女大德蘭的神恩—加爾默羅隱修會的祖產

巴諦思著，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

總會長巴諦思神父以豐富的學識和經驗，精闢立論，詳解建基於聖女大德蘭神恩的加爾默羅會祖產。神父從歷史和靈修的觀點來探討，生動地述德蘭神恩的具體落實，詳解德蘭隱院嚴格生活的來龍去脈，其中不時穿插一些小故事，非常感人。

205247-1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上下冊）

205247-2

荊嘉婉譯

本書是聖女小德蘭去世前幾個月，在身、心雙重嚴厲考驗中，與三位在同一修道院中修道的姊姊之間親切的交談。質樸的話語和詼諧的語氣，呈現出她在深沉黑夜中對天主的堅定信德，及對痛苦的欣然接納。

聖女小德蘭著作專輯

一粒細沙—聖女小德蘭的心靈小路

翁德昭著，彭瑞婷譯

105184

本書是以聖女小德蘭寫給幾位姊妹的信函為素材而編寫的十日退省材料。讀者可以在信函中看出她對「心靈小路」的認識與喜愛，以及她踐行這條小路的勇敢與堅毅。跟隨她的腳步行走的人，必能獲益良多。

的愛伴我成長

瑪利尤震著，周弘道譯

205202

聖女小德蘭因愛而灼傷，也因愛而耗盡一生。她不僅被教會列入歷代偉大神修導師，負有重任的現代神秘生活的良師，而且也是人見人愛的傳教區主保。作者以其真知灼見的睿智和經驗娓娓道來，是獨具特色的一本好書。

回憶錄

里修小德蘭著，張秀亞譯

20731

本書係聖女小德蘭的靈修自傳，作者透過其謙和自然的性情，陳述其對宇宙、生命的詠歎，及其對造物真宰的依恃的企望。文筆婉轉優美而蘊意無窮，是法國文學史上的名著，在世界文壇上亦有一席之地。

小德蘭神修精華

陳白希著

20733

以單純誠摯的愛，發明了「神嬰小道」的聖女小德蘭，雖然僅以廿四歲短暫的生命，生活在隱修院中，但是留下了許多神修方面的佳言懿行。閱讀本書可以得知她內藏聖德的秘密。

聖女小德蘭書簡（上下冊）

聖女小德蘭著，劉鴻蔭譯

20766-1

20766-2

本書包括聖女小德蘭自一八八四年童年起，至一八九七年逝世為止，寫給多位親人友好和神長的二三八封信。讀之可以了解她的家庭背景、信仰思想及靈修方法。

我都選取—聖女小德蘭的生活與訊息

莫里涅著，鄭開菜譯

20769

本書作者為您細細剖析小德蘭的生活，及她為世人所傳達的訊息，並縷縷闡述其深奧蘊意。也邀請讀者在生活中不斷響應天主的仁慈聖愛，按各自的情形走自己的「小路」。

205247-1

205247-2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上下冊）

荊嘉婉譯

本書是聖女小德蘭去世前幾個月，在身、心雙重嚴厲考驗中，與三位在同一修道院中修道的姊妹之間親切的交談。質樸的話語和談諧的語氣，呈現出她在深沉黑夜中對天主的堅定信德，及對痛苦的欣然接納。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聖女小德蘭最後言談錄(上) / 荆嘉婉 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2〔民91〕

冊；公分

譯自：St. Thérèse of Lisieux, her last
conversations

ISBN 957-546-436-2 (平裝)

1. 天主教—靈修

249.942

91001658

聖女小德蘭 最後言談錄(上)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譯者：荆嘉婉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狄剛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0)辛亥路一段24號

電話：(02)2368-4922

傳真：(02)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pres@seed.net.tw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8-0350 2367-3627

定價：300元

205247-1

ISBN 957-546-436-2

本書是聖師小德蘭在去世前幾個月，經歷身、心雙重嚴厲考驗中的親切談話。質樸的話語和詼諧的語氣，呈現出她在黑夜中對天主的信德，並展示她如何以堅強意志將痛苦轉化為甜美禮品的歷程。聖師在病苦中曾說：「要寫痛苦的美很容易，但是，寫，算什麼？算什麼呢？一個人要了解痛苦必須去體驗！」

全書我們看到聖師如何以實際的行動，落實了「為救贖人靈，欣然擁抱痛苦」的高潔志向。本書不但有益讀者進一步體驗「神嬰小道」的精髓，更是受苦者的一盞明燈，引領人們在痛苦、混亂的生活中尋得天主的旨意。

ISBN 957-546-436-2 \$300



205247-1